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提 要

(七)

永 瑤 等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3 4362B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七)

永瑆等撰



國學基本叢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三十一

經部三十一

春秋類存目二

【春秋程傳補二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尙書集解。已著錄。是編以程子春秋傳非完書。集諸儒之說以補之。其詞義高簡者。重爲申明。闕略者。詳爲補綴。書成於康熙九年。按伊川春秋傳。宋史藝文志作一卷。陳亮龍川集有跋云。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歿。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陳振孫書錄解題云。略舉大義。不盡爲說。襄昭後尤略。考程子春秋傳序。作於崇寧二年。書未定而黨論興。至桓公九年止。門人閒取程說續其後。此陳亮所謂可見者二十年也。是書桓公九年以前。全載程傳。十年以後。以經說補之。經說所無者。採諸說補之。中取諸新安汪克寬纂疏者居多。纂疏卽明代春秋大全所本。其書堅守胡安國傳。則仍胡氏之門戶而已。未必盡當程子意也。又所補諸傳。皆不出姓氏。於原文亦多所芟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無傳者。亦爲補之。則是自爲一書。特託名於程子耳。考陳亮跋有云。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甚博。學者苟優柔饜飮。自得於意言之表。不必惜其闕也。然則何藉承澤之補乎。

【左傳統箋二十五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國朝姜希轍撰。希轍字二濱。餘姚人。明崇禎壬午舉人。國

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書循文衍義。所據者特杜預林堯叟孔穎達三家。參以朱申句解。其所引證。又皆不標所出。猶沿明季著書之習。

【春秋家說三卷】湖南巡撫探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大義受於其父。故以家說爲名。其攻駁胡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爲高論。不顧其安。其弊乃與胡傳等。如文姜之與於弑。夫之謂不討則不免於忘父。討之則不免於殺母。爲莊公者。惟有一死。而別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誅。不知子固無殺母之理。卽桓之庶子。亦豈有殺嫡母之理。視生母爲母。而視嫡母爲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見。可引以斷經義乎。閔公之弑。夫之謂當歸獄於慶父。不當歸獄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與文姜不同。不得以人爵壓天倫。此亦牽於俗情。以常人立論。不知作亂於國家。卽爲得罪於宗廟。唐武后以母廢中宗。天下譁然而思討。君子不以爲非。彼獨非母子乎。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所以消亂端於未萌。世子非不當立。則不得謂之謀位。諸侯非奉所不當奉。則不得謂之要狹。夫之必責以伯夷叔齊之事。則張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類。皆以私情害大義。其他亦多詞勝於意。全如論體。非說經之正軌。至於桓公元年。無端而論及人君改元。宜建年號之類。連篇累牘。橫生枝節。於春秋更無關矣。

【春秋傳註三十六卷】浙江吳玉堦家藏本 國朝嚴啟隆撰。啟隆字爾泰。烏程人。前明諸生。其說謂孔子欲討陳恆。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始惠公而始隱公者。以隱有鍾巫之難。特託以發凡。不終於陳恆。簡公之事。而終以獲麟者。欲以諱而不書。陰愧三家之心。又謂春秋治大夫。非治諸侯。以三十六君

之事爲經。而其餘爲緯。以文公以前爲賓。而以後爲主。經之義當明。緯之義可以不問。主之義當明。賓之義可以不問。又謂春秋一字一句。皆史舊文。聖人竝無筆削。其意蓋深厭說春秋者之穿鑿。欲一掃而空之。而不知矯枉過直。反自流於偏駁也。

【春秋論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國朝嚴穀撰。穀字佩之。無錫人。前明諸生。是書凡九十九篇。每篇略如袁樞紀事本末之例。標舉事目。類聚經文於前。而附論於下。其體在經義史評之間。而持論嚴酷。又頗傷輕薄。其莊公忘父讎一篇。云王姬之卒。文姜之幸也。不然。何以奪新婚之宴。而復敝淫奔之好也。文姜數數與齊侯享會。是又莊公之幸也。不然。安得結權於齊侯。而有狩獵之馳騁。衛俘之弋獲也。是豈儒者說經之體耶。

【春秋正業經傳刪本十二卷】江蘇周厚培家藏本。國朝金甌撰。甌字完城。一字寧武。秀水人。是書專爲舉業而設。以胡傳爲主。凡經文之不可命題者。皆刪去之。極爲誕妄。又上格標單題合題等目。每題綴一破題。而詳論作文之法。與經義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目本不足存。然自有制藝以來。坊本五經講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時文家利於剽竊。較先儒傳注。轉易於風行。苟置之不論不議。勢且蔓延不止。貽患於學術者。彌深。故存而闕之。俾知凡類於此者。皆在所當斥焉。

【春秋傳議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周易說略。已著錄。是書意在折衷三傳。歸於至當。然發明胡傳之處居多。猶未敢破除門戶。同時有樂安李煥章。爲爾岐作傳云。著春秋傳議。未輟而卒。今此本闕略特甚。蓋未成之槁。而好事者刻之也。

【學春秋隨筆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斯大會編纂春秋爲二百四十二卷。燬於火。其後更自蒐輯。以成此書。其學根柢於三禮。故其釋春秋也。亦多以禮經爲根據。較宋元以後諸家。空談書法者有殊。然斯大之說經。以新見長。亦以鑿見短。如解閔二年吉禘於莊公。謂四時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事。王制天子禘祫。祫禘祫嘗。祫三祫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祫。先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惡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以有故而書。非謂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與九年。皆不禘也。今考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祫一禘也。公羊必非無據。斯大謂每年皆祫。即以時祭爲祫祭。蓋襲皇氏虞夏每年皆祫之說。而不知皇氏固未嘗以時祭爲祫祭。王制曰。天子禘祫。祫嘗祫。諸侯禘祫。禘一祫一祫。嘗祫。祫。注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如謂禘。祫。嘗。卽是祫。則與祫無分先後。何以經文於天子先言祫而後言禘。烝嘗於諸侯先言禘。烝嘗而後言祫耶。又禘一祫一祫。疏謂諸侯當夏禘時。不爲禘祭。惟一祫一祫而已。皇氏謂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祫。俱謂時禘不與祫竝行也。若時禘卽是禘。則經文又何以云禘一祫一祫耶。至於謂四時之祭。夏禘爲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祫。尤爲牽合穿鑿。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享于大烝。禮記祭統曰。內祭則大嘗禘。是嘗烝亦得稱大矣。烏得執一大字。獨斷爲夏禘也。又祫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斯大謂祫于祖廟。主不復反于寢。引黃宗羲之說。謂祥禫則于祖廟。特祭新死者。不及皇祖。故云祭于主。烝嘗禘則惟及皇祖。不及新死者。故云于廟。今考鄭元士虞禮注。凡祫已主。復于寢。說最精確。大戴禮諸侯遷廟曰。徙之日。君元服。從者皆元服。從至于廟。盧辯注。廟謂

殯宮也。其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至于新廟，據此謂遷廟以前，主在殯宮明矣。鄭注謂練而遷廟，杜注謂三年遷廟。若卒哭而祔之後，主常在廟，則于練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殯宮遷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說，謂遷廟禮出廟門，至于新廟，是自所祔之廟而至新廟。今考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注曰：廟，殯宮。雜記曰：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凡以殯宮爲廟，見於經傳者甚多。其以大戴禮出廟門之廟爲祔廟，由不知殯宮之亦名廟也。又考禮志云：更釁其廟，則必先遷高祖于太廟，而後納祖考之主。又候遷祖考于新廟，然後可以改釁故廟，而納新祔之主。是新主祔于祖廟，卽遷于祖廟。甚明。謂自所祔之廟遷于新廟，則是祔者一廟，遷者又一廟矣。與禮志全悖。斯大乃襲其說，而反攻鄭元及朱子。尤誤。又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斯大謂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御車。閒有四人共乘者，則謂之駟乘。魯畏齊強，車增一甲，皆爲駟乘。因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傳，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富父終甥駟乘。在文十一年，則是成元年以前，魯人已有駟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爲駟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燭庸之越駟乘。然則駟乘者，豈特魯乎？謂魯畏齊始爲駟乘，尤屬臆測。又成十年，齊人來媵。左氏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故杜注謂書以示譏。斯大襲劉敞之說，謂諸侯得以異姓媵。今考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白虎通曰：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也。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何？廣異類也。又周語曰：王御不參一族。韋昭注：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據此，則是同姓異族者得媵也。若異姓得媵，則周語當云不參一姓，不得云不參一族矣。至以仲子爲惠公嫡配，孟任爲莊公元妃，以叔姬歸于紀爲歸于紀季，則

尤不根之論。全憑意揣者矣。

【春秋志十五卷】河南巡撫探進本

國朝湯秀琦撰。秀琦有讀易近解。已著錄。是書爲表者八。曰春秋

事蹟年表。曰春秋大綱年表。曰天王年表。曰十二伯主年表。曰魯十二公年表。曰列國年表。曰經傳小國年表。曰列國卿大夫世表。爲書法者四。曰書法精義。曰書法條例。曰書法比事。曰書法遺旨。表以考事。書法以考義也。考南史稱司馬遷作表。旁行斜上。體仿周譜。蓋以端緒參差。恐其瞽亂。故或國經而年緯。或國緯而年經。使一縱一橫。絲牽繩貫。雖篇章隔越。而脈絡可尋。秀琦所作八表。惟列國年表。不失古法。其餘年表。但以字之多少。每半頁分爲數格。橫讀之成文。縱讀之卽不相貫。半頁以外。則格數寬狹。多寡互異。併橫讀亦不可通。其經傳小國年表。列國卿大夫世表。或半頁之中。一行之內。參差界畫。各自爲文。更縱讀橫讀。皆不相屬。烏在其爲年表也。書法精義。皆依違胡安國之文。書法條例。亦剽竊崔子方之式。惟書法比事。謂有順文上下以爲比者。有分別事類以爲比者。如方有天王之事。而遽會蟲牢。著其無王。楚滅江。而晉伐秦。譏其不救。旣伐邾。而公如齊。則侵小附強。可知介再朝而後侵。蕭則求援。舉兵可知。如斯之類。皆順文上下。以見褒貶。其說爲沈棗諸家所未及。又書法遺旨。自抒己論。雖不免閒有騎牆。而駁正處時。有特見。其長亦不可沒耳。蓋秀琦之說。本可分繫經文之下。共爲一書。而必欲變例。見奇多分門目。轉致重複糾結。治絲而棼。亦可謂不善用長矣。

【春秋備要二十卷】江蘇周厚堦家藏本

國朝翁漢麀撰。漢麀字仔安。常熟人。其書以胡傳爲主。亦節

錄左氏。以明事之本末。至於書之上闌標破題。下闌標合題。則全非詁經之體矣。

【春秋類義折衷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義已著錄是書以左氏公羊穀梁胡傳爲主亦閒採程子及臨川吳氏廬陵李氏諸家以爲之注其自出己見則加臆解二字以別之後附總論二十條書成於康熙三十五年自序稱公羊襲取穀梁之書而續爲之其說不知所據大旨謂左傳可信者十之四不可信者十之六公羊亦多繆戾惟穀梁猶不失聖門之舊前有自題口號云自讀春秋四十年只如羣動對青天邇來深考流傳義始覺先儒多誤傳其命意所在可槩見矣

【春秋疏略五十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錄是書以經文爲魯史以左傳爲孔子所作謂孔子取魯史尊之爲經而以不可爲經者挨年順月附錄經左命之曰左傳異哉斯言自有經籍以來未之聞也

【春秋類考十二卷春秋疑義一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華學泉撰學泉字天沐無錫人順治中布衣其書取春秋大事分八十八門以類排比每事之下附以諸家之注閒綴己說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胡傳其疑義一卷則專抒類考中未盡之蘊然有無庸疑而疑者如謂司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當八萬五千三百家而後足一軍之數天子六鄉止七萬五千家不能供一軍不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采地出軍之法也每一家卽出一人者鄉遂出軍之法也天子六軍出自六鄉不出自采地六鄉以七萬五千家而出七萬五千人何患不足六軍之數學泉混二法而爲一宜其疑也如此之類頗爲失考近時顧棟高著春秋大事表體例亦略仿此書而大致皆不出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疑二人皆未見公說書也

【春秋輯傳辨疑】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李集鳳撰。集鳳字鬪升，山海衛人。今其地爲臨榆縣。集鳳嘗官洛陽縣丞。畿輔通志稱其淹貫羣籍，尤善春秋。彙先儒注解，討辨詳核，歷三十年。凡四易藁，然後成書六十五卷。名曰春秋辨疑。此本細字密行，凡五十二巨冊，不分卷帙，蓋猶其未編之藁，以紙數計之，當得一百餘卷。通志所言似未確也。其書所載經文，皆從胡傳，而三傳之異同，則附錄之。未免信新本而輕古經。說經則事多主左，義多主胡。故竝尊之曰左子胡子。比擬亦爲不類。其諸家所解，則臚列而參考之。徵引浩博，辨論繁複，殆有堯典二字說十四萬言之勢焉。

【春秋惜陰錄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編於經義刻意推求，而往往失之迂曲。如春王正月，知斷斷不能稱夏正，而必回護其說，謂冠之以春正，見周正之不善言外，見行夏時之意。至經末春西狩獲麟，亦謂春爲夏之冬，蓋終以夏時之意。經必一時無事，乃空書首月以備天道。其二月三月有事，則正月可以不書。此通例也。而於定公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蓋因穀梁氏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故注疏豕斷春王二字，別爲一條。其文實與三月相貫。世沐見其別爲一條，遂謂無君不可書正月，故但書春王二字。聖人有是書法乎？鄭伯克段，則謂鄭莊謀逐其弟，魯當討之。聖人書此，與討陳恆同義，是爲臣討君，綱常倒置矣。紀履緌來逆女，則疑魯喪制未滿，不應嫁女。聖人用以示譏，考是時距隱公卽位已二十二月，踰年改元之前，不知其已經幾月。安見惠公之卒不在前一年之春夏乎？其他節外生枝，率皆此類。又自襄公二十二年以後，每年必增書孔子事。夫左傳書孔子卒，二傳紀孔子生，先儒已以爲非禮。以先師家牒年譜，增入國史之中，殆於周有二王，魯有兩公，尊

聖人者不宜尊以所不受也。

【春秋蓄疑十一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蔭樞撰。蔭樞有大易蓄疑已著錄。是編以治春秋者信傳而不信經。故於經文各條下列三傳及胡氏傳爲案。而以己意斷其得失。於胡傳尤多駁正。頗能洗附會穿鑿之習。其或併左傳事實疑之。則師心太過矣。

【春秋集解十二卷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春秋提要補遺一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國朝應攜謙撰。攜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節錄三傳及胡安國傳參證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前有自序。末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則其門人錢塘凌嘉卻所補輯也。凡攜謙之說稱曰應氏。而嘉卻之說則退一格以別之。皆摘論經中疑義。又附春秋提要補遺一卷。如軍賦祭祀等事分門類紀。不書攜謙姓氏。當亦嘉卻所著歟。

【春秋遵經集說二十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國朝邱鍾仁撰。鍾仁字近夫。崑山人。康熙戊午應博學鴻詞。老不與試。特賜中書舍人。其凡例稱是編本述孟子朱子說經之義。故冠二子之說於簡端。其集說則兼取諸家。然其書瑕瑜互見。如春王正月之說。自張以寧以後。辨析已無疑義。乃仍以夏時謬論反覆支離。又如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乃以爲志楚之強。所以旌將來齊桓之功。凡此之類。多不足據。其他如叔孫得臣卒一條。以不日爲闕文。而以胡安國之從公羊爲非。許世子止一條。用歐陽修之說。而證以蔡景公之書葬。凡此之類。亦閒有可取。然統核全書。瑜究不掩其瑕也。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初康熙乙丑。奇齡充

會試同考官分閱春秋房舊制春秋一單題二雙題一脫經題是時初罷脫經題其雙題猶未罷案合題罷於乾隆初奇齡與監試御史論雙題不合因舉及經之條貫必出於傳語案此杜預之說奇齡以爲經文自有條貫不待於傳乃排比經文標識端委使自相聯絡以成此書大致用章沖類事本末之意惟沖類傳而奇齡則類經沖於傳有去取奇齡於經則十二公事仍其舊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首條之下又每條各附論說以闡發比事屬詞之義耳其以隱公三年四月尹氏卒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三條爲一貫蓋據金履祥通鑑前編之說以尹氏爲鄭尹氏然尹氏非卿其卒例不見經與叔肸之以公弟書者不同似巧合而實附會是爲不當合而合至於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七年秋公伐邾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秋八月及宋人衛人伐邾其閒邦交離合事亦相因而歸單簡是爲不當分而分以其體例而論旣於經文之首各題與某事相因則何不仍經文舊第而逐條標識其故脈絡亦自可尋又何必移後綴前使相陵亂奇齡說春秋諸書頗有可觀惟此一編則欲理之而反夢之殆無取焉

【春秋大義】無卷數 湖北巡撫探進本 國朝張希良撰希良字石虹黃安人康熙乙丑進士官至翰

林院侍讀學士是編前有自序謂善說經者莫若康侯私心竊有所未滿者聖心忠恕刻則離聖心簡直曲則離聖心明白而正大纖則離左氏卽未親見聖人亦必竊窺魯史公穀二氏得之傳聞難以依據康侯據二氏以駁左亦未爲盡得故一本左氏錯綜當時之事勢平心以想聖人之心而名字人爵時日諸例概所不取其持論甚確然如文公四年寧俞來聘謂以納餽貨醫而書昭公十七年鄭子來朝謂以仲

尼學官而紀豈成公三年之孫良夫。襄公元年之公孫剽。七年之孫林父。盡屬衛之君子。而春秋書來朝者四十。皆因孔子之問乎。此又過執左氏。以經外附錄之事。橫生議論者也。至宣公八年之公子遂卒。夫人嬴氏薨。謂八月之內。同登鬼錄。有陰奪其魄者。春秋之法。論是非不論禍福。以是立義。所見彌淺矣。

【春秋參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仍以胡安

國傳爲宗。其所必不安者。亦閒有附論一二。然必援朱子。蓋恐人議其異於胡氏。故稱朱子以正之。猶之書經參義。恐人議其異於蔡氏。亦必稱朱子以正之也。故卷首有綱領三十三條。於孔孟之說。題曰特標。於諸儒題曰彙輯彙錄。惟於朱子語錄六則。題曰遵錄。其宗旨可以概見云。

【春秋事義慎考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其書凡上中下三考。共十二卷。而附以考

前考後各一卷。考上曰紀時。曰系名。考中曰正位。曰大婚。曰喪紀。曰祀典。曰賦稅。曰工役。曰軍旅。曰蒐狩。曰刑法。曰朝聘之屬。曰會盟之屬。曰侵伐之屬。曰歸遺之屬。曰徵求之屬。曰告假之屬。曰取竊之屬。曰遊觀之屬。曰奔執之屬。曰歸入之屬。曰削亡之屬。曰弑殺之屬。曰災荒之屬。曰變異之屬。考下曰事詞通義。曰事同書異。曰書同文異。曰釋文明義。曰隱文存義。曰省文約義。曰互文推義。曰單文錯義。曰闕文。曰衍文。曰誤文。考前曰聖經本末。曰列傳本末。曰王侯邦國。曰王侯世系。曰庶邦雜服。曰伯功本末。曰聖治本末。考後曰傳有經無。每條皆分析辨論。大旨主于羽翼胡傳。然春秋一書。古今聚訟。胡氏曲爲之解。已多牴牾。兆錫復從而割裂分配。彌繁瑣而失當也。

【公穀彙義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其書以公穀二傳。主於發義。與左傳主於紀事

者不同。且左氏失誣。其事文與義不待言。至二傳中有混其文以害義者。有泥其文以害義者。竝有竄其文而事與義俱害者。惟正終以正始。貴道不貴惠之屬。固卓乎道義之權衡。聖哲之軌範也。故擇之宜慎焉。因彙編二傳異同之處。別白其是非。而左氏發例釋經之文。亦附見焉。於三家褒貶之例。無所偏主。頗足以資參考。較兆錫所註諸經。似爲可取。然春秋事蹟。二傳多據傳聞。左氏所述。則皆據簡策。兆錫駁二傳之事蹟。往往併左氏而駁之。則終不出宋人臆斷之學也。

【春秋義疏】無卷數

檢討蕭芝家藏本

國朝蔣家駒撰。家駒有尙書義疏。已著錄。是書以胡傳爲藍

本。而稍以己意更正之。然終不出胡傳苛刻之習。或自出新意。又往往未安。如謂孝公惠公賢未著。隱爲賢君。是以託始。且稱隱親親而尊王。睦鄰而守禮。夫讓桓可謂親親。若平王葬而不會。凡伯聘而不報。可謂尊王乎。無駭入極。翬伐鄭。伐邾。敗宋。可謂睦鄰乎。易昉於鄭。矢魚於棠。可謂知禮乎。後文每事示譏。而開卷極詞稱善。是自相矛盾也。宰咺歸仲子之賵。左氏但云子氏未薨耳。家駒謂以仲子爲夫人。惠公宜死。仲子亦宜死。故天王并賵以示意。是以車馬之錫。爲灰釘之賜。諷使仲子自裁也。有是情事耶。

【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

內府藏本

國朝儲欣蔣景祁同撰。欣字同人。康熙庚午舉人。

景祁字京少。皆宜興人。是書於三傳及胡氏傳外。多取馮夢龍春秋指月。春秋衡庫二書。蓋科舉之學也。末附春秋前事一卷。皆國語之文。後事一卷。備錄左傳小邾射來奔以下諸事。亦用馮氏之例。

【春秋詳說】

無卷數

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大旨。事蹟多

取左傳。而論斷則多主胡傳。閒有與胡傳異同者。如胡傳以惠公欲立桓爲邪心。隱公探其邪心而成之。

觀祖則謂父之令可行於子。子之孝不當拒乎父。依秦伯伯夷之事觀之。不可以爲逆探其邪心。使桓不弑而隱終讓。可不謂之賢君。其論頗爲平允。又如於孔父之死。則駁杜孔從君於非之說。於滕子來朝。則從杜孔時王所黜之說。亦時時自出己意。然徵引諸家。頗傷蕪漫。又略於考證。而詳於議論。如夏正周正。累牘連篇。卒不得一言之要領。而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則又謂聖人筆削。寧爲深求。不可泛視。存此意以說春秋。宜失之穿鑿者多矣。

【宋元春秋解提要】無卷數 左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編。叔琳有研北易鈔。已著錄。是編雜採宋元諸家之說。而不加論斷。前有總論凡例。亦皆採集舊文。卷首有自注。脫落未寫者四十二條。書中亦多空白。蓋與其宋元易解提要均未竟之稟也。

【或菴評春秋三傳】無卷數 江西巡撫探進本 國朝王源撰。源字崑繩。號或菴。大興人。康熙癸酉舉人。是書本名文章練要。分六宗百家。六宗以左傳爲首。百家以公羊傳穀梁傳爲首。然六宗僅左傳有評本。百家亦惟評公羊穀梁二傳而已。經義文章。雖非兩事。三傳要以經義傳。不僅以文章傳也。置經義而論文章。未矣。以文章之法。點論而去取之。抑又未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錄左傳。古無是例。源乃復沿其波乎。據其全書之例。當歸總集。以其僅成三傳。難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類焉。

【春秋鈔十卷】江西巡撫探進本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不全載經文。但有所論說者。標經文爲題。而註某年於其下。其敍雖稱惟恪守胡傳。閒有詞旨未暢。及意有所未安者。始妄陳管窺之見。然駁胡傳者不一而足。如春王正月。卽駁夏時之說。伯姬歸于紀。卽駁諸侯親迎之說。州吁弑

其君完。卽駁不稱公子爲責君之說。桓公宣公書有年。卽駁變異之說。諸侯盟于幽。卽駁首叛盟之說。楚宜申來獻捷。卽駁當力拒楚使上告天王之說。齊人侵西鄙。公追齊師。卽駁書人見示弱。書師見伏衆之說。陽處父救江。卽駁責晉不合諸侯之說。齊人弑其君商人。卽駁歸罪國人之說。楚子圍鄭。卽駁嘉楚討賊之說。新宮災。卽駁神主未入哭爲非禮之說。寧喜弑其君剽。卽駁廢立之說。叔孫豹會虢。卽駁尙信之說。公如晉至河乃復。卽駁從權適變之說。暨齊平。卽駁暨爲不得已之說。季孫意如會厥慙。卽駁力不能加之說。盜殺衛侯之兄縶。卽駁歸獄宗魯之說。從祀先公。卽駁出于陽虎之說。如斯之類。不可殫數。所謂恪守胡傳。蓋遜詞耳。至於攻擊左傳。則頗傷臆斷。如以鄭叔段餬口四方爲詭詞。謂段果出奔。鄭莊豈置之不問。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爲凡伯忍辱而自歸。非戎挾之以去。以楚執蔡世子有用之。爲猶後世執蓋行酒之類。斷無殺而用祭之理。以哀公八年宋執曹伯。陽爲未嘗滅曹。揆之古書。皆無佐證。核以事理。亦未盡安。他如以成宋亂之說。從劉敞而駁杜預。然聖經之意。正以始於義而終於利。兩節相形。其事婉而章耳。如直書先公之助亂。暴揚國惡。春秋無此法也。許叔入許。責其不告於王。不知乘隙復國。機在呼吸。往返告王。不衣冠而救焚溺乎。召陵之役。不聲楚僭王之罪。自以王樵之說爲定。而必謂苟以去王。號責楚。迫於大義。當無不從。似非當日之事勢。至首止之會。責王世子不能爲伯夷。秦伯抑又強天下以所難矣。其持論大旨。往往類此。雖駁胡傳。實仍在胡傳門徑之中。不及所作周易傳義合訂遠矣。

【春秋比事目錄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苞旣作春秋通論。恐學

者三傳未熟。不能驟尋其端緒。乃取其事同而書法互異者。分類彙錄。凡八十有五類。然宋沈棐。元趙汴。

皆已先有此著。沈書僅有鈔本。趙書亦近日始刊行。苟在康熙中。二書未出。故不知而爲此屋下之屋。猶之顧棟高未見程公說書。乃作春秋大事表也。

【春秋三傳纂凡表四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國朝盧軒撰。軒字六以。海寧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其書以三傳所言書法之例。彙而爲表。經文直書爲經。傳文橫書爲緯。凡分三格。以左氏居上格。公羊居中格。穀梁居下格。皆但列舊文。而於其同異是非。不加考證。蓋軒欲作三傳擇善一書。故先纂此表。以便檢閱。尙未及訂正其得失也。

【左傳拾遺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國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師晦。上元人。康熙己丑進士。是書摘取左傳一百一十事。爲文一百一十有一。蓋仿東萊博議之體。惟博議多闡經義。此則頗訂傳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過苛。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元英則以不日爲特筆。譏左氏不知聖人之意。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請觀周樂。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語。元英以爲訓詁之失。而引九章算法。謂差分爲衰分。其說皆不能確也。

【春秋說十二卷】山西巡撫採進本。國朝田嘉穀撰。嘉穀有易說。已著錄。是書以胡傳爲主。三傳有爲胡傳所採者。亦附錄之。胡傳所引事實。則依春秋大全小注錄之。卷首兼論作文之法。蓋其書專爲舉業而設。至於遣詞鍊詞。皆入凡例。與說經之體遠矣。

【春秋義十五卷】山西巡撫採進本。國朝孫嘉淦撰。嘉淦字錫公。興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諡文定。嘉淦以春秋一書。比事屬詞。經本甚明。無藉於傳。乃盡去各傳。反覆經文。就事之

前後比而屬之。尋其起止。通其脈絡。其事俱存。義亦可見。至日月名氏爵諡之間。則不復爲之穿鑿。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書之說爲根本。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後自覺其失。旋燬其版。此猶其初刊時所印行云。語詳楊方達春秋義補註條下。

【春秋集傳十卷】湖南巡撫探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義拾遺。已著錄。是書大旨宗胡傳。而稍採諸說。變其面貌。往往曼延於經義之外。如解元年而牽及改元。已爲旁文。又因改元而深譽前明十三帝之不改元。不更蛇足乎。衛桓書葬。是爲據事而筆諸冊。乃牽及衛侯不當諡桓。謂以著衛人之私。然則凡葬必書諡。以何者別其非譏耶。許世子不嘗藥。引張氏之說。謂其必用砒霜鍛之不熟。已屬臆揣。又責以不能窮理居敬。去本事不太遠乎。是但知拾五子之緒言。而未嘗知三傳之古義者耳。

【左傳杜註補義一卷】山西巡撫探進本 國朝蘇本潔撰。本潔字幼清。常熟人。康熙癸巳舉人。官興化府知府。是編因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有所未盡。乃作此以補之。多推求文句體味語意。而罕所引據考證。故名曰補義。前有康熙庚子陶貞一序。稱本潔原本兼補林堯叟注義。貞一爲刪之。知所據者坊刻杜林合注之本。非注疏本也。

【左傳姓名考四卷】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左傳地名考。已著錄。是編蓋與地名考相輔而行。然體例龐雜。如出二手。如不論嫡妾。皆謂之夫人。已於篇首發例。而於齊乃別出悼公姜季姬一條。有世系者。從其世系。不論歲月。亦於篇首發例。而晉平鄭父季豹。巫臣邢伯。皆不相隨。楚伯州犂。吳伯嚭。仍系之晉。楚管修。仍系之齊。而巫臣之子。乃不系之楚。魯婦人戴己。楚婦人鬬伯比妻。齊婦人棠姜。

陳婦人夏姬。宋婦人蕩伯姬之類。各出一條。而他國皆不載。僖負羈下旁注一妻字。尤不畫一。魯君女紀伯姬。楚君女江芊之類。亦各出一條。而他國不載。秦女簡璧。衛孔伯姬。併列之。夫人條中。尤爲舛謬。周石速以膳夫列之。大夫晉優施。寺人披。豎頭須。竝以賤役列之。士許叔名。見於傳。削之不載。滕薛杞莒。皆自爲篇。而虢公虞公。紀侯隨侯。皆儼然躬桓之班。乃與潞子嬰兒。介葛盧等。併爲一篇。其他顛倒雜亂。自相矛盾者。幾於展卷皆然。不能備數。其委諸門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

【春秋測微十三卷】浙江巡撫探進本。國朝朱奇齡撰。奇齡字與三。號拙齋。海寧人。康熙中貢生。是書前冠以王朝列國世次族系一卷。經文則一公爲一卷。其說多主胡傳。而稍糾其刻酷過當之論。然胡傳之所未及。而奇齡從而鍛鍊者。亦復不少。大旨以意揣量。據理斷制。而不信左氏之事實。故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如左氏稱聲子爲繼室。此娣姪之名。而奇齡見今人繼妻稱繼室。遂謂聲子爲嫡妻。而隱公爲嫡子。稱其當立。胡傳指滅項爲季氏。已爲不考。然尙無主名。奇齡遂歸獄於行父。以執政在文公之世。者移之僖公之世。如斯之類。皆失之不考。至於葬衛桓公一條。謂桓之爲諡。不宜加於衛完。閱其未有失德。不忍加以惡諡。故春秋因之。然則儻有失德。孔子當爲改惡諡乎。戎伐凡伯一條。本在衛地。乃責魯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責之主人。然則凡有使臣。皆當大具甲卒。衛入本國而後返乎。以此說經。恐非筆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經解經。然說刺公子買一條。言魯無殺大夫者。惟此一事。則未檢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說刺公子偃一條。謂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隱殺之之謂。則又未檢刺買一條。經書不卒戍刺之傳。亦稱以不卒戍說於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難言以經說經矣。

【春秋三傳同異考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陳琬撰。琬字寶崖。錢塘人。其書取三傳人名地名相異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別三傳義例得失。而斷以己意。

【春秋左傳事類年表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顧宗瑋撰。宗瑋字廷敬。吳江人。其書每年爲半頁。橫分十格。一曰周。二曰魯。三曰列國。四曰災異。五曰郊祀。六曰朝聘。七曰會盟。八曰征伐。九曰城築。十曰土田。各以經文散書其內。而傳文爲經所不載者。亦附見焉。據其凡例。尙有三傳異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參同一卷。春秋提要發明一卷。春秋圖譜一卷。春秋箋釋一卷。春秋餘論一卷。今皆未見。蓋非完書也。

【左繡三十卷】通行本 國朝馮李驊陸浩同編。李驊字天閔。錢塘人。浩字大瀛。定海人。是編首載讀左卮言十二公時事圖說。春秋三變說。列國盛衰說。周十四王說。書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預經傳集解及林堯叟左傳解。杜解悉依原文。林解則時多刪節。又摘取孔氏正義及國朝顧炎武左傳補正二書。與杜氏有異同者。附於其後。別無新義。上格皆載李驊與浩評語。則竟以時文之法。商榷經傳矣。

【春秋剩義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麟撰。麟有易經粹言。已著錄。是編亦摘經文標題。而各爲之說。其論春王正月。以爲夫子行夏之時。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陳因之論。

【春秋義存錄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力破春秋一字褒貶之說。頗能掃公穀拘例之失。與宋儒深刻嚴酷之論。而矯枉過直。謂孔子全因舊史之文。然則所謂筆削者。安在。所謂其義竊取者。又安在。況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記河陽書狩之語。去聖未遠。必

有所受舉一二節可例其餘。乃謂除此數條之外，悉因魯國之成書，然則必如倪思之班馬異同，字字著原本改本，郭茂倩之樂府詩集，篇篇分本詞入樂，而後信爲孔子有所修改耶？其疑胡傳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經解經之空談，而乃別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書緯書所引，不問真僞，一概闌入，已爲蕪雜。至於其文與春秋無關，如莊公八年齊無知一條，引坊記曰：子云君不與同姓共車一節，又引文言傳積善之家一節，註曰：案前條之義爲齊僖言也。後條之義爲齊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無一語不因春秋而發者，有是理耶？至於僖公二十年杞子卒一條，引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之一節，以合於左傳夷禮之說，而又註案杞稱子左傳以爲經夷之，不若穀註時王所黜之說爲善，是併駁孔義矣。全書大抵類是，是皆務高求勝之過也。

【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陝西巡撫採進本。國朝劉紹旂撰。紹旂有周易詳說，已著錄。是編採公穀二傳附會之說，與孫胡諸家臆斷之論，彙爲一書，而更以己意穿鑿之，大旨惟以名字月日爲褒貶，而培擊左氏尤力。其說謂左氏不過敘事於經義毫無發明，不知有事迹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褒貶。但據書字爲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紹旂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據書人爲貶矣，其所以貶之故，紹旂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贈惠公仲子爲貶，設無左傳，何由知仲子爲妾而貶之？齊高子來爲褒，設無左傳，何由知爲高僂存魯而褒之？幸藉傳而知其事，又諱所自來，以傳爲不足據，是何異迷途之人，藉人爲導，得途之後，鞭其人而逐之乎？

【春秋通論五卷】陝西巡撫採進本。國朝劉紹旂撰。是書與所著筆削微旨相爲經緯，而往往循文數

衍罕所發明。如桓三年日有食之既一條。云春秋日食三十六。隱之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莊之食者四。襄之食者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變之甚者。又莊十五年。鄭人侵宋一條。云外書侵五十有七。始於此。終哀十三。晉魏曼多侵衛。書伐二百一十三。始隱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公子申伐陳。天下之無道甚矣。僖十九年。邾人執郟子用之一條。云用人者二。此年用郟子。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用之。其虐爲已甚矣。夫日食之爲災。侵伐之爲無道。殺人以祭之爲虐。亦何待贅言乎。

【空山堂春秋傳十二卷】通行本 國朝牛運震撰。運震有空山堂易傳。已著錄。是編說經。不信三傳。動相駁難。蓋宋劉敞孫復之流。由其記誦淹通。足以濟其博辨。故異論往往而生也。

【春秋管見】無卷數 奉天府尹探進本 國朝魏樞撰。樞有東易問。已著錄。是書雜探春秋三傳。及胡傳之文。亦以己意附註於後。然大抵用意苛深。不出胡氏之門徑。其自出新意者。尤往往乖舛。如春秋魯史以魯紀年。故正月書王。以明有統。樞乃擅改經文。以周紀年。以魯附註。是但知竊襲通鑑綱目之例。而不知以周紀年。則正月書王爲複。與僞本元經既書某帝某年。又書帝正月者。同一失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自當以獲麟爲重。樞乃謂冬獵曰狩。經雖絕筆於十四年之春。而實則十有三年之冬。不沒其春者。所以奉正朔而大一統之尊。必終於冬者。所以明天道而順四時之序。蓋隱寓行夏時之意。是又節外生枝。屈孔子以就已說矣。如斯之類。比比而然。皆不足爲訓也。

【春秋義補註十二卷】江蘇巡撫探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有易學圖說會通。已著錄。初孫嘉淦作

春秋義。大旨祖胡安國之說。後漸悟其非。旋自燬版。案嘉淦自燬其版。事見此書凡例第三條中。方達嘗受知於嘉淦。因爲刪補其文。以成是編。大旨於三傳多取公穀。經文如裂繻作履綸。矢魚作觀魚。叔孫婁作叔孫舍。定嬖作定弋之類。亦多從公穀。其左傳事迹。往往在所擯斥。如天王狩于河陽。傳有明文。乃云或魯史本書狩。或夫子書狩。皆不可知。是併其可取之說。亦不信也。於諸家多取宋以後。其唐以前之說。僅採劉向災異一兩條。如文公喪娶一條。全用春秋繁露。而不肯標董仲舒之名。蓋諱言宗漢儒也。其持論尤務爲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偶免譏彈者。惟叔姬歸于紀。紀季以鄗入于齊。紀叔姬歸于鄗。葬蔡桓侯。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齊侯伐楚。次陘。盟于召陵。諸侯遂救許。宋公御說卒。狄救齊。楚人救衛。寧俞來聘。叔肸卒。伯姬歸于宋。仲孫蔑卒。宋伯姬卒。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叔孫舍卒。宋公佐卒于曲棘。劉卷卒。十八九條而已。而召陵之盟。寧俞之聘。嘉淦所許者。方達又推論其失。咎齊桓不聲楚僭王之罪。咎寧俞知聘魯而不知朝周。實則倖邀寬論者。僅十五六事也。其中自相矛盾者。如旣謂隱公爲篡。又謂桓公爲弑。是以討篡爲弑也。旣謂州吁弑桓公。而王不問。衛人立晉。而王不問。咎在天王。於王人子突救衛。又罪其知順逆。而不知衆寡。是爲天王者。進退無不干咎也。朱子稱孫復說春秋。如商君之法。若是書者。又豈止於商君乎。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書之說。於十二公之薨。卽終於路寢。合禮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貶。然則苟無所貶。則國君易代。史可不詳歟。至於紀季姜歸于京師。謂季姜非嫡長。不可以爲王后。許叔入于許。謂許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所據矣。

【春秋原經二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不載經文。

亦不及經中所書之事。惟泛論孔子之意。分爲四篇。一曰講讀八法。二曰通論。三曰原春秋之由作。四曰諸儒論春秋。其大旨本孟子之言。以尊王抑伯爲主。持論甚正。其謂孔子不以一字爲褒貶。亦足以破諸家紛紜轆轤之陋。而矯枉過直。加以懸揣臆斷。不顧事理之安。至謂左傳事迹皆聖人之所刪。不當復存其說。考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尙書者左史類也。春秋者右史類也。劉知幾作史通。敘述源流。至爲明析。心敬乃援尙書爲例。謂事迹之可存者。聖人必存。如典謨訓誥是也。事迹之不可存者。聖人必刪。如左傳所載是也。因而盡廢諸傳。惟以經解經。不思經文簡質。非傳難明。卽如鄭伯克段于鄆一條。設無傳文。則段于鄭爲何人。鄭伯克之爲何。故經文旣未明言。但據此六字之文。抱遺經而究終始。雖聖人復生。沈思畢世。無由知其爲鄭伯之弟。以武姜內應作亂也。是開卷數行。已窒礙不行。無論其餘矣。況自有六經以後。歷漢至今。通儒輩出。其失經意者固多。得經意者亦不少。心敬乃一概排斥。謂孔子之後。惟孟子能知孟子之後。直至心敬乃能知。甚至謂孔門諸子。未見春秋。故論語無一字及之子思。亦未見春秋。故中庸亦無一字及之。至孟子搜索闕里。始見本經。揆以事理。豈其然乎。

【春秋深十九卷】湖北巡撫探進本

國朝許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錄。是書謂孔子旣因魯史作春

秋。其史中所載事實。卽爲之傳。今左傳中敍而不斷。言約旨精者。卽孔子所作。其有加註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類。又加論贊。如君子曰仲尼曰之類。詞氣浮夸。多與經旨相悖。乃屬左氏增設。書內皆列之。小註。使不與本傳相混。其有傳無經者。則全刪不錄。按近時河南張沐著春秋疏略。以左爲列於經左之義。不爲人姓。伯政蓋踵是說。然又覺傳中論贊。或稱孔子。或稱仲尼。究不類孔子所自作。故變更其說。歸於

左氏增加耳。至春秋之用周正，原無可疑。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則有周禮正月正歲之文，顯然可據。伯政但摭經書中夏正之文，以相詰難，蓋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左傳王周正月一語，尤爲確證。伯政并此二字，詆爲不通，以爲後人所加，則凡古書之害於己說者，悉以後人竄入概之，天下無不可伸之論矣。惟其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節氣時刻，俾二百四十年閒置閏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見，以伸其合於夏正之說，似乎可據。不知周正夏正在月不在日，其月雖相差六十日，而其日則六十甲子，剛及一週，不論周正夏正，其朔望原未嘗改，不足以爲建寅之據，亦不揣本而齊末也。

【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或問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國朝鄒坦撰。坦淮安人，是書成於乾隆乙丑。首爲纂例十五篇，末爲或問六卷，言所以去取諸家之意。經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事蹟亦據左氏，其所集傳註，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翰、胡安國、高閔、陳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採宋元諸家以輔之。在說春秋家，亦非純尙空談者。然持論亦傷深刻，又時時好出新意，而不盡允協。如改君氏爲尹氏，仍以爲卽公囚于鄭之尹氏，則沿襲金履祥之說，殊爲附會。又如趙盾弑君，越境乃免，趙匡、劉敞、孫覺、朱子、呂祖謙諸儒，皆以爲必非孔子之言，而坦於或問中，則云越境而不返乎晉國，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弑於集古傳註中，則云去國不返，然後君臣之義絕，越境乃免之言，爲今無將之心者，開一門路云。夫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曾謂聖人而爲後世開一門路，使姦雄藉口乎。至於城楚丘之說，其傳註本主劉敞，而或問則以爲主孫復，二書之中，不免偶傷牴牾，猶其小節矣。

【春秋義解十二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夢鵬撰。夢鵬字雲翼，蘄水人。乾隆辛未進士，官饒陽縣

知縣。是書卷首列孟子朱子之論春秋者，爲述孟述朱次，爲王朝世次考，列國世次考，魯世次考，以下十

二公爲十二卷。大旨尊公穀而斥左氏，其自序謂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而斤斤於日月名氏爵

號以求例，曾謂春秋之旨盡如是乎？若左氏紀事多而誤，說經疏而謬，如莒密州之事，經不云世子展輿

也，而左以爲展輿，莒庶其之事，經不云世子僕也，而左以爲僕，蔡侯申之事，經賤者書盜也，而左以爲公

孫翮，晉州蒲之事，經不云欒書中行偃也，而左以爲欒書中行偃，晉夷皋之事，經以爲趙盾也，而左以爲

穿，鄭伯夷之事，經以爲歸生也，而左以爲宋吳僚之事，經不云公子光也，而左以爲公子光，鄭髡頑，經以

爲卒也，而左以爲公子駢之謀，楚子麋，經以爲卒也，而左以爲公子圍之逆，齊陽生，經以爲卒也，而左以

爲陳乞以說於吳，其他大夫奔殿，經或止一二人，而左增入數人，會盟侵伐，經各有其事，而左或牽移他

事，滕薛杞宋蔡邾各二國，經載分明，而左誤合爲一，緣陵城杞，實繫兩地，而左以爲俱繫淳于，入訪假田，

各有情事，而左以爲魯鄭相易，子帛君氏，譌誤字也，而左以爲名稱，甲戌己丑，兩存日也，而左以爲再赴，

葬桓王諱也，而左以爲改葬，子般卒也，而左以爲殺，子牙卒也，而左以爲醜，諸如世次增添，事迹舛誤，難

以殫述，其持論甚辨，幾於季本郝敬毛奇齡，然經垂書法，傳述事實，必以經所不書，卽爲增設，則河陽之

狩，周天子真巡狩矣，其論似通，而實謬，至於深文過當，憑臆率斷，如以隱爲竊國，欺桓幼而攘之，垂涎十

有餘年，以子同生爲哀姜，張本自子生至婦入，見其過期不取，昏姻不時，以季友志在奉僖，援齊得復，故

賊閔公者乃季友，非慶父，以齊崔杼之事，亦因景公附杼，故杼爲立景而生逆謀，以昭公三十二年吳伐

越。乃南越。芊姓。非於越之越。亦可謂果於自信者矣。

【讀左補義五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炳璋撰。炳璋有詩序補義。已著錄。是書欲破說春秋者。

屈經從例之弊。謂春秋無例。左傳所言之例。皆史氏之舊文。其凡有五。一曰西周舊典。二曰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三曰魯史自相傳授之例。四曰霸國更定之例。五曰魯君臣私定之例。杜預所謂凡例。皆周公之禮經。變例皆聖人之新意者。未爲定論。其援據頗典博。參考亦頗融貫。然謂史氏相沿有此五例。左氏遂據以推測聖經可也。謂春秋全因五例之舊文。則聖人直錄魯史。不筆不削。何以云其義竊取。何以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觀襄公二十年傳。寧殖曰。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而經書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是亦不盡用策書之明證矣。所註用杜解者十之六七。兼採他說。并參以己意。亦頗簡潔。而傳後必附以說。簡端又冠以評。或論事。或論文。如坊選古文之例。殊非註經之體也。

【春秋經傳類求十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從添過臨汾同編。從添號石芝。常熟人。臨汾長洲

人。是書始刻於乾隆己卯。取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分爲一百二十門。每門前列書法。後載事類。事類之中。又自分經傳。其自述謂本於蘇軾春秋當以類求一語。雖亦欲發比事屬辭之旨。然割裂繁碎。彌難尋檢。卷首列春秋諸國圖說一篇。亦取之蘇軾指掌圖。不知指掌圖後人贗作。非軾書也。

【春秋一得一卷】

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閻循觀撰。循觀有尙書讀記。已著錄。然尙書讀記多推求

文句。未能闡帝王經世之大法。是編則於筆削大義。多所發明。如曰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理所必無。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曰武氏子來求賻。罪魯也。曰州吁不稱公子。絕之

於衛也。胡氏謂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以爲爲人君父之戒。何以懼亂臣乎。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故凡大夫之殺。春秋皆稱國舉官。不論有罪無罪。及殺當其罪否也。此義先儒多誤會。曰說者謂王不稱天。爲春秋貶黜天子。不亦甚乎。春王正月。不曰天王。則天王王一也。曰梁山崩。穀梁氏曰。君親縞素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崩山之壑。河流者矣。此術者之言也。左氏曰。君爲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此有司之存也。胡氏曰。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生於內。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以弭災變乎。此儒者之道也。其言明白正大。多類此。惜止八十八條。未能成書也。

【左傳評三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文淵撰。文淵字靜叔。益都人。春秋左傳本以釋經。自真德秀選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論文。近時寧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闡尤詳。文淵以二家所論。尙有未盡。乃自以己意評點之。僅及僖公二十四年。而文淵天逝。書遂未畢。其兄文藻。哀次遺藁。編爲三卷。刊版於潮陽。末有文藻跋。稱其潛心易禮兩經。取古人圖象傳註。羅而繹之者數年。以至於病且死。故所評閱。多未終卷云。

【春秋日食質疑一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吳守一撰。守一字萬先。歙縣人。是書推考歲差加減。

以證春秋所載日食之誤。春秋日月。以長歷考之。往往有譌。見於杜預釋例。此更詳其進退遲速。以求交限。末附詩書日食考二條。以互相參證。但其云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當是三月己巳朔。書二月者。晦朔之誤。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當是五月癸丑朔。書三月者。或夏正之譌。近者陳厚耀作春秋長歷表。以爲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退一月就之。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

較長歷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閏月小建爲之遷就。則隱桓三年日食。更不必疑矣。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守一以爲當是三月甲戌。而顧棟高春秋長歷拾遺表。以爲當是四月癸丑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遞食。守一與棟高皆從大衍歷。以爲八月無食。其他守一棟高說亦多同。而皆不及厚耀之密。生數千載之後。必欲求歲差於秒忽之間。亦未見其悉得。姑存其說焉可矣。

【春秋不傳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國朝湯啓祚撰。啓祚字迪宗。寶應人。其書自稱不傳者。謂於四傳無所專從也。今觀所說。特不從左傳耳。於公羊穀梁胡氏。皆掇其餘論。而日月之例。信公穀尤篤。蓋三家之傳。皆以譏貶爲主。而亦各有所平反。啓祚乃專取三家嚴刻鍛鍊之說。合爲一書。如其所論。是聖人之立法。更酷於商鞅韓非也。

【春秋集解讀本十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國朝吳應申撰。應申字文在。歙縣人。以春秋經解。卷帙浩繁。難以徧讀。因薈萃衆說。擇其合於經旨者。詳註經文之下。以資記覽。自序謂詞可計日。而誦爲愚魯者。計甚便。蓋特課讀之本。非有意於闡發經義者也。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無卷數。兩江總督採進本。不著撰人名氏。採諸書所載春秋時事。列於三傳之下。意取互相參證。然左氏親見國史。公穀兩家已不及其確實。乃兼採諸子雜說寓言。欲以考校其是非。亦徒成其龐雜而已矣。於經義無補也。

右春秋類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七十六卷。內十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案明科舉之例。諸經傳註。皆因元制。用宋儒。然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又未註春秋。以胡安國學

出程子。張洽學出朱子。春秋遂定用二家。蓋重其所出之淵源。非真有見於二人之書。果勝諸家也。後張傳以文繁漸廢。胡傳竟得孤行。則又考官舉子共趨簡易之故。非律令所定矣。且他經雖限以一說。立言猶主經文。春秋一經。則惟主發揮傳義。其以經文命題。不過傳文之標識。知爲某公某年某事而已。觀張朝瑞貢舉考。備列明代試題。他經皆具經文首尾。惟春秋僅列題中兩三字。如盟密夾谷之類。其視經文不爲輕重可知矣。是春秋雖列在學官。實以胡傳當一經。孔子特擁其虛名而已。經義之荒。又何足怪乎。欽定春秋傳說彙纂。總括衆說。折衷聖言。凡安國迂謬之談。悉一一駁正。此足見是非之公。終有不能強掩者矣。今檢校遺書。於明代說春秋家。多所刊削。庶不以科舉俗學。蝕聖經之本旨云爾。

卷三十二

經部三十二

孝經類

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呂覽審微篇亦引孝經諸侯章。則其來古矣。然授受無緒。故陳騫汪應辰皆疑其僞。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錄爲近。要爲七十子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採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惟其各出別行。稱孔子所作。傳錄者又分章標目。自名一經。後儒遂以不類繫辭論語繩之。亦有由矣。中間孔鄭兩本。互相勝負。始以開元御註用今文。遵制者從

鄭後以朱子刊誤用古文講學者又轉而從孔。要其文句小異。義理不殊。當以黃震之言爲定論。語見黃氏日鈔。故今之所錄。惟取其詞達理明。有裨來學。不復以今文古文區分門戶。徒釀水火之爭。蓋註經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勝之事也。

【古文孝經孔氏傳一卷附宋本古文孝經一卷】光祿寺卿陸錫熊家藏本。舊本題漢孔安國傳。日本信陽太宰純音。據卷末乾隆丙申歙縣鮑廷博新刊跋。稱其友汪翼滄附市舶至日本。得於彼國之長崎。澳核其紀歲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純序。稱古書亡於中夏。存於日本者頗多。昔僧裔然適宋。獻鄭注孝經一本。今去其世七百餘年。古書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傳古文孝經。全然尙存。惟是經國人相傳之久。不知歷幾人書寫。是以文字譌謬。魚魯不辨。純旣以數本校讎。且旁探他書所引。苟有足徵者。莫不參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其經文與宋人所謂古文者。亦不全同。今不敢從彼改此。傳中間有不成語。雖疑其有誤。然諸本皆同。無所取正。故姑傳疑。以俟君子。今文唐陸元朗嘗音之。古文則否。今因依陸氏音例。竝音經傳。庶乎令讀者不誤其音云云。考世傳海外之本。別有所謂七經孟子考文者。亦日本人所刊。稱西條掌書記山井鼎輯。東都講官物觀補遺。中有古文孝經一卷。亦云古文孔傳。中華所不傳。而其邦獨存。又云其真僞不可辨。末學微淺。不敢輒議云云。則日本相傳。原有是書。非鮑氏新刊贗造。此本核其文句。與山井鼎等所考。大抵相應。惟山井鼎等稱每章題下有劉炫直解。其字極細。寫之與註文麤細弗類。又有引及邢昺正義者。爲後人附錄。此本無之。爲少異耳。其傳文雖證以論衡經典釋文。唐會要所引。亦頗相合。然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并不類唐宋元以前人語。殆市舶流通。頗得中國書。

籍有桀黠知文義者。摭諸書所引孔傳影附爲之。以自誇圖籍之富歟。考元王暉中堂紀事。有曰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植來朝。宴於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尙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書不殊。高麗日本比鄰相接。海東經典。大概可知。使果有之。何以奮然不與鄭註竝獻。至今日而乃出。足徵彼國之本。出自宋元以後。觀山井鼎亦疑之。則其事固可知矣。特以海外祕文人所樂觀。使不實見其書。終不知所謂古文孝經孔傳。不過如此。轉爲好古者之所惜。故特錄存之。而具列其始末如右。

【孝經正義二卷】內府藏本。唐元宗明皇帝御註。宋邢昺疏。案唐會要開元十年六月。上註孝經。頒天下及國子學。天寶二年五月。上重註。亦頒天下。舊唐書經籍志。孝經一卷。元宗註。唐書藝文志。今上孝經制旨一卷。註曰元宗。其稱制旨者。猶梁武帝中庸義之稱制旨。實一書也。趙明誠金石錄。載明皇註孝經四卷。陳振孫書錄解題。亦稱家有此刻。爲四大軸。蓋天寶四載九月。以御註刻石於太學。謂之石臺孝經。今尙在西安府學中。爲碑凡四。故拓本稱四卷耳。元宗御製序。末稱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義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則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唐書元行沖傳。稱元宗自註孝經。詔行沖爲疏。立於學官。唐會要又載天寶五載詔。孝經書疏。雖麤發明。未能該備。今更敷暢。以廣闕文。令集賢院寫。頒中外。是註凡再修。疏亦再修。其疏唐志作二卷。宋志則作三卷。殆續增一卷歟。宋咸平中。邢昺所修之疏。卽據行沖書爲藍本。然孰爲舊文。孰爲新說。今已不可辨別矣。孝經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稱鄭元註。其說傳自荀昶。而鄭志不載其名。古文稱孔安國註。其書出自劉炫。而隋書已言其僞。至唐開元七年三月。詔令羣儒質定。右庶子劉知幾主古文。立十二驗以駁鄭。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摘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

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字。及註中脫衣就功諸語。以駁孔。其文具載唐會要中。厥後今文行而古文廢。元熊禾作董鼎孝經大義序。遂謂貞去閨門一章。卒啓元宗無禮無度之禍。明孫本作孝經辨疑。併謂唐宮闈不肅。貞削閨門一章。乃爲國諱。夫削閨門一章。遂啓幸蜀之衅。使當時行用古文。果無天寶之亂乎。唐宮闈不肅。誠有之。至於閨門章二十四字。則絕與武韋不相涉。指爲避諱。不知所避何諱也。况知幾與貞兩議竝上。會要載當時之詔。乃鄭依舊行用。孔註傳習者稀。亦存繼絕之典。是未因知幾而廢鄭。亦未因貞而廢孔。迨時閱三年。乃有御註。太學刻石。署名者三十六人。貞不預列。御註旣行。孔鄭兩家遂併廢。亦未聞貞更建議廢孔也。禾等徒以朱子刊誤。偶用古文。遂以不用古文爲大罪。又不能知唐時典故。徒聞中興書目。有議者排毀古文。遂廢之語。遂沿其誤說。憤憤然歸罪於貞。不知以註而論。則孔佚鄭亦佚。孔佚罪貞。鄭佚又罪誰乎。以經而論。則鄭存孔亦存。古文竝未因貞一議亡也。貞又何罪焉。今詳考源流。明今文之立。自元宗此註始。元宗此註之立。自宋詔邢昺等修此疏始。衆說喧呶。皆揣摩影響之談。置之不論不議可矣。

【古文孝經指解一卷】內府藏本。不著編輯者名氏。以宋司馬光范祖禹之說。合爲一書。案宋中興藝文志曰。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案此說舛誤。辨已見孝經正義條下。至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又范祖禹進孝經說劄子曰。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指解。表上之。臣妄以所見。又爲之說。書錄解題載光書祖禹書各一卷。此本殆以二書相因而作。故合編也。王應麟玉海載光書進於至和元年時。爲殿中丞直祕閣。與祖禹說小異。然光集所載進表。稱嘗撰古文孝經指解。

皇祐中獻於仁宗皇帝。竊慮歲久不存。今繕寫爲一卷。上進云云。則祖禹所說者。初進之本。應麟所說者。重進之本耳。孝經今文古文。自隋志所載王劭劉炫以來。卽紛紛聚訟。至唐而劉知幾主古文。司馬貞主今文。其彼此駁議。唐會要具載其詞。至今說經之家。亦多遞相左右。然所爭者不過字句之閒。觀光從古文。而句下乃備載唐元宗今文之註。使二本南轅北轍。可移今文之註。以註古文乎。宋黃震日鈔有曰。案孝經一爾。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則曰。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爲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爲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爲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是。非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其說可爲持平。光所解及祖禹所說。讀者觀其宏旨。以求天經地義之原足矣。其今文古文之爭。直謂賢者之過可也。胡燮拾遺錄嘗譏祖禹所說。以光註言之不通也。句誤爲經文。今證以朱子刊誤。曠說信然。然亦非大義所係。今姑仍原本錄之。而附存曠說。以糾其失焉。

案註孝經者。駁今文而遵古文。自此書始。五六百年。門戶相持。則自朱子用此本作刊誤始。皆逐其末而遺其本也。今特全錄黃震之言。發其大凡。以著詬爭之無謂。餘一切紛紜之說。後不復載。亦不

復辨焉。

【孝經刊誤一卷】通行本。宋朱子撰。書成於淳熙十三年。朱子年五十七。主管華州雲臺觀時作也。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舊文二百二十三字。後有自記曰。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案胡宏高宗時爲禮部侍郎。居衡州。故曰衡山。所著有五峯論語指南一卷。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案可久程迥之字也。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案汪應辰。孝宗時爲端明殿學士。亦以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密。其論固已及此。竊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云云。今以朱子語錄考之。黃營記云。孝經除了後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後面引詩。便有首尾。又云。以順則逆。民無則焉。是季文子之詞。言斯可道。行斯可樂一段。是北宮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全無意思。又葉賀孫記云。古文孝經。有不似今文順者。如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又著一個子曰字。方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此本是一段。以子曰分爲二。恐不是。又輔廣記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豈不害理。如此則須是如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人都無分。豈不啓人僭亂之心。是朱子詆毀此書。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於改經。故託之胡宏汪應辰耳。歐陽修詩本義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引唐棣君子偕老節南山三詩爲證。朱子蓋陰用是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註其下曰。抱遺經於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傑特起獨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後學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擬議也。斯言允矣。南宋以後。作註者多用此本。故今特著於錄。見諸儒淵源。

之所自與門戶之所以分焉。

【孝經大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董鼎撰。鼎有尙書輯錄纂註。已著錄。初朱子作孝經刊誤。但爲

釐定經傳。刪削字句。而未及爲之訓釋。鼎乃因朱子改本。爲之詮解。凡改本圈記之字。悉爲芟除。改本辨正之語。仍存於各章之末。所謂右傳之幾章。釋某義者。一一順文衍出。無所出入。第十三章十四章。所謂不解經而別發一義者。亦卽以經外之義說之。無所辨詰。惟增註今文異同。爲鼎所加耳。其註稍參以方言。如云。今有一箇道理。又云。至此方言。出一孝字之類。略如語錄之例。其敷衍語氣。則全爲口義之體。雖遺詞未免稍冗。而發揮明暢。頗能反覆以盡其意。於初學亦不爲無益也。前有熊禾序。蓋大德九年。鼎子真卿。從胡一桂訪禾於雲谷山中。以此書質禾。禾因屬其族兄熊敬刊行。而自序其首序。稱朱子爲桓桓文公。案書曰。勗哉夫子。尙桓桓。孔傳曰。桓桓武貌。爾雅曰。桓桓烈烈威也。均與著書明道之旨無關。頗爲杜撰。又文公字跳行。示敬。而孔子曾子字。乃均不跳行。亦殊顛倒。以原本所有。姑仍其舊錄之焉。

【孝經定本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此書以今文孝經爲本。仍從朱子

刊誤之例。分列經傳。其經則合今文六章爲一章。其傳則依今文爲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子所刪一百七十二字。案朱子刊誤。凡刪二百二十三字。中有句刪其字者。此惟載所刪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

字。與古文閨門章二十四字。竝附錄於後。後有大德癸卯澄門人河南張恒跋。稱澄觀邢疏。而知古文之

僞。觀朱子所論。知今文亦有可疑。因整齊諸說。附入己見。爲家塾課子之書。不欲傳之。未嘗示人。云云。蓋心亦有所不安也。其謂漢初諸儒。始見此書。蓋未考魏文侯嘗爲作傳。見於蔡邕明堂論中。至其據許氏

說文所引古文孝經。仲尼居無閒字。知古文之仲尼閒居。爲劉炫所妄增。又據桓譚新論。稱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今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十字。多於今文八字。除增闈門一章二十四字外。與今文異字。僅二十餘字。則較司馬貞之攻古文。但泛稱文句鄙俗者。特有根據。所定篇第。雖多分裂舊文。而詮解簡明。亦秩然成理。朱子刊誤。旣不可廢。則澄此書。亦不能不存。蓋至是而孝經有二改本矣。

【孝經述註一卷】永樂大典本。明項繻撰。繻始末無可考。惟江西志載。項繻浙江臨海人。洪武閒爲按察司僉事。與黃昭原序所言合。當卽其人也。是編用古文孝經本。其所詮釋。不務爲深奧之論。而循文衍義。案章標旨。詞意頗爲簡明。猶說經家之不支蔓者。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載其名。惟永樂大典僅存此本。然編次佚脫。以第七章註文入第六章經文下。遂使第六章無註。七章無經。今以所佚經文。案古文原本補入。所佚註文。則世無別本。無從葺完矣。以其沈埋蠹簡之內。三百餘年。世無能舉其名者。今幸際昌期。發其光耀。亦萬世一時之遭際。故特採掇出之。俾聞於後。不以殘闕而廢焉。

【孝經集傳四卷】福建巡撫探進本。明黃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錄。是書作於廷杖下獄之時。其作書之旨。見於門人所筆記者。曰孝經有五大義。本性立教。因心爲治。令人知非孝無教。非性無道。爲聖賢學問根本一也。約教於禮。約禮於敬。敬以致中。孝以導和。爲帝王致治淵源二也。則天因地。常以地道自處。履順行讓。使天下銷其戾心。覺五刑五兵。無得力處。爲古今治亂淵源三也。反文尙質。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闢楊誅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亂常五也。以是五者別其章分。然後以禮記諸篇條貫麗之。其自

序中所謂五微義十二著義者。不出於此。實其著書之綱領也。然其初說以引詩數處各屬下章。如中庸尙綱章例。今則仍附於各章之後。蓋亦自知其說之不安。又其初欲先明篇章。次論孝敬淵源三論。反文歸質。似欲自立名目。如大學衍義之體。今本則仍依經文次第。而雜引經記以證之。亦與初例不同。昔朱子作刊誤後序曰。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顧未敢耳。道周此書。蓋與之闡合。其推闡頗爲詳洽。蓋起草於崇禎戊寅。卒業於癸未。屢變其例而後成。故較所註禮記五篇。成於一歲之中者。爲精密云。

【御註孝經一卷】 順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撰。孝經詞近而旨遠。等而次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推而廣之。自閨門可放諸四海。專而致之。卽愚夫愚婦。可通於神明。故語其平易。則人人可知。可行。語其精微。則聖人亦覃思於闡釋。是編御註約一萬餘言。用石臺本。不用孔安國本。息今文古文門戶之爭也。亦不用朱子刊誤本。杜改經之漸也。義必精粹。而詞無深隱。期家喻戶曉也。考歷代帝王註。是經者。晉元帝有孝經傳。晉孝武帝有總明館孝經講義。梁武帝有孝經義疏。今皆不存。惟唐元宗御註。列十三經註疏中。流傳於世。司馬光范祖禹以下。悉不能出其範圍。今更得聖製表章。使孔曾遺訓。無一義之不彰。無一人之不喻。回視元宗所註。度而越之。又不啻萬倍矣。

【御纂孝經集註一卷】 雍正五年。世宗憲皇帝御定孝經書止一卷。而虞淳熙稱作傳註者。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有名可紀者。凡九十九部。二百二卷。元明兩代不預焉。其書雖歲久多佚。近時曹庭棟孝經通釋所引。尙於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國朝得十家。然宋以前遺文緒論傳者。

寥寥。宋以後之所說，大抵執古文以攻今文，又執朱子刊誤以攻古文，於孔曾大義微言，反視爲餘事，註愈多而去經愈遠。世宗憲皇帝以諸註或病庸膚，或傷蕪雜，不足闡天經地義之理，爰指授儒臣，精爲簡汰，刊其糟粕，存其菁華，仿朱子論語孟子集註之體，纂輯此編。凡斧藻羣言，皆親爲鑒定，與世祖章皇帝御註並發明聖教，齊曜儀璘。蓋我世祖章皇帝四海會同，道光纘緒，我世宗憲皇帝九重問視，禮備承顏，孝治覃敷，臚驩萬國，以聖契聖，實深造至德要道之原，故能衡鑒衆論，得所折衷，於以建皇極而立人紀，固非儒生義疏所能比擬萬一矣。

【孝經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皆駁詰朱子孝經刊誤，及吳澄孝經定本二書，設爲門人張燧問，而奇齡答凡十條。一曰孝經非僞書，二曰今文古文無二本，三曰劉炫無僞造孝經事，四曰孝經分章所始，五曰朱氏分合經傳無據，六曰經不宜刪，七曰孝經言孝不是效，八曰朱氏吳氏刪經無優劣，九曰閒居侍坐，十曰朱氏極論改文之弊，然其第十條，乃論明人敢詬劉炫不敢詬朱吳，附及朱子之尊二程，過於孔子，與所標之目不相應，蓋目爲門人所加，非奇齡所自定，故或失其本旨也。漢儒說經以師傳，師所不言，則一字不敢更，宋儒說經以理斷，理有可據，則六經亦可改，然守師傳者，其弊不過失之拘，憑理斷者，其弊或至於橫決而不可制。王柏諸人，點竄尙書，刪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來者漸矣。奇齡此書，負氣叫囂，誠不免失之過當，而意主謹守舊文，不欲啓變亂古經之習，其持論則不能謂之不正也。

右孝經類十一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孝經文義顯明。篇帙簡少。註釋者最易成書。然陳陳相因。亦由於此。今擇其稍有精義者。略錄數家。以見梗概。故所存獨少。

孝經類存目

【孝經句解一卷】內府藏本 元朱申撰。申有周禮句解。已著錄。是編註釋極淺陋。如仲尼閒居句下。註曰孔子名某字仲尼。閒居謂閒暇居處之時。曾子侍句下。註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侍孔子坐。子曰句下。註曰孔子言曰。參字下。註曰呼其名而告之。蓋鄉塾課蒙之本。不足以言詁經者也。卷首題晦菴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解。而書中以今文章次標列其閒。其字句又不從朱子刊誤本。亦殊糅雜無緒。通志堂經解刻之。蓋姑以備數而已。

【孝經正誤一卷附錄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潘府撰。府字孔修。上虞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卿。事蹟具明史儒林傳。府以孝經皆孔子語。不應強分經傳。因舊本而校正之。或數章而合爲一章。或一章而分作數章。一節之內。前後互移。數節之中。上下變置。定爲一十三章。其註則兼采諸儒之說。附錄曾子孝實一卷。卷首有府自序。并載總說六條。自謂幸復聖經之舊。然亦孰見聖經之舊本。而證其能復否乎。

【孝經宗旨一卷】通行本 明羅汝芳撰。汝芳字維德。南城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布政使參政。明史儒林傳附見王畿傳中。此書皆發明孝經之大旨。用問答以暢己說。與依文詮釋者不同。汝芳講良知之學。書中專明此旨。故以宗旨二字標題。朱彝尊經義考。以爲未見。而陳繼儒祕笈中。實有此本。彝尊殆偶然

失考。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又別引一說。以爲羅洪先撰。亦非也。

【孝經疑問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書以孝經語意聯貫。不應分章。尤不宜立章名。如首章之開宗明義。七章之三才。十七章之事君。無所取義。因悉爲刪去。其所詮釋。則皆老生常談也。又謂經文多出漢儒附會。如則天之經。因地之利。以順天下等語。似類漢儒之言。父子之道。天性也。以下義不接續。竝宜刪去。又病其各章皆引詩書爲結。與韓詩外傳。天祿閣外史。相類。夫孝經今文古文。雖至今聚訟。然自漢以來。卽分章無合爲一篇者也。其字句異同。雖以朱子之學。因古文而作刊誤。終不能厭儒者之心也。舜牧何人。乃更變亂古籍乎。況惟聖人能知聖人。舜牧何所依據。而能一一分別。此爲孔子之語。此非孔子之語。若親見聖人之原本耶。

【孝經集講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原本首題直隸揚州府泰州端本社學教讀後學草茅臣熊兆集講。又有直隸揚州府知府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再呈看過收受字。蓋鄉曲陋儒。投獻干進之書也。其訓釋皆詞旨鄙陋。一無可觀。前列一圖。以圈內爲五品人倫之正。圈外爲萬物之偏邪。又以元爲天。父君。亨爲長。男中。男少。男利爲長。女中。女少女。貞爲地。母后。又演爲天經地義。人行之圖。修學致用。推孝爲忠之圖。皆迂謬穿鑿。毫無義理。蓋無知妄作之尤者也。

【孝經註義一卷】直隸總督採進本。國朝魏裔介撰。裔介字石生。號貞菴。柏鄉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乾隆元年。追諡文毅。是書以孝經分章詮釋。其訓詁字義者。標題曰註。其敷衍語意者。標題曰義。詞旨淺近。蓋課蒙之作也。

【孝經集解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蔣永修撰。永修字慎齋。宜興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平越府

知府。是編順文詮釋。以訓童蒙。乃其官給事中督學湖廣時所作。本與小學合刊。名曰孝經小學集解大全。以宋儒雜纂之本。與聖經併爲一編。擬不於倫。難於著錄。今分爲二書。各存其目焉。

【讀孝經四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應是撰。是字敬非。號敬齋。宜黃人。康熙己酉舉人。是書以唐宋

註疏爲主。參以陳選集註。及各家之說。其自爲之註者。稱愚案。多循文摘句。無所發明。

【孝經類解十八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之騄撰。之騄字耳公。歙縣人。康熙壬子舉人。官績溪縣教諭。遷鎮江府教授。是書多引經史子集。以證經文。然釋經在發揮微義。不當旁引後代故實。牽合比附。若釋中於事君句。所引之經。則曲禮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服官政等語。所引之史。則文天祥起兵入衛等事。是每句之下。皆可成類書一門。典籍浩博。豈復勝載乎。

【孝經正文一卷內傳一卷外傳三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之素撰。之素字定菴。麻城人。是書成於康熙丙辰。以朱子古文孝經刊誤爲本。首爲正文一卷。經文每章之後。綴以註釋數語。詞旨頗爲淺略。次爲內傳一卷。雜引經史子集之言。與孝經相證佐者。次爲外傳三卷。則大舜以下。迄於明末孝子行實也。

【孝經詳說二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遵用今文。全載唐

元宗之註。節錄邢昺之疏。兼採元董鼎明瞿罕陳士賢諸家之說。末附以朱子刊誤。而大旨則在辨定呂維祺所著孝經本義大全。或問三書。所附呂氏或問摘錄一篇。既逐條闡發其義。復附叙義一篇。以糾其

誤。蓋維祺之學兼入陸王。觀祖則恪守程朱。故所論有合有不合也。顧所載維祺表章孝經疏後附錄擬題數目。有單句題。雙句題。連句題。摘段題。搭截題。全章合章搭章題。諸名非詁經之體。亦非講學之道。觀祖顧深取之何耶。

【孝經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朱軾註。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用吳澄考定之本。而略爲推衍其義。凡不題姓名者。皆澄原文。凡稱軾案者。皆所加也。前有自序。又有梁份殷元福二序。份序稱其書不標目。第自稱曰朱某學。公大儒也。大臣也。而撝謙若是云云。案漢儒傳經。如梁邱氏。易夏侯氏。尚書之類。多下立名目。軾蓋從此例。又何休註公羊傳。稱何休學。亦非軾所自創也。

【孝經三本管窺一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隆元撰。隆元有易宮。已著錄。是編首爲孝經今古文考。次爲古文本。次爲今文本。次爲朱子刊誤本。其大旨以古文爲是。蓋以朱子刊誤用古文本云。

【孝經集解一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星徽撰。星徽號北山。永城人。自朱子作孝經刊誤。始刪削字句。分別經傳。定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後儒已不能無疑。至國朝蔡衍鏡。又合爲經一章。傳十章。以合於朱子更定大學之本。夫聖經賢傳。其垂訓之意。竝同。而文章體例。則非有一定。今大學一經十傳。孝經亦必一經十傳。以相配合。是孔曾著作。竟如時文程式。必限以八比矣。有如是之聖賢乎。衍鏡所見殊誤。星徽乃遵而用之。卽所解可知矣。

【孝經章句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任啓運撰。啓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書一遵朱子刊誤本。而於傳之十章。增君子無不敬也云云一百一十二字。其文與禮記小有異同。而今本孝經皆無之。啓運

自序稱得之山西佛寺中疑爲熊安生所傳之本。又云王肅於家語言本文有見戴記者。後人輒於家語除其文。此章之闕亦必因本文見戴記。而後人於此除其文也。案熊安生爲北齊人。其傳本安得至今猶在。其說無徵。且馬昭以家語爲王肅僞作。其說今載禮記疏中言之鑿鑿。啓運乃又引以爲證。恐此章亦王肅家語之類矣。

【孝經通義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華玉淳撰。玉淳有禹貢約義。已著錄。其書成於雍正甲寅。大旨謂孝經一篇首尾通貫。不必分經與傳。其閒字句刪削。則從朱子刊誤。簡文錯誤。則從吳澄所考定。蓋孝經至玉淳而又變一本矣。

【孝經本義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隨文詮釋。別無考訂。僅塾師課蒙之本。

【孝經通釋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庭棟撰。庭棟有易準。已著錄。此書力主古文。而以今文附載於下。其輯註則徵引頗備。所錄凡唐五家。宋十七家。元四家。明二十六家。國朝十家。旁證諸說者又十有二家。然孝經詞義顯明。不比他經之深隱。諸說大同小異。特多出名氏而已。

右孝經類十八部五十三卷皆附存目。

案虞淳熙孝經集靈。舊列經部。然侈陳神怪。更緯書之不若。今退列於小說家。黃榦孝經本旨。江直方孝經外傳。李長桂孝經綱目。朱鴻經書孝語。絕不箋釋經文。今別列於儒家。若李之素孝經內外傳。猶列孝經正文後。則姑附存焉。

卷三十三

經部三十三

五經總義類

漢代經師如韓嬰治詩兼治易者其訓故皆各自爲書宣帝時始有石渠五經雜義十八篇漢志無類可隸遂雜置之孝經中隋志錄許慎五經異義以下諸家亦附論語之末舊唐書志始別名經解諸家著錄因之然不見兼括諸經之義朱彝尊作經義考別目曰羣經蓋覺其未安而探劉勰正緯之語以改之又不見爲訓詁之文徐乾學刻九經解顧湄兼採總集經解之義名曰總經解何焯復斥其不通語見沈廷芳所刻何焯點校經解目錄中蓋正名若是之難也考隋志於統說諸經者雖不別爲部分然論語類末稱孔叢家語爾雅諸書併五經總義附於此篇則固稱五經總義矣今準以立名庶猶近古論語孝經孟子雖自爲書實均五經之流別亦足以統該之矣其校正文字以及傳經諸圖併約略附焉從其類也

【駁五經異義一卷補遺一卷】山西巡撫採進本

漢鄭元所駁許慎五經異義之文也考後漢書許慎傳稱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傳於世鄭元傳載元所著百餘萬言亦有駁許慎五經異義之名隋書經籍志有五經異義十卷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撰而不及鄭元之駁議舊唐書經籍志五經異義十卷許慎撰鄭元駁新唐書藝文志竝同蓋鄭氏所駁之文卽附見於許氏原本之內非別爲

一書。故史志所載亦互有詳略。至宋史藝文志遂無此書之名。則自唐以來失傳久矣。學者所見異義。僅出於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諸書所引。而鄭氏駁義則自三禮正義而外。所存亦復寥寥。此本從諸書採綴而成。或題宋王應麟編。然無確據。其間有單詞隻句。駁存而義闕者。原本錯雜相參。頗失條理。今詳加釐正。以義駁兩全者彙列於前。其僅存駁義者。則附錄以備參考。又近時朱彝尊經義考內亦嘗旁引鄭駁數條。而長洲惠氏所輯則蒐羅益爲廣備。往往多此本所未及。今以二家所採參互考證。除其重複。定著五十七條。別爲補遺一卷。附之於後。其間有異義而鄭無駁者。則鄭與許同者也。兩漢經學號爲極盛。若許若鄭。尤皆一代通儒。大敵相當。輸攻墨守。非後來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此編雖散佚之餘。十不存一。而引經據古。猶見典型。殘章斷簡。固遠勝於後儒之累牘連篇矣。

【鄭志三卷補遺一卷】兩江總督探進本。案隋書經籍志。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元弟子撰。後漢書鄭元本傳。則稱門生相與撰。元答弟子。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劉知幾史通亦稱鄭弟子追論師說及應答。謂之鄭志。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答。謂之鄭記。案通典及初學記所引鄭記。均有王贊答詞。與知幾所云更不問答者不合。考孝經疏引此文。作各述師言。更爲問答。知不字乃爲字之譌。王應麟玉海。朱彝尊經義考。並沿用誤本。殊失訂正。又通典所引鄭志。皆元與門人問答之詞。所引鄭記。皆其門人互相問答之詞。知志之與記。其別在此。曲禮正義引鄭志有崇精之間。焦氏之答。月令正義引鄭志有玉權之間。焦喬之答。焦氏之間。張逸之答。疑本鄭記之文。校刊者。惟據史通更不問答之說。改爲鄭志也。其說不同。然范蔚宗去漢未遠。其說當必有徵。隋志根據七錄。亦阮孝緒等所考定。非唐宋諸志。

動輒疎舛者比。斷無移甲入乙之事。疑追錄之者諸弟子編次成帙者則小同。後漢書原其始。隋書要其終。觀八篇分爲十一卷。知非諸弟子之舊本也。新舊唐書載鄭記六卷。尙與隋志相同。而此書則作九卷。已佚二卷。至崇文總目始不著錄。則全佚於北宋初矣。此本三卷。莫考其出自誰氏。觀書中禮運註澄酒一條。答趙商之問者前後兩見。而詳略小異。又陳鑠之名。前後兩見。而後一條註一作鏗。知爲好鄭氏之學者。惜其散佚於諸經正義。裒輯而成。然如所載弼成五服。答趙商問一條。不稱益稷。而稱皋陶謨。則正合孔疏所云鄭氏之本。又卷首冷剛問大畜童牛之牯一條。今周易正義中不見。而周禮正義引之。較此少冷剛問云以下六十餘字。周禮正義引答孫皓問一條。較此少夏二月仲春太簇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冰先薦寢廟五句。其皋陶謨註與經典釋文及正義所引亦互有詳略。而堯典註一條。乃不載正義中。則亦博採諸書。有今日所不盡見者。非僅剽剟正義。又玉海十八卷。引定之方中詩。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此本先師之下多一云字。方知先師非指仲梁子。如此之類。亦較他書所載爲長。足證爲舊人所輯。非近時所新編也。閒有蒐採未盡者。諸經正義及魏書禮志。南齊書禮志。續漢書郡國志註。藝文類聚。諸書所引。尙有三十六條。又鄭記一書。亦久散佚。今可以考見者。尙有初學記。通典。太平御覽。所引三條。併附錄之。以存鄭學之梗概。併以見漢代經師專門授受。師弟子反覆研求。而後筆之爲傳註。其既詳且慎。至於如此。昔朱子與胡紘爭寧宗持禫之禮。反覆辨難。終無據以折之。後讀禮記喪服小記疏。所引鄭志一條。方得明白證驗。因自書於本議之後。記其始末。有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斷決語。是朱子議禮未嘗不折服於元矣。後之臆斷談經。而動輒排斥鄭學者。亦多見其不知量也。

【經典釋文三十卷】內府藏本。唐陸元朗撰。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吳人。貞觀中官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事蹟具唐書本傳。此書前有自序云：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因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古今竝錄，經註畢詳，訓義兼辯，示傳一家之學。考癸卯爲陳後主至德元年，豈德明年甫弱冠，卽能如是淹博耶？或積久成書之後，追紀其草創之始也。首爲序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古文尙書二卷，毛詩三卷，周禮二卷，儀禮一卷，禮記四卷，春秋左氏六卷，公羊一卷，穀梁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老子一卷，莊子三卷，爾雅二卷。其列老莊於經典，而不取孟子，頗不可解。蓋北宋以前，孟子不列於經，而老莊則自西晉以來，爲士大夫所推尙。德明生於陳季，猶沿六代之餘波也。其例諸經皆摘字爲音，惟孝經以童蒙始學，老子以衆本多乖，各摘全句。原本音經者用墨書，音註者用朱書，以示分別。今本則經註通爲一例，蓋刊版不能備朱墨，又文句繁夥，不能如本草之作陰陽字，自宋以來，已混而併之矣。所採漢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餘家，又兼載諸儒之訓詁，證各本之異同。後來得以考見古義者，注疏以外，惟賴此書之存。眞所謂殘膏賸馥，沾溉無窮者也。自宋代監本注疏，卽析附諸經之末，故文獻通考分見各門。後又散附注疏之中，往往與注相淆，不可辨別。此爲通志堂刻本，猶其原帙。何焯點校經解目錄，頗嗤顧涇校勘之疏。然字句偶譌，規模自在。研經之士，終以是爲考證之根柢焉。

【七經小傳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劉敞撰。敞有春秋傳，已著錄。是編乃其雜論經義之語。其曰七

經者，一尙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五禮記，六公羊傳，七論語也。然公羊傳僅一條，又皆校正傳文衍字。於傳義無所辨正。後又有左傳一條，國語一條，亦不應獨以公羊標目。蓋敞本欲作七經傳，惟春秋先成。

凡所劄記已編入春秋傳意林權衡文權說例五書中。此三條一校衍字。一論都城百雉。一論禘郊祖宗報於經文無所附麗。故其文仍在此書中。其標題當爲春秋。故得兼及外傳。傳寫者見第一條爲公羊。第二條末亦有公羊字。遂題曰公羊。而註曰國語附失其旨矣。論語諸條有與諸經一例者。又有直書經文而夾註句下。如註疏體者。亦註論語而未成。以所註雜錄其中也。吳曾能改齋漫錄曰慶歷以前多尊章句註疏之學。至劉原甫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甫。案讀書志亦載此文。以爲元祐史官之說。晁公武讀書志亦證以所說湯伐桀。升自陟之類。與新經義同。爲王安石剿取。說之證。大旨均不滿於敵。朱子語類乃云七經小傳甚好。其說不同。今觀其書如謂尙書愿而恭。當作愿而荼。此厥不聽。當作此厥不德。謂毛詩烝也無戎。當作烝也無戍。謂周禮誅以馭其過。當作誅以馭其禍。士田賈田當作工田。賈田九簪五曰巫易。當作巫陽。謂禮記諸侯以狸首爲節。當作以鵲巢爲節。皆改易經字以就已說。至禮記若夫坐如尸一節。則疑有脫簡。人喜則斯陶九句。則疑有遺文。禮不王不禘及庶子王亦如之。則疑有倒句。而尙書武成一篇。考定先後。移其次序。實在蔡沈之前。蓋好以己意改經。變先儒淳實之風者。實自敵始。又如解尙書鳥獸踳踳。謂古者制樂。或法於鳥。或法於獸。解毛詩葛之覃兮。謂葛之茂盛。則有人就而刈之。以爲絺綌。如后妃在家。德美充茂。則王者就而聘之。以爲后妃。解論語乘桴浮於海。謂夫子周流列國。如桴之在海。流轉不定。其說亦往往穿鑿。與安石相同。故流俗傳聞。致遭斯謗。然考所著弟子記。排斥安石不一而足。實與新學介然異趣。且安石剛愎。亦非肯步趨於敵者。謂敵之說。經開南宋臆斷之弊。敵不得辭。謂安石之學由於敵。則竊鈇之疑矣。且略其卮詞。採其粹語。疏通剔抉。精鑿者。

多。又何可以末流之失，併廢敝書歟。

【程氏經說七卷】通行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經語也。書錄解題謂之河南經說。稱繫辭

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又稱程氏之學。易傳爲全書。餘經具此。其門目卷帙。與此本皆合。則猶宋人舊本也。其中若詩書解論語說。本出一時雜論。非專著之書。春秋傳則專著而未成。觀崇寧二年自序可見。至繫辭說一卷。文獻通考併於易傳。共爲十卷。宋志則於易傳九卷之外。別著錄一卷。然程子易傳。實無繫辭。故呂祖謙集十四家之說。爲繫辭精義以補之。此卷疑或後人掇拾成帙。以補其闕也。改定大學。兼載明道之本。或以兄弟之說。互相參考。歟。明徐必達編二程全書。併詩解二卷爲一卷。而別增孟子解一卷。中庸解一卷。共爲八卷。然經義考引康紹宗之言。謂孟子解乃後人纂集遺書外書而成。非程子手著。至中庸解之出。呂大臨朱子辨證甚明。亦不得竄入程氏經說。增此一種。故今所錄。仍用宋本之舊焉。

【六經圖六卷】通行本

宋楊甲撰。毛邦翰補。甲字鼎卿。昌州人。乾道二年進士。成都文類載其數詩。而

不詳其仕履。其書成於紹興中。邦翰不知何許人。嘗官撫州教授。其書成於乾道中。據王象之輿地記勝

碑目。甲圖嘗勒碑昌州郡學。今未見拓本。無由考其原目。陳振孫書錄解題。引館閣書目。載邦翰所補之

本。易七十圖。書五十有五圖。詩四十有七圖。周禮六十有五圖。禮記四十有三圖。春秋二十有九圖。合爲

三百有九圖。此本惟易書二經圖。與館閣書目數相合。詩則四十有五。禮記四十有一。皆較原數少。二周

禮六十有八。較原數多三。春秋四十有三。較原數多十四。不知何人所更定。考書錄解題。載有東嘉葉仲

堪字思文重編毛氏之書定爲易圖一百三十書圖六十三周禮圖六十一禮記圖六十三春秋圖七十
二惟詩圖無所增損其卷則增爲七亦與此本不符然則亦非仲堪書蓋明人刊刻舊本無不臆爲竄亂
者其損益之源委無從究詰以其本出楊毛二家姑從始事之例題甲及邦翰名云爾

【六經正誤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毛居正撰居正字誼父或曰義甫義誼父甫古字通也衢州人

免解進士晃之子晃嘗著增註禮部韻略及禹貢指南居正承其家學研究六書嘉定十六年詔國子監
刊正經籍當事者聘居正司校讎已釐定四經會居正目疾罷歸其禮記及春秋三傳遂未就然所校四
經亦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給有司版之誤字未改者猶十之二三居正乃哀所校正之字補成此編
楊萬里爲作序述其始末甚詳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惟講偏旁之疑似今觀是書校勘異同訂正譌謬
殊有補於經學其中辨論旣多不免疏舛者如勅古文作敕隸變作勅居正乃因高宗御書石經誤寫作
勅遂謂來字中從兩入不從兩人享字古文作亨隸變作享或省作亨居正乃謂享字訓祭亨字訓通兩
不相溷坤古從土從申隸別爲《居正乃謂《是古字乾离坎等俱有古文如卦畫之形遲遲古文本一
字說文以爲遲籀文作遲者是也居正乃謂兩字是非相半不敢擅改賴字古從貝從刺俗誤書作賴居
正乃謂賴從束從負其於六書皆未確又禮大行人立當前疾乃侯字之誤侯在車轅前鄭康成所謂
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是也居正乃以爲應作軌軌前揜版實與侯不相涉如此類者於經義亦不合然
許氏說文解字陸德明經典釋文亦不免小有出入爲後人所摭拾在居正又烏能求備論其大致則審
定字畫之功固有不可泯沒者矣

【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岳珂撰。珂字肅之。號倦翁。湯陰人。居於嘉興。鄂忠武王飛之孫。敷文閣待制霖之子也。官至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制置使。宋時九經刊版。以建安余氏興國子氏二本爲善。廖剛又釐訂重刻。當時稱爲精密。珂復取廖本九經。增以公穀二傳。及春秋年表。春秋名號歸一圖二書。校刊於相臺書塾。竝述校刊之意。作總例一卷。余仁仲左傳字辨。嘗論其誤。以杜註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倒寫爲皆不與今說詩者同。則尙見原刻。今則諸經印本。率已罕傳。僅王弼易註。有翻刻之本。已失其真。春秋年表。及名號歸一圖。有重刻之本。亦頗非其舊。惟此總例一卷。尙行於世。其目一曰書本。二曰字畫。三曰註文。四曰音釋。五曰句讀。六曰脫簡。七曰考異。皆參訂同異。考證精博。釐舛辨疑。使讀者有所據依。實爲有功於經學。其論字畫一條。酌古準今。尤屬通人之論也。

【融堂四書管見十二卷】浙江吳玉埤家藏本。

宋錢時撰。時有融堂書解。已著錄。此編凡論語十卷。孝

經一卷。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卽嘉熙二年喬行簡奏下嚴州取時所著書之一也。俱先列經文。略加音訓。而詮釋其大旨於後。孝經用古文。大學但析爲六章。不分經傳。蓋時之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出於陸九淵。門戶迥殊。故不用程朱之本。其解論語崇德辨惑章。謂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乃證愛欲其生。惡欲其死者之爲異。齊景公有馬千駟。節合上文爲一章。謂其斯之謂與句。乃指夷齊便是求志達道而言。又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仍附第一章末。謂是聖人承上厚本。薄末。反覆曉人之意。亦俱根據舊文。不肯信爲錯簡。朱子與陸九淵書。所謂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也。然金谿之學。惟憑心悟。或至於恍惚窈冥。時則以篤實爲宗。故其詮發義理。類多平正簡樸。不爲離析支蔓之言。又敖繼公儀禮集說後序。

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矣。卷首有紹興己丑時自序。末有景定辛酉天台錢可則刊書跋。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皆不著錄。獨張萱內閣書目有之。雖以四書爲名。所解不及孟子。與朱子所稱四書者異。故附列於五經總義類焉。

【四如講臺六卷】福建巡撫採進本。宋黃仲元撰。仲元字善甫。號四如。莆田人。咸淳七年進士。授國子

監簿。不赴。宋亡。更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老人。教授鄉里。以終。考福建通志暨莆田縣志。皆載仲元有四書講臺。今觀是書所講。實兼及諸經。不止四書。其說多述朱子之緒論。然亦時出新義。發前儒所未發。如行夏之時。則據禮運孔子得夏時於杞註。謂夏四時之書。而不取三正之說。周官井田。則謂周時皆用井田。而不取鄭氏畿內用貢都鄙用助之說。伯魚爲周南召南。則據詩鼓鐘及內傳季札觀樂。謂南卽是樂。又謂周召爲二公采邑。非因二公得名。雖按之經義。不必一一昭合。要爲好學深思。能自抒所見者也。此本出其裔孫文炳家藏。已有殘闕。嘉靖丙午始雕版印行。朱彝尊經義考。但載其所著經史辨疑。而不及是書。當由刊在家塾。閩中僻遠。偶然未見傳本歟。

【六經奧論六卷】浙閩總督採進本。舊本題宋鄭樵撰。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是書跋。曰成化中盱江危

邦輔藏本。黎溫序而行之。云是鄭漁仲所著。荆川唐氏輯稗編從之。今觀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樵嘗上書自述其著作。臚列名目甚悉。而是書曾未之及。非樵所著。審矣。後崑山徐氏刻九經解。仍題樵名。今檢書中論詩皆主毛鄭。已與所著詩辨妄相反。又天文辨一條。引及樵說。稱夾漈先生。足證不出樵手。又論詩一條。引晦菴說詩考。宋史樵本傳。卒於紹興三十二年。朱子詩傳之成。在淳熙四年。而晦菴之號。則

始於淳熙二年。皆與樵不相及。論書一條。併引朱子語錄。且稱朱子之諡。則爲宋末人所作。具有明驗。不知顧湄校九經解時。何未一檢也。第相傳既久。所論亦頗有可採。故仍錄存之。綴諸宋人之末。而樵之名。則從刪焉。

【明本排字九經直音二卷】江蘇巡撫探進本。不著撰人名氏。書中春秋傳素王二字下。引真宗宣聖讚。但標真宗。不稱宋。又稱御製。則爲宋人所著。可知。卷首題曰明本者。宋時刊版。多舉其地之首一字。如建本。杭本之類。此蓋明州所刊本。卽今寧波府也。末題歲次丁亥。梅隱書堂新刊。不著年號。考丁亥爲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是元初刊本矣。其書不用反切。而用直音。頗染鄉塾陋習。然所音俱根據經典釋文。猶爲近古。釋文一字數音者。皆竝存之。如金滕辟字。下云孔音關。法也。說文音必。鄭音避。大誥賁字。下云音墳。王讀爲賁。卦之賁。禮內則接以太牢接字。下云鄭音捷。王杜竝以爲接待。祭法相近於坎壇坎字。下云註作禳祈。孔叢子以爲祖迎。祭義爛字。下云徐廉反。古音燭。周禮太宰圃字。下云布古反。又音布。牧字。下云徐音目。劉音茂。頌字。下云鄭音班。徐音墳。籛人茆字。下云茆音卯。又音柳。遺人。下云遺音位。劉音遂。乃與卷首序遺人音推異。如此者不可枚舉。固非後來坊本直音。以意屬讀。惟趨便捷者比也。惟禮記敖不可長。釋文敖依註五報反。慢也。王肅五高反。遨遊也。長竹丈反。盧植馬融王肅竝直亡反。此書云敖王音平。則釋文所云王五高反也。而於長字。下又註云長張上。又平。則又兼用鄭註竹丈反一句之內。於鄭註半從半違。遂使敖字長字音義兩不相應。又周禮太宰旂賁。下云旂音留。燕游也。今考鄭註旂讀如燕游之游。此書旂用鄭義。則旂當作以周反。其作良周反音留者。乃春秋傳螿厲游纓之游。更自相矛盾。又

月令審端徑術。下云術註作遂。方曰徑道之小。術道之末。則如字是。今考學記術有序註。術當爲遂。水經注引學記術有序作遂。有序。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公羊傳。漢書五行志。術竝作遂。是古字術遂本通。此書反信方氏之曲說。殊爲未協。又中庸壹戎衣。下云書武成作如字者。是註讀爲殷者。無據。今考古衣字作身。从反身。殷字从此。故讀殷爲身音。與衣同。白虎通曰。衣之爲言隱也。所以隱身也。則衣隱音近。楚詞新浴必振衣。與汝塵合韻。則衣殷二字音通。是書以爲無據。亦爲失考。然核其大致。則多能決擇是非。如於三禮。雖多守方愨註。然如祭法幽宗。註讀如禁。方愨宗作如字。則兼存鄭義。又書武成識字。下云陸無音。漢翟酺疏。引此作恭。則補苴闕遺。亦頗能有所考據。又檀弓卜人師扶右下云卜讀爲如字者。非考鄭註。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若卜人。則於義無取。此書不用釋文所載前儒之說。最當。又周禮醢人箬字。下云音治。又音代。今考釋文云。又丈之反。未知所出。不知說文落水衣。本作落。从草治聲。水衣之落。旣以治爲聲。則丈之反。乃爲箬之古音矣。故落蘗草名。作澄之切。可以相證。是書用丈之切爲本音。而以代爲又音。較之釋文以丈之切爲無出。考核尤精。且釋文所載。皆唐以前音。而此書則兼取宋儒。如於詩中庸論語孟子。則多採朱子。於易則兼採程朱。於禮則多採方愨。其他經引胡瑗司馬光音讀尤多。與陸氏之書。尤足相續。在宋人經書音釋中。最爲妥善。若九經前後失次。則當爲坊刻之誤。旣無關大旨。固無庸深論矣。

【五經說七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元熊朋來撰。朋來字與可。南昌人。登宋咸淳十年進士。仕元爲福清縣判官。事蹟具元史儒林傳。朋來之學。恪守宋人。故易亦言先天後天。河圖洛書。書亦言洪範錯簡。詩亦

不主小序。春秋亦不主三傳。蓋當時老師宿儒相傳如是。門戶所限。弗敢尺寸踰也。惠棟九經古義。詆其論大學親民一條。不知親新通用。本馬鄭之解金縢。爲夏蟲之見。又詆其論言乃謹一條。不考史記魯世家所引無逸。及裴駟集解所引鄭註。論周禮樂師皋字。與大祝皋字。不考皋告隤三字相同。乃謂鄭氏先後異讀。均爲妄下雌黃。蓋於古義古音。亦多所出入。然其書發明義理。論頗醇正。於禮經尤疏證明白。在宋學之中。亦可謂切實不支矣。寸有所長。固無妨錄備一家也。

【十一經問對五卷】兩江總督探進本 舊本題何異孫撰。不著時代。考其第二卷中論孟子徹法助法。

稱大元官制承宋職田。則當爲元人。第一卷中論論語暮春者。稱王稼村先生。於杭州府學講此一章。稼村爲王義山之號。義山宋景定中進士。入元官江西儒學提舉。異孫及見其講經。則當在元初。故論孟子恆心恆產一條。謂老儒猶讀恆爲常。避宋真宗諱。今當讀胡登反。是宋亡未久之證也。所說凡論語孝經。孟子大學中庸詩書周禮儀禮春秋三傳禮記十一經。其叙次先後。頗無倫理。又以大學中庸各爲一經。亦爲杜撰。皆頗不可解。其書皆仿朱子或問之體。設爲問答。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大致用章句集註。而小有異同。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則以爲箕子曾居其地。至今禮義教化與中州同。不可謂之爲陋。案鄭汝諧論語意原已先有此說。異孫蓋與之闇合。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則以爲夏至。君子不亮惡乎執以惡字讀去聲。皆不爲無理。至於藁竹猗猗。因毛傳綠木賊之說。遂以切磋琢磨爲用此艸以治物。父母惟其疾之憂。謂孟武伯爲人多憂。夫子寬以他事不必憂。惟當憂父母之疾。雍也可使南面。謂孔子之言爲礙。理人皆謂我毀明堂。謂當時七閩皆僭造明堂。則未免橫生異說。他若以汲冢記年爲淳于髡所作。謂孝

經十八章次序爲唐元宗所定。尤鑿空無據矣。其餘說詩多據鄭元譜。說書多據蔡沈傳。說三禮三傳多撮舉註疏。然其間隨文生義。觸類旁通。用以資幼學之記誦。亦不爲無益。其論趙岐注孟子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儒不過集衆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罵王弼。講周禮便責鄭康成。賈公彥解尚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註一部孟子也。合諒他勤苦云云。尤平心之論也。

【五經蠡測六卷】兩江總督探進本

明蔣悌生撰。悌生字叔仁。福寧州人。洪武初以明經官訓導。是書

乃其元季避兵藍田谷中所作。嘉靖戊戌案原序不題年號。但稱戊戌。以序中一百六十餘年語推之。知爲嘉靖十七年。浮梁閔文振纂修州志始得橐於其裔孫宗雨。序而刻之。前有洪武庚戌悌生自序。凡易一卷。書一卷。詩三卷。春秋一卷。後有文振附記曰。右五經詩說獨多。易書次之。春秋爲少。禮記亡闕。今猶題曰五經蠡測。仍其舊也。云云。今觀其書。或載經文。或但標章句之目。所說或大書。或夾註。體例絕不畫一。蓋猶未成之草藁。又尚書太甲篇首有曰。詩書小序。前已詳言之矣。然以前絕未論詩書序。則不但禮記散佚。併尚書亦有佚脫也。其說易多斟酌程傳本義之異同。如解頤卦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謂大臣之求賢爲助。如虎之求肉爲食。穿鑿太甚。如解龍戰于野。謂坤象不得稱龍。龍卽乾卦六爻之龍。陰盛而與之戰。嫌於无陽。故稱龍以明陽未嘗无。則立義特爲正大。其說書於蔡沈集傳多所訂正。解盤庚疑有錯簡三章。未免因王柏謬說。又加推廣。至於高宗彤日。謂果爲高宗之事。則當稱王。不當首稱廟號。用鄒氏音釋之說。以爲祖庚祀高宗。亦不爲無見。其說詩謂小序固有紕繆。而朱子疾之太甚。於諸篇同異務持

兩家之平。在元明之間。可謂屹然獨立。無依門傍戶之私。至其以鴟鳩爲美周公。乃豳風之詩。錯簡入於曹風。則又臆斷之餘習矣。春秋僅說滕子來朝。子同生。夫人姜氏孫于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齊仲孫來六條。案孫於齊與會禚。合爲一條。而仲孫一條。與陽穀一條。年月又復顛倒。其說不甚主胡傳。然旣曰胡傳不合筆削之初意。又曰聖人復生。亦將有取於胡氏之言。又何必一一盡合於筆削之初意。則於胡傳亦尙在疑信間也。大抵僻處窮山。罕窺古籍。於考據引證。非其所長。而覃精研思。則往往有所心得。名雖不及熊朋來。書則實在朋來上也。

【簡端錄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邵寶撰。寶有左臚。已著錄。是編皆其讀書有得。卽題釋簡端。積久漸多。其門人天台王宗元鈔合成帙。因以簡端爲名。凡易三卷。書二卷。春秋三卷。禮記一卷。大學中庸合一卷。論語孟子合一卷。前有寶自序。又有雍正壬子華希閔重刊序。稱格物一義。頓悟者方欲掃除一切。先生則曰格物猶言窮理也。理卽物之所以爲物也。不曰窮理而曰物者。要之於其實也。云云。蓋時方趨向良知。以爲聖人祕鑰。儒者日就元虛。寶所學獨篤實不支。故其言如此。全書大旨。不外於斯。雖步步趨趨。尙未爲沈酣經窟。然馬鄭孔賈之學。至明殆絕。研思古義者。二百七十年內。稀若晨星。迨其中葉。狂禪瀾倒。異說颺騰。乃併宋儒義理之學。亦失其本旨。寶所劄記。雖皆寥寥數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亟錄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五經稽疑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遺。已著錄。據明史睦㮮傳。稱其萬歷五年舉周藩宗正。領宗學。約宗生以三六九日午前講易詩書。午後講春秋禮記。雖盛寒暑不輟。所撰有

五經稽疑六卷。藝文志載陸樛五經稽疑六卷。外又載陸樛春秋經傳辨疑四卷。其春秋稽疑又有別行之本。析爲四卷。乃與明史所稱春秋經傳辨疑合考。陸樛自序稱少靡所好。游心六經。嘗作春秋稽疑餘未及爲也。癸未四月。案明史稱陸樛以萬歷五年舉宗正。又三年卒。則其卒當在萬歷八年。癸未乃萬歷十一年。與史文不合。疑史誤也。杜門謝客。乃取四經。時披閱焉。或有疑者。參訂諸家而折衷之。且述且作。得若干卷云云。據其所言。絕不及春秋經傳辨疑一字。殆初註春秋四卷。名以經傳辨疑。先行於世。後乃足成五經。併爲一帙。統改今名。著錄家各據所見之本。遂析而爲二耳。明史陸樛傳。但稱作五經稽疑六卷。不及春秋經傳辨疑。從其最後之定本也。春秋乃其初藁。蓋以全力爲之。大旨取直書其事。美惡自見之義。其中如誤以郈儀父爲邾命卿。蓋沿程端學之曲說。不思及晉處父盟。經自有例。未免傷於武斷。然如春正月不書王。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書天。譚子不書名。柯之盟不書日。祭叔來聘不書使之類。以爲傳寫脫誤。非孔子有意筆削。旁引曲證。足破穿鑿附會之論。又謂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二朝字當作奔。鄭游速帥師滅許。滅當作入。又辨左氏以城小穀爲城穀之非。公羊謂晦不書事之誤。則精核者居多。易書詩禮所說殊略。易多誤採郭京之本。書旣以古文爲疑。又以大禹謨皋陶謨篇首之語爲後人所加。又用程子之說。引文命允迪之文。以駁放勳之非號。亦頗涉矛盾。詩多採用小序。亦乏新義。禮則所辨後儒增益之詞。頗爲有見。而未附以所定藩府禮制八條。則互古說經。無此體例矣。以其考證古義。尙時有可取。亦併錄之。鈔本不分卷帙。今約其篇頁。以四經各爲一卷。春秋爲兩卷。仍合於明史所載之卷數焉。

【經典稽疑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陳耀文撰。耀文字晦伯，確山人。萬歷庚戌進士。官至按察司副使。此書取漢唐以來說經之異於宋儒者，分條輯載。上卷爲四書，下卷爲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先儒專門之學，各有師承，非同臆說。耀文欲存諸經古訓，但當採鄭王賈孔遺言，不應雜以明人議論。又如宰予晝寢，但取七經小傳寢爲內寢之說，而不引資暇集所載梁武帝繪晝寢室一條。竊比老彭，但取經典釋文所引鄭云老老聃彭祖之說，而不引禮記疏文選註所載鄭註老聃周之太史彭咸也一條。乾元亨利貞，但取子夏傳始通和正之說，而不引義海撮要所載梁武帝義始爲元遂爲亨益爲利不私爲貞一條。此類頗多，亦傷漏略。又如周禮備載宋元諸儒攻駁之語，則徒啓紛紛。孟子備載筆談所紀王聖美因何却見梁惠王之言，則更涉諸謔。蓋耀文因當時帖括之士，墨守方隅，稍爲哀集異同，以存古義，而未必一一悉從其朔。故所採亦未盡精純。然嘉隆之間，心學盛而經學衰，耀文獨能遠討遐搜，潛心訓詁，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

【欽定繙譯五經五十八卷四書二十九卷】乾隆二十年初，欽定繙譯四書，續繙譯易書詩三經。續又繙譯春秋禮記二經。至乾隆四十七年，而聖賢典籍釋以國書者，燦然備焉。案鄭樵通志七音略曰：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阯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礙耳。其說良是。然文字之聲音，越數郡而或不同，文字之義理，則縱而引之千古上下，無所異。橫而推之四海內外，無所異。苟能宣其意旨，通以語言，自有契若符節者。又何聲音之能障礙乎哉。考隋書載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其言

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經籍志載其書作一卷。是古人已有行之者。特其學其識。均未窺六藝之閫奧。故能譯者。僅文句淺顯之孝經。而諸經則未之及耳。我國家肇興東土。剋作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復御定清文鑒。聯字成語。括一切義。精微巧妙。實小學家所未有。故六書之形聲訓詁。皆可比類以通之。而列聖以來。表章經學。天下從風。莫不研究微言。講求古義。尤非前代之所及。故先譯四書。示初學之津梁。至於五經。易則略象數之迹。示其吉凶。書則疏佶屈之詞。歸於顯易。詩則曲摹其詠嘆。而句外之寄託。可想。春秋則細核其異同。而一字之勸懲。畢見。禮記則名物度數。考訂必詳。精理名言。推求必當。尤足破講家之聚訟。蓋先儒之詁經。多株守其文。故拘泥而鮮通。此編之詁經。則疏通其意。故明白而無誤。不立箋傳之名。不用註疏之體。而唇吻輕重之間。自然契刪述之微旨。厥有由矣。學者守是一編。或因經義以通國書。而同文之聖化。被於四方。或因國書以通經義。而明道之遺編。彰於萬世。其有裨於文教。均爲至大。雖堯帝之文章。尼山之刪定。又何以加於茲哉。

【七經字彙考文補遺一百九十九卷】浙江汪啓淑家蘇本。原本題西條掌書記山井鼎撰。東都講官物觀校勘。詳其序文。蓋鼎先爲考文。而觀補其遺也。二人皆不知何許人。驗其版式紙色。蓋日本國所刊。凡爲易十卷。書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詩二十卷。左傳六十卷。禮記六十三卷。論語十卷。孝經一卷。孟子十四卷。別孟子於七經之外者。考日本自唐始通中國。殆猶用唐制歟。前有凡例。稱其國足利學。有宋版五經正義一通。又有古文周易三通。略例一通。毛詩二通。皇侃論語義疏一通。古文孝經一通。孟子一通。又有足利本禮記一通。周易論語孟子各一通。又有正德嘉靖萬歷崇禎十三經註疏本。崇禎本卽汲古

閣本也。其例首經次註次疏次釋文專以汲古閣本爲主而以諸本考其異同凡有五目曰考異曰補闕曰補脫曰謹案曰存舊按所稱古本爲唐以前博士所傳足利本乃其國足利學印行活字版今皆無可考信書中所稱宋版五經正義今以毛居正六經正誤及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所引宋本參校如尙書益稷篇註粉若粟冰六經正誤引紹興本作粟冰監本作粟水與國軍本作粟米今汲古閣本作粟冰而此書不引粟水粟米二條毛詩鴟鴞章予尾脩脩經傳沿革例引監本蜀本越本作脩脩今汲古閣作脩脩而此書不引脩脩一條生民章箋訂謂張口嗚呼經傳沿革例引余仁仲本嗚作嗚今汲古閣本作嗚而是書不引嗚字一條春秋左氏傳隱四年老夫耄矣六經正誤引潭本耄作耄今汲古閣本作耄而此書不引耄字一條襄三十一年天厲不戒六經正誤引臨川本天作天今汲古閣本作天而此書不引天字一條禮記曲禮二名不偏諱經傳沿革例引蜀大字本與國本偏作徧今汲古閣本作偏而此書不引徧字一條悉與毛岳兩家所稱宋本不符不知所據宋本定出誰氏然如周易小過九四註不爲責主此書引宋版責作貴與六經正誤所引善本合又春秋傳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此書引宋永懷堂本級作級與六經正誤所引與國本合昭二十四年註不佞獻王此書引宋版王作玉與六經正誤所引臨川本合僖三十一年註濟水滎陽東過魯之西此書引宋永懷堂本滎作滎與經傳沿革例所據之善本合僖二十三年懷其安實敗名此書引宋永懷堂本其作與與經傳沿革例所引監本蜀本及諸善本合禮記曾子問註則卒哭而致事此書引宋版則作周喪服小記殤無變文不縞此書謂縞乃縹字之誤皆與經傳沿革例所引與國本合考經傳沿革例所載宋版二十一種多不附釋文其附釋文者獨有

建本及蜀中大字本。此書載宋版毛詩左傳，獨附釋文，則或爲建本。及蜀中大字本歟。又鼎稱足利本，乃統括古本，而所引古本，如尙書舜典，註云：使各陳進治理之言，古理作禮，而六經正誤所引監本，亦云：理作禮，則知古本非無稽也。至所正釋文錯誤，多稱元文，不知元文爲何本。今以通志堂所刊考之，一一皆合。蓋徐本未出以前，其書已傳入彼國矣。歐陽修作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時書未焚，遺書百篇今尙存。今考此書所列尙書，與中國之本無異。又明豐坊僞造諸經，皆稱海外之本。今考此書與坊本亦無一同，是亦足釋千古之疑也。

【九經誤字一卷】內府藏本。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以明國子監所刊諸經字多譌脫，而坊刻之誤，又甚於監本。乃考石經及諸舊刻，作爲此書。其中所摘監本坊本之誤，諸經尙不過一二字。惟儀禮脫誤，比諸經尤甚。如十昏禮視諸衿盤，下脫墉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鄉射禮各以其物獲，下脫士鹿中，翻旌以獲七字。燕禮享于門外東方，下脫其牲狗也四字。特牲饋食禮長皆答拜，下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振之三，下脫以授尸坐取簞與七字。其一兩字之脫，尙有二十處。皆賴炎武此書校明。今本得以補正，則於典籍不爲無功矣。惟所引石經子朝奔郊四字，字體與唐不類。考左傳昭公二十二年，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註云：京，楚子朝所在。又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尹。註云：自京入尹氏之邑。則子朝無奔郊之事。此四字爲王堯惠等妄加。明矣。炎武亦復採之，未免泥古之過。然不以一眚掩也。

【經問十八卷經問補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毛奇齡說經之詞，其門人錄之成編，皆一問一答。

故題曰經問。其後三卷。則其子遠宗所補錄也。其中如論褚師聲子不解轍。論肅容肅揖肅拜三者之分。論婦人不稱斂衽。論稽首頓首之誤用。論杜預註丘甲之非。論儀禮出二戴。禮記不出二戴。論甘盤不遜於荒野。論姓分爲氏。氏分爲族。論以字爲氏不必定用王父。論兄弟不相爲後。破汪琬以弟後兄之說。以史記諸侯年表。正趙世家記屠岸賈之譌。謂衛宣公無烝夷姜事。謂孟子記齊楚伐宋。時宋猶未滅滕。謂春秋桓公多闕文。論公行子有子之喪。論微子微仲。論鄭康成誤註勦說爲雷同。論孔子非攝相。論孔子適周。非昭公二十四年。論畏厭溺。論魯鼓薛鼓非無詞。論媒氏禁遷葬嫁殤。論子文三仕三已。論束牲載書。皆證佐分明。可稱精核。至其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攻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齒錄。其傲睨可云已甚。李塨序目。稱仁和汪祭酒。嘗答人書。謂西河說經。終不見有紕理。似乎鄭康成杜預孔穎達賈公彥輩。皆有贏有絀。而西河隨問隨答。無是焉。其推挹甚至。而其以辨才求勝。務取給一時。不肯平心以度理。亦於是見之。可謂皮裏陽秋矣。然以馬鄭之淹通。濟以蘇張之口舌。實足使老師宿儒。變色失步。固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

【十三經義疑十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浩撰。浩字養齋。華亭人。是書取諸經箋註。標其疑義。

考訂之力頗勤。如季本讀禮疑圖。以萬人爲一軍。浩襲其說。於詩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不主鄭箋舉成數之解。而引司馬法。又以一乘總三十人。定千乘當三萬人。而疑賈疏附會此法爲畿內之制。今考大司馬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天子諸侯同制。小司徒疏謂司馬法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至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

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乃天子畿內采地法。又司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乃是畿外邦國法。此周之定制也。齊語管子制國。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八爲旅。五鄉爲師。故萬人爲軍。韋昭註。萬人爲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此春秋列國之變制也。僖公之頌。正當齊桓之時。或其時卽用齊法。亦未可知。浩據以疑周禮。則非也。浩又於儀禮聘禮。引崔靈恩之說。謂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諸侯雖正卿。猶不敢稱大。史記謂魯以孔子爲大司寇。若然。豈魯有六卿如天子耶。宋二王之後。故有大司馬。楚之有大司馬也。因僭稱王耳。今考管子王言篇。寧戚藝粟盡地利。立爲大司徒。王子城父爲大司馬。則春秋時諸侯正卿。明稱大。而稱大司馬者。又不止宋楚矣。又左氏傳曰。向爲人。爲大司寇。則宋稱大者。又不特司馬矣。魯司寇爲司空兼官。本非正卿。或止得稱司寇。而概謂諸侯正卿。皆不得稱大。則亦弗之考也。又周禮乃立春官宗伯。鄭註引夏父弗忌爲宗人。浩謂春秋內外傳。俱作我爲宗伯。宗人雖亦掌禮之官。但位卑權輕。焉能擅爲逆祀。今考宗人之名。通於上下。左傳哀公二十四年。使宗人釁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尊之曰宗司。是非卑位矣。又文王世子。公族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註宗人掌禮及宗廟。與鄭氏周禮大宗伯註。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合。又大戴禮諸侯遷廟齊祀。宗人及從者皆齊。宗人擯。與周禮大宗伯職。掌王之儻相合。鄭註宗伯爲宗人。蓋卽據此。此天子諸侯之宗人也。魯語。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韋昭註。宗宗人。晉語。范文子謂其宗祝。韋昭註。亦曰宗宗人。此卿大夫之宗人也。浩以宗人爲位卑權輕。是以卿大夫之宗人。與天子諸侯之宗人。合爲一也。考

核頗疏。其他如釋左傳得祏於囊中。謂大夫士亦有主。與蔡謨之說合。而引說文大夫以石爲主。則出前儒所引之外。釋爾雅昏強也。謂昏當作昏。書不昏作勞。昏音閱。與啓同。強也。又爾雅夏曰復。昨。郭註未見所出。浩引穀梁楊疏云。復。昨者。復前日之禮。有司徹。賈疏云。復。昨者。復昨日之昨。祭則均可補郭註。其說亦頗有可採者。蓋於註疏之學。雖未能貫通融會。而研究考證。具有根柢。視剽剝語錄。枵腹談經。徒以大言臆斷者。則勝之遠矣。

【九經古義十六卷】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編所解。凡周易尚

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穀梁論語十經。其左傳六卷。後更名曰補註。刊版別行。故惟存其九。曰古義者。漢儒專門訓詁之學。得以考見於今者也。古者漆書竹簡。傳寫爲艱。師弟相傳。多由口授。往往同音異字。輾轉多歧。又六體孳生。形聲漸備。毫釐辨別。後世乃詳。古人字數無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襲。遂開通用一門。談經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聲。究古書之義旨。穿鑿附會。多起於斯。故士生唐宋以後。而操管搗文。動作奇字。則生今反古。是曰亂常。至於讀古人之書。則當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義理可以漸求。棟作是書。皆蒐採舊文。互相參證。其中愛博嗜奇。不能割愛者。如易之需卦。據歸藏作溲。於象傳飲食之義。固符於爻詞。需泥需沙。則義不相協。書之曰若稽古。用鄭康成之義。實則訓古爲天。經典更無佐證。儀禮士昏禮之皇舅某子。申註疏張子李子之義。駁顧炎武之說。實則春秋傳所謂男婦辨姓。乃指婚姻。不指稱號。禮記檀弓之子夏喪明。漢冀州從事郭君碑作喪名。實係假借之字。乃引爾雅目上爲名。謂名爲目。珠實則目。珠不在眉目之間。公羊隱十一年傳。蔡邕石經以弒爲試。引白虎通證之。已屬附

會。又引荀子議兵篇。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句爲證。實則此試字。又別一意。蔡邕所書。義不緣此。成二年傳。是土齊也。自以何休註文爲正解。而引周禮司馬法。解土爲杜。實則盡東其畝。原非杜塞鄰國之交。通論語之咏而歸。據鄭康成王充之說。以歸爲饋。實則風雩無饋祭之理。如斯之類。皆不免曲徇古人失之拘執。又如據周禮牛人。謂任器字出於經文。不出子史。駁宋祁筆記之誤。則體同說部。與經訓無關。引荀子墨子證學記之撞鐘。引荀子證秦穆公之能變。引墨子證許止不嘗藥。引楊方五經鉤沈。證論語生知。亦皆牽引旁文。無關訓詁。未免爲例不純。然自此數條以外。大抵元元本本。精核者多。較王應麟詩考鄭氏易註諸書。有其過之。無不及也。

【經稗六卷】福建巡撫採進本。國朝鄭方坤撰。方坤字則厚。號荔鄉。建安人。雍正癸卯進士。官至兗州府知府。是編雜採前人說經之文。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以多摭諸說部之中。故名曰稗言。猶正史之外。別有稗官耳。漢代傳經。專門授受。自師承以外。罕肯旁徵。故治此經者。不通諸別經。卽一經之中。此師之訓。故亦不通諸別師之訓。故專而不雜。故得精通。自鄭元淹貫六藝。參互鉤稽。旁及緯書。亦多採摭。言考證之學者。自是始。宋代諸儒。惟朱子窮究典籍。其餘研求經義者。大抵斷之以理。不甚觀書。故其時博學之徒。多從而探索舊文。網羅遺佚。舉古義以補其闕。於是漢儒考證之學。遂散見雜家筆記之內。宋洪邁王應麟諸人。明楊慎焦竑諸人。國朝顧炎武閻若璩諸人。其尤著者也。夫窮經之要在於講明大義。得立教之精意。原不以搜求奇祕爲長。然有時名物訓詁之不明。事迹時地之不考。遂有憑臆空談。乖聖人之本旨者。諸人於漢學放失之餘。摭摭而存一綫。亦未始非餼羊之遺也。顧諸家

無談經之專書。篇帙紛繁。頗難尋檢。方坤能蒼萃衆說。部居州分。於考核之功。深爲有裨。特錄存之。亦朱子註中庸。不廢沈括夢溪筆談之意也。

【十三經註疏正字八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廷芳撰。廷芳字椒園。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山東按察使。是編校正十三經註疏。以監本重修。監本陸氏閩本毛氏汲古閣本。參互考證。而音義釋文。則以徐氏通志堂本爲準。凡周易三卷。尙書五卷。詩十四卷。周禮十卷。儀禮十一卷。禮記十五卷。左傳十卷。公羊傳四卷。穀梁傳二卷。孝經一卷。論語二卷。孟子一卷。爾雅三卷。考諸經正義。宋端拱咸平景德。遞有校正。而版本久湮。明以來公私刊版。亦有據宋本刊正者。而所校往往不同。廷芳是書。每條標其本句。而疏其譌誤於下。其據某本改者。竝顯出之。有未定者。則以疑存之。或有據某人說者。亦綴附焉。於形聲六體。尤所究詳。然籀改而篆。篆改而八分。而隸書偏旁點畫。或因或革。不能限以許慎之所述。又經師口授。各據專門。春秋則三傳異文。詩則四家殊字。而假借通用。又復錯出於其間。故曰。若越若書。自不同。桑甚桑椹。詩亦各體。此一經自不相同者也。周禮之簪。不可通乎周易之筮。儀禮之席。不可通於禮記之廟。此諸經各不相謀者也。鄭康成之屢稱舊書。陸德明之多引別本。更不論矣。故是書所舉。或漏或拘。尙未能毫髮無憾。至於參稽衆本。考驗六書。訂刊版之舛譌。祛經生之疑似。註疏有功於聖經。此書更有功於註疏。較諸訓詁未明。而自謂能窮理義者。固有虛談實際之分矣。

【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江蘇撫採進本 國朝程川編。川字郵渠。號春曇。錢塘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是書成於雍正乙巳。乃川肄業敷文書院時所刊。取朱子語錄之說。五經者。州分部居。各以類從。

以便參考。凡易四十卷。書九卷。詩七卷。春秋三卷。禮二十一卷。昔朱子之孫鑑嘗緝文公易說二十三卷。又緝詩傳遺說六卷。國朝李光地又有朱子禮纂五卷。而書與春秋卒無專書。特諸家援引遺文。據以折衷衆說而已。且其間各以意爲去取。不能盡睹其全。又不著爲某氏某年所錄。亦無以考其異同先後之由。黎靖德所編語錄。雖薈萃無遺。然不及一一詮次。亦猝不得其端緒。川此編於每經皆以總論居前。論舊說得失者次之。其餘則以經文爲序。竝各著某人所錄於下。且註其年月。及朱子是時年若干歲於首條。條分縷析。至爲明白。雖其間記錄或失其真。前後偶異。其說者未爲一一辨明。然比類而觀。互相勘校。其得失亦粲然具見矣。三禮之末綴以大戴禮記。似乎不倫。考是書歷代史志皆著錄於禮類。史繩祖學齋佔畢稱宋時嘗併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雖繩祖不詳事在何朝。然諒非誣說。且其文與三禮多相出入。可以爲參考之資。附錄於末。亦不得以泛濫爲疑矣。

【羣經補義五卷】安徵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取易書詩春秋儀

禮記中庸論語孟子九經。隨筆詮釋。末附雜說。多能補註疏所未及。惟有過矯鄭義者。如禮記補義云。主常在室。朝事雖延尸出戶。而主不動。故云詔祝于室。坐尸于堂。堂上有尸。無主也。大司樂職云。尸出入則令奏肆夏。而司巫無奉主出入之文也。今考郊特牲。註曰。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臠以管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康成此註。雖不見於經傳。必有根據。今永謂坐尸于堂。則堂上無主。不知下文云。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經亦但云祝于主。不云祝于尸。豈亦

得謂薦孰時尸不在室乎。蓋言室則統有主。言主則統有尸。經以互文見義。益以見尸主之不相離也。況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註謂出入廟中。如第據出入廟中。則曾子問曰。主出廟入廟必蹕。此不得以司巫不言主出入而遂不信曾子問也。公羊傳曰。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周旅酬六尸。則毀廟有主而無尸。若朝踐之節。但有尸在堂。而主皆在室。則毀廟之主。不得與於朝踐之禮矣。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主所以識世系也。尸之所在。以主辨其昭穆。故尸與主不相離。白虎通曰。主所以依神也。淮南子曰。神之所依者尸也。若主在室而尸在堂。則朝踐之節。神一依于在堂之尸。又一依乎在室之主。散而無統。非所以明精專也。論語補義又謂魯禘行於秋嘗之時。周正之秋。實是夏月。故明堂位曰。季夏六月。禘周公于明堂也。今考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宣八年。夏六月。有事于太廟。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定八年。冬。禘于僖公。據此。則魯之禘祭。四時皆舉。不得拘以嘗月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明堂。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稱七月日至。乃夏至建午之月。則六月實建巳之月。於周正爲夏。不爲秋也。永旣據明堂位。六月爲禘月。而以六月爲周正之秋。則是。以六月爲建未之月矣。同一魯也。記者於正月七月稱日至。則用周正。而于六月。則又用夏正。恐無是理。永又引祭統內祭則大嘗禘。書禘于嘗下。明大禘在嘗月。不知禘在嘗下。不過錯舉之詞。猶之傳曰。烝嘗禘於廟。嘗在烝前。而錯舉之。則曰烝嘗也。然則經文嘗在禘上。原不謂禘在嘗月也。永又引魯頌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爲禘在嘗月之證。不知毛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祔。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鄭箋

曰秋祭于夏則養牲是毛鄭皆不以此節爲禘祭也。今據魯頌爲禘嘗同月尤爲未允。然其他條則多典確不磨。若尙書補義以西海爲青海。謂西海郡雖始立於王莽。而山海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則西海之名甚古。竝不始于莽也。春秋補義謂兄終弟及宗廟昭穆之世。天子諸侯不得過四親。而昭穆之廟不必限以四竝斥萬斯大所據明堂五室之說。又謂春秋之世兵農已分。引管子制國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十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高子各帥五鄉。是在當時齊之三軍悉出近國都之十五鄉。而野鄙之農不與論語補義謂先儒以麻冕用三十升布八十縷爲升三十升則二千四百縷布一尺二寸容一千二百縷。朱子已謂其極細如今之細絹。豈更可倍爲二千四百縷。然則麻冕亦不過十五升。辨析尤爲精核。其他於禹貢之輿地春秋之朔閏皆考證賅洽於經文註義均有發明。固非空談者所及。亦非摭拾爲博者所及也。

【經咫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國朝陳祖范撰。祖范字亦韓。亦字見復。常熟人。雍正癸卯會試中式舉人。未及殿試。乾隆辛未薦舉經學。特賜國子監司業銜。是書皆其說經之文。名經咫者。用國語晉文公咫聞語也。祖范膺薦時。曾錄呈御覽。此其門人歸宣光等所刊。凡易七條。書十二條。詩七條。春秋十三條。禮六條。論語十三條。中庸二條。孟子十條。而以雜文之有關禮義者八篇。列於禮後。其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原序稱文不離乎六經。四書說不參乎支離怪僻。視蕭山毛奇齡之專攻前人。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今觀其書。如駁公羊傳弟爲兄後之說。而取其母以子貴之文。駁婚禮不告廟之非。論語無所取材。主鄭康成椽材之說。謂寧武子不及仕衛文公。

謂瓜祭非必祭。及政逮大夫。四世之類。取奇齡說者。不一而足。惟古文尙書。顯然立異耳。祖范學問篤實。必非剽取人書者。或奇齡之書。盛氣叫囂。肆行誹詆。爲祖范所不欲觀。故不知先有是說。偶然闔合。耶然如奇齡經說。以諸賢配享爲多事。而謂學宮祀文昌魁星爲有理。則祖范終無是也。

【九經辨字瀆蒙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炳震撰。炳震歸安人。是書校正九經文字。第一卷爲經典重文。如翩翩坎坎之類。第二卷爲經無重文。如褫字積字之類。第三卷爲經典傳譌。如文言傳重剛而不中。重字本義疑衍。象傳履霜堅冰。魏志作初六履霜之類。第四卷第五卷爲經典傳異。以註疏本列於上。以石經不同者列於下。其諸書援引異文。亦併附著。第六卷爲經典通借。如君子以順德。順王肅本作慎。磐桓利居貞。磐釋文一本作盤之類。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爲先儒異讀。如易大人造也。造劉歆引作聚。君子體仁。仁董遇本作信之類。第十卷爲同音易義。如彖本訓豕走。而易之彖則訓爲斷。毒本訓害。而王弼註師卦。毒天下訓爲役之類。然其音不改。第十一卷爲易音易義。如元亨之亨。在王用亨于岐山。則讀饗。乾坤之乾。在噬嗑。乾肺則讀干之類。併其音而改之矣。併附以異字同義。如易之鼫鼠。卽詩之碩鼠。易之甗臚。卽書之杙檜之類。第十二卷則註解傳述人也。其排比鉤稽。頗爲細密。可以因文字之異同。究訓詁之得失。於經學頗爲有裨。惟末卷註解傳述人。全錄陸德明釋文所載。無所考證。苟盈篇帙。殊無可取。駢拇枝指。姑置而不論可矣。

【古經解鈎沈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余蕭客撰。蕭客字仲林。長洲人。是編採錄唐以前諸儒訓詁。首爲叙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尙書三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二卷。禮記四卷。左傳七卷。公羊傳

一卷。穀梁傳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共三十卷。而叙錄周易左傳均各分一子卷。實三十三卷也。自宋學大行。唐以前訓詁之傳。率遭掇擊。其書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說經者。遂憑臆空談。或蕩軼於規矩之外。國朝儒術昌明。士敦實學。復仰逢我皇上稽古右文。詔校刊十三經註疏。頒行天下。風教觀摩。凡著述之家。爭奮發而求及於古。蕭客是書其一也。其叙錄備述先儒名氏爵里。及所著義訓。其書尙存者不載。或名存而其說不傳者。亦不載。餘則自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凡唐以前之舊說。有片語單詞可考者。悉著其目。雖有人名而無書名。有書名而無人名者。亦皆登載。又以傳從經。鉤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書。竝仿資暇集龍龕手鏡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又經文同異。皆以北宋精本參校。正前明監版之譌闕。自序謂創始於己卯。成藁於壬午。晝夜手錄。幾於左目青盲。而後成帙。其用力亦可謂勤矣。至梁皇侃論語義疏。日本尙有全帙。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今永樂大典尙存遺說。是書列皇氏書於佚亡。而史氏書亦未採。蓋海外之本。是時尙未至中國。而天祿之珍。皮藏清祕。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經生耳目之所及者。則摺撫亦可謂備矣。

附錄

【古微書三十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明孫穀編。穀字子雙。華容人。考劉向七略。不著緯書。然民間私相傳習。則自秦以來有之。非惟盧生所上。見史記秦本紀。卽呂不韋十二月紀。稱某令失則某災至。伏生洪範五行傳。稱某事失則某徵見。皆讖緯之說也。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尤其明證。荀爽謂起自哀平。據其盛行之日言之耳。隋志著錄八十一篇。燔燒之後。湮滅者多。至今僅有傳本者。朱

彝尊經義考稱易乾鑿度。乾坤鑿度。禮含文嘉猶存。顧炎武日知錄。又稱見孝經援神契。然含文嘉乃宋張師禹所撰。非其舊文。援神契則自宋以來。不著於錄。殆炎武一時筆誤。實無此書。則傳於世者。僅乾鑿度。乾坤鑿度二書耳。皇上光崇文治。四庫宏開。二酉祕藏。罔弗津逮。又於永樂大典之中。搜得易緯稽覽圖。通卦驗。坤靈圖。是類謀。辨終備。乾元序制記。六書。爲數百年通儒所未見。其餘則仍不可稽。蓋遺編殘圖。十不存其一矣。穀嘗雜採舊文。分爲四部。總謂之微書。一曰焚微。輯秦以前逸書。一曰綫微。輯漢晉閒箋疏。一曰闕微。徵皇古七十二代之文。一曰刪微。卽此書。今三書皆不傳。惟此編在。遂獨被微書之名。實其中之一種也。所採凡尙書十一種。春秋十六種。易八種。禮三種。樂三種。詩三種。論語四種。孝經九種。河圖十種。洛書五種。以今所得完本校之。穀不過粗存梗概。又唐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去隋未遠。所引諸緯。如河圖聖洽符。孝經雌雄圖之類。多者百餘條。少者數十條。穀亦未睹其書。故多所遺漏。又摘伏勝尙書大傳中洪範五行傳一篇。指爲神禹所作。尤屬杜撰。然其採摭編綴。使學者生於千百年後。猶見東京以上之遺文。以資考證。其功亦不可沒。經義考。慈緯一門。所引據出穀書者。十之八九。則用力亦可謂勤矣。緯與經名雖相輔。實各自爲書。卦氣之說。孟喜始據以詁易。何休鄭元。援引尤多。宋歐陽修。乞校正五經。劄子。欲於註疏中。全削其文。而說不果用。魏了翁作九經正義。始盡削除。此實說經家謹嚴之旨。與孫復說春秋而廢傳。鄭樵說詩而廢序。深文巧詆。務排漢學者不同。然義理則當尊正軌。考證則不廢旁稽。如鄭元註禮五天帝。具有姓名。此與道家符籙何異。宋儒闢之是也。至於蔡沈書集傳。所稱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實洛書甄耀度。尙書考靈耀之文。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

西。青道二去黃道東。實河圖帝覽嬉之文。未子註楚詞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實河圖括地象之文。三足鳥。陽精也。實春秋元命包之文。案此四條皆朱黠尊經義考之說。以至七日來復。自王弼以來。承用六日七分之說。朱子作易本義。亦弗能易。實易稽覽圖之文。洛書四十五點。邵子以來。傳爲祕鑰。其法出於太乙九宮。實易乾鑿度之文。是宋儒亦未能盡廢之。然則彀輯此編。於經義亦不無所裨。未可盡斥爲好異。故今仍附著五經總義之末焉。

右五經總義類三十一部。六百七十五卷。附錄一部。三十六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漢儒五經之學。惟易先變。且盡變。惟書與禮不變。詩與春秋則屢變而不能盡變。蓋易包萬彙。隨舉一義。皆有說可通。數惟人所推。象惟人所取。理惟人所說。故一變再變而不已。書紀政事。禮具器數。具有實徵。非空談所能眩亂。故雖欲變之而不能。詩則其美其刺。可以意解。其名物訓詁。則不可意解也。春秋則其褒其貶。可以詞奪。其事迹始末。則不可以詞奪也。故二經雖屢變而不盡變。劉勰有言。意翻空而易奇。詞徵實而難巧。此雖論文。可例之於說經矣。今所甄錄。徵實者多。不欲以浮談無根。啓天下之捷徑也。蓋自王柏諸人以下。逞小辨而汨聖籍者。其覆轍可一一數矣。

卷三十四

經部三十四

五經總義類存目

【五經圖六卷】河南巡撫採進本。不著撰人名氏。雍正癸卯。襄城常定遠。得明章達原本。重刻。達序稱是本。得自盧侍御。盧又得之信州鉛山。爲鷺湖石刻本。考明盧謙。字默存。廬江人。萬曆甲辰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參政。初官永豐縣知縣。時得信州學五經圖石本。廬江縣知縣章達爲刻之。其始末見李維楨序。及謙孫雲英重編五經圖中。此本稱章達刊。當卽謙所傳信州石本也。前有萬邦榮序。稱是書與信州石本對校。前後參錯。多所不同。蓋又有所竄亂矣。且原書兼圖周禮。是以名爲六經。此本仍存周禮諸圖。而改題曰五經。名實亦相舛。又每經縮爲八頁。而諸圖雜列其間。大圖之餘隙。卽填小圖補之。尤毫無體例矣。

【羣經辨疑錄三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明周洪謨撰。洪謨字堯弼。長寧人。正統乙丑進士。官至禮部尙書。諡文安。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蓋其官祭酒時。與諸生講論之語。凡辨正四書五經訓釋。與經旨遠誤者。百有四條。又發明先儒言外之旨者。百有九條。自序稱寧爲朱子忠臣。無爲朱子佞臣。成化十五年。嘗疏進於朝。併請敕修諸經。憲宗以大全諸書久爲學者所誦習。不允所請。觀此書。頗可得其用意所在。然其說以三光五行爲七政。則不及古傳日月五星之確。其辨周書八誥及蘇軾之說。以爲思殷叛周者。皆紂所比昵之罪人。則於當時情事未合。仍不及蘇傳之允當。至謂社稷之神。龍柱農桑以前。仍當有所謂稷者。其言雖似有理。然亦無所依據。至下卷則多屬空言。益無所取矣。

【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補闕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明王恕撰。恕有玩易意見。已著錄。考明史恕本傳。其初致仕在成化二十二年。孝宗立。復召用。後與邱濬不合。求去。以宏治六年閏五月復致仕。自是

家居凡十五年。此本首篇自題云：己未季秋。據七卿表。當在弘治十二年。則是書作於再致仕時。故自序稱作意見時八十四。作拾遺時八十六。作補闕時八十八。可謂耄而好學矣。其書大意以五經四書傳註。列在學官者。於理或有未安。故以己意詮解。而筆記之間。有發明可取者。而語無考證。純以臆測武斷之處尤多。如謂左傳爲子貢等所作之類。殊游談無根也。

【五經心義】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崇慶撰。崇慶有周易議卦。已著錄。此本又合所著書經

說略詩經衍義春秋斷義禮記約蒙與議卦共爲一編。唯周易無序。餘皆有自序。大抵皆剽掇舊文。罕所心得。

【十三經解詁五十六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陳深撰。深有周禮訓雋。已著錄。是編凡易三卷。書三卷。

詩四卷。周禮六卷。儀禮四卷。禮記十卷。左傳十四卷。公羊傳三卷。穀梁傳二卷。論語一卷。孝經一卷。爾雅三卷。孟子二卷。其易惟取程傳及本義。各標其名。書惟取孔傳蔡傳。不復分別。詩取小序及朱子集傳。亦兼採子貢詩傳。周禮分序官於各職之前。使長屬相統。用王應電本。稱曰古本。禮記增入夏小正一篇。置曾子問前。左傳主夏正之說。謂用周正爲誣。論語孝經孟子俱無註。惟孟子加以評點。用世所稱蘇洵本。餘亦皆鈔錄舊註。無所發明。

【說經劄記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蔡汝楠撰。汝楠字子木。號白石。德清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南

京工部侍郎。明史文苑傳附見高叔嗣傳中。是編說易說書說詩說春秋說禮記說論語說學庸說孟子各爲一卷。末附太極問答數則。史稱汝楠以憂歸。聚諸生石鼓書院。講求經義。此書卽是時作也。汝楠少

嘗從湛若水游。晚更友鄒守益羅洪先。其學皆本於良知。欲以治經爲治心之功。故所說多如語錄。罕博考之功云。

【五經異文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編考訂五經文字異同。大抵以許慎說文陸德明經典釋文爲主。而摺摭雜說附益之。所援據頗爲寒窘。如易本義坤初爻小象順當作慎。詩集傳景古影字之類。亦縷載之。又如宋本恒之作恒。避真宗諱。猶真之作貞。避仁宗諱。慎之作脊。避孝宗諱。而於恒卦註曰。恒釋文作恒。殊爲失考。至離雍一字。而於書於變時雍。註路史作時離。倉眉一字。而於以介眉壽註。呂氏讀詩記眉作倉。益可以不必矣。

【五經釋十五卷】江西巡撫採進本。明鄧元錫撰。元錫有三禮編釋。已著錄。是書凡易五卷。書二卷。詩三卷。三禮四卷。春秋一卷。元錫先有三禮編釋二十卷。別行。故此編惟摘錄其中自作發明之語。而刪其經文及註書詩春秋。亦不載經文。惟存篇目。其所詮釋。多屬空談。易則雖載經文。而頗更其次第。如乾卦乾元亨利貞句下。繼以大哉乾元。至萬國咸寧五十七字。又繼以元者善之長也。至故曰乾元亨利貞六十四字。又繼以乾元者至天下平也五十七字。又繼以天行健十字。乃繼以六爻及小象。小象以後。復繼以文言初九曰以下之文。皆元錫以意更定。其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則全刪傳文。而自撰天圖原等三卷以代之。其憑臆杜撰。亦略與三禮編釋等也。

【經書音釋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明馮保撰。保字永亭。號雙林。深州人。嘉靖中秉筆司禮太監。隆慶及萬曆之初最用事。事蹟具明史宦官傳。是編摭拾經典釋文說文廣韻諸書。參以己意。如解論語過

則勿憚改憚字。曰難也。畏也。則已詳於朱註。解宐不齊宐字。曰三國時秦宐人名。則更與音釋無關。至其鈔襲舛誤。更不可枚舉。未有隆慶辛未保自跋。其私印曰內翰之章。尤可怪矣。史稱保善琴能書。是編當卽所自撰。意當時士大夫憚其權勢。必有從而譽之者。故竟至於災梨。其人其書。本均不足存。以趙高爰歷六篇。漢志著錄。姑存其目。亦以見明代貂璫之橫。至儼然以詞臣自居。而無一人議之。足爲萬世之炯戒也。

【孫月峯評經十六卷】江蘇周厚埏家藏本。明孫鑛撰。鑛字文融。月峯其號也。萬歷甲戌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尙書。是編詩經四卷。書經六卷。禮記六卷。每經皆加圈點評語。禮記卷前載其所評書目。自經史以及詩集。凡四十三種。而此止三種。非其全書。然詩經前有慈谿馮元仲序。稱其舉詩書禮鼎足高峙。蓋元仲所別刻者。以三經自爲一類也。經本不可以文論。蘇洵評孟子本屬僞書。謝枋得批點檀弓。亦非古義。鑛乃竟用評閱時文之式。一一標舉其字句之法。詞意纖仄。鍾譚流派。此已兆其先聲矣。今以其無門目可歸。姑附之五經總義類焉。

【七經圖七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明吳繼仕編。繼仕字公信。徽州人。案宋館閣書目載六經圖六卷。楊甲撰。毛邦翰增補之。爲圖三百有九。又宋史藝文志有葉仲堪六經圖七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仲堪卽以邦翰舊本增損改定。是書刊於萬歷己卯。前有繼仕自序。云得舊本。摹校舊圖三百有九。今加校正。爲三百二十有一。又增儀禮圖二百二十有七。共爲圖五百四十有八。所謂舊本卽毛邦翰之書。所謂儀禮圖亦卽楊復之書。均非繼仕所自撰也。

【九經考異十二卷附九經逸語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周應賓撰。應賓鄞縣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禮部尙書。是編考證九經之異文。九經者。以五經四書合而爲九。非古所謂九經。又以四書居五經前。益非古矣。其書以陳士元五經異文爲藍本。稍拓充之。而舛漏彌甚。如書浮于江沱潛漢。下云陸一作潛于漢。今釋文竝無此文。又如詩有滄萋萋。知引韓詩作有弁。而不引呂氏春秋之有瞻。與雨祁祁。知引韓詩之興雲。而不知呂氏春秋亦作興雲。如斯之類。尤失之目睫之前也。

【談經九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此書一名經解緒言。敬所著九經解。凡一百六十五卷。一百六十七萬餘言。此則提其大要。別爲九卷。總題曰山草堂集。蓋後來編入集中也。凡易七十條。書三十條。詩五十四條。春秋五十六條。禮記十三條。儀禮二十條。周禮四十二條。論語二十六條。孟子三十二條。敬天資高朗。論多創闢。而臆斷者亦復不少。其詳皆具經解中。此亦可見所學之大概也。

【六經三註粹鈔】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許順義撰。順義字如齋。晉江人。是書前後無序跋。不知何時所作。驗其版式。蓋萬歷以後之坊本。其書以明詩書春秋禮記周禮爲六經。名旣杜撰。又經文多所刪節。其註亦割裂餽釘。所謂三註者。亦不知三家爲誰。殆書賈射利所刊也。

【五經纂註五卷】江蘇周厚埜家藏本 舊本題竟陵鍾惺纂註。有惺自序。而書前又有舒文鼎所爲凡例。云今本朱蔡陳胡之統訓。一就伯敬先生爲取衷。則其書非惺所爲矣。其書皆刪節經文。易則一卦內刪數爻。詩則一篇中刪數章。書則一篇中刪數段。春秋禮記。刪節尤甚。惺似不謬陋至此。或亦書賈所託。

名歟。

【峯陽草堂說書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明鄭鄴撰。鄴號峯陽武進人。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崇禎中爲溫體仁所構誣。以杖母不孝。磔於市。是編首爲中庸說一卷。次大學意一卷。以中庸冠大學前者。其說謂中庸以明德終。大學以明德始。大學實繼中庸而作也。論語詠一。仿宋張九成之例。以絕句代箋疏。次孟子略述。隨意標舉而說之。故曰略焉。四書皆崇禎十二年詔獄中作。以授其子珏者。次詩書論世三卷。則雜論詩書二經。大抵皆明末狂禪提唱心學。無當於聖賢之本旨。

【拙存堂經質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明冒起宗撰。起宗字宗起。如臯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湖廣布

政使參議。是書凡九十六篇。分條考辨。其中頗有典核之條。如辨書七政皆右旋。蔡傳未爲實測。詩小序與經傳多相符。申公詩說不合於魯詩者凡數端。國風非徒詩。程大昌詩議頗誤。引方言東齊土作謂之杼。木作謂之柚。證詩杼柚其空。引史記國語證趙朔生年。其他考書與春秋輿地者亦見根據。他如謂大司徒小司徒等。止言都鄙。而不及鄉遂。以都鄙卽鄉遂也。鄉師言六鄉。遂人言六遂。而不及都鄙。以鄉遂卽都鄙也。且謂六鄉七萬五千家。六遂亦如之。則十五萬家。一人受百畝。百里之國。田九百萬畝。除公田外。僅八萬家。其餘七萬家。將於何處受田。若都鄙在鄉遂外。彼公侯伯等國。卿大夫士之采地。將何所受。今考大司徒曰。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又曰。帥六鄉之衆。小司徒曰。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又曰。乃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則一職之內。都鄙與六鄉並舉。何得謂大司徒小司徒等。止言都鄙。而不及鄉遂耶。至謂百里之國。尙不能容六鄉六遂之夫田。何得更有都鄙。不知天子六鄉六遂。大國止有

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費誓魯三郊三遂。是其明證。且鄉遂之制。既據周禮。卽當以周禮封國之數爲正。如公五百里。開方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百里者四。四十六。大國三鄉止三萬七千五百家。合三遂止七萬五千家。二十五同。而容七萬五千家。僅得三十五分之一。豈此外更不容有都鄙乎。起宗誤以侯國亦六鄉六遂。與天子同制。而不用周禮封國之數。宜乎以百里之國。不能容六鄉六遂也。春秋襄七年傳。叔仲昭伯爲隧正。隧與遂通。則有遂之名。又襄九年傳曰。二師令四鄉正敬享。則有鄉之名。莊二十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王曰都。則有都之名。又莊二十八年傳曰。羣公子皆鄙。昭二十年傳曰。縣鄙之人。則有鄙之名。襄三十年傳曰。子產使都鄙有章。則有都鄙之名。何謂諸侯有鄉遂。卽不得有都鄙乎。起宗徒以遂官所統之縣正鄙師。與稍縣之縣都鄙之鄙。名稱相混。遂謂都鄙。統於鄉遂。不知周禮名同者不一而足。閭師之名。與閭胥同。縣師之名。與縣正同。豈得謂閭師縣師卽閭胥縣正乎。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都司馬。家司馬。皆都鄙之官也。而起宗謂周禮有鄉遂之官。無都鄙之官。誤矣。又雜記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註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于禮。其意最精。而起宗乃以爲訾。又於書則極尊古文尙書。力詆梅鷲。於春秋謂周不用子正。并謂秦不用亥正。此皆誤襲前人之說。而不知所擇。以致失其綱要也。

【五經讀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際泰撰。際泰有易經說意。已著錄。其平生以制藝傳。經術非所

專門。故是編詮釋五經。亦皆似時文之語。所謂習慣成自然也。

【五經圭約】蕪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蔣鳴玉撰。鳴玉字楚珍。號中完。金壇人。崇禎丁丑進士。官

台州府推官鳴玉於四書五經皆有講義。解四書者名舌存。今未見。解五經者名圭約。言如土圭之測日影。以至約而賅至廣也。其初每經皆分總論別論緒論三編。康熙九年。其子編修超。校正付梓。以分析瑣屑。難以檢閱。乃循經文次第。合三編而一之。仍分標總論別論緒論之名。以存其舊。王崇簡魏裔介各爲之序。其書皆採用舊文。而不著前人之姓名。超所述凡例。稱鳴玉食貧之時。借書鈔撮。故不及詳載書名。理或然耳。其說易先義理而後象數。書則多本註疏。詩多宗小序。與朱傳時有異同。春秋兼取三傳。不主胡安國刻深之說。禮惟闡發文義。於考證頗疏。附以周禮儀禮二論。亦皆推測之談。蓋於明季經解之中。猶不失爲平近易究者。而精深則未之能也。

【經髓七卷】兩淮鹽政採進本。明陳世濬撰。世濬字學元。閩縣人。其書成於崇禎己卯。前有自序。稱題於九龍學署。按清流縣有九龍灘。或卽是縣之學官歟。五經各爲一卷。益以周禮一卷。皆摘錄經文之可入制藝者。略爲詮釋。末爲孫子一卷。蓋併以備對策之用。而與聖經同名曰經髓。不倫尤甚也。

【墨菴經學】無卷數。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沈起撰。起字仲方。秀水人。前明諸生。後爲沙門。此編皆其所著經說。凡五種。一曰大易測分圖象疏義。字畫訂譌二篇。二曰春秋經傳分經引傳引十六篇。三曰詩說。凡四十五則。皆隨時有所得。劄而記之者。四曰詩匡。偶存。起嘗著有詩匡一書。因爲人借去遺失。僅存十一則。故曰偶存。五曰四書慎思錄。皆雜論四書之語。其中亦閒有新意。而寥寥數條。不能大有所發明也。

【五經翼二十卷】原任工部侍郎李友棠家藏本。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尙書集解。已著錄。是編雜取

前人諸經序跋論說。以類相次。得易四卷。書二卷。詩四卷。春秋六卷。禮記二卷。餘杭嚴沆。益以承澤所著周禮舉要二卷。共爲一編。刊之。其書採摭未備。不及朱彝尊經義考之淹洽。至周禮舉要。備舉五官大義。亦頗有所發明。然議論多而考證少。亦異於先儒專門之學。王士禎池北偶談。記康熙辛亥。與承澤論經學。承澤自言五經翼。是十五年前所撰。不過集說經緒論耳。無當經學也。是承澤亦有自知之明矣。

【稽古訂譌】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龔廷歷撰。廷歷字玉成。書中稱震西氏者。其別號也。武

進人。順治壬辰進士。嘗任湖南推官。其官於何府。則不可考矣。是編首摘周禮鄭註之可疑。及後人引用誤解周禮之文者。次解釋儀禮次論朱子孝經刊誤之失。及諸家解經之謬。其論周禮謂祀昊天于南郊。服裘固宜。祀黃帝于季夏盛暑之月。豈亦服裘。此論足破宋儒等加葛于裘之議。又五服九服辨。謂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數之。此說雖本羅泌五服圖。而辨析較暢。至以周官之制。冢宰統膳。夫饗人及宿衛之士。後世不宜分屬他職。是則不知時世異宜。未免泥古太甚。又謂唐之門下省。乃周官宮伯宮正之遺。宋之閣門使。內侍省。亦掌宿衛。不知唐之門下省。專掌覆奏書制。宋之閣門使。專掌宣贊。內侍省。專掌承應奉御之事。竝非宿衛也。至其儀禮各條。皆鈔撮註疏。無所辨正。闕發。惟士冠禮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引孔氏正義。謂母拜其酒脯。重尊者處來。非拜子也。差可存備一解耳。至孝經專駁朱子刊誤之非。所爭不過字句之末。抑又細矣。勘其標題體例。似乎此本所存。僅辨論此三經之語。全書尙不止此。今無別本相校。故以所存者著於錄焉。

【五經辨譌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呂治平撰。治平號愚菴。海寧人。順治中歲貢生。官德清縣教

論是編考論五經疑義皆就坊本講章辨駁語意之是非。

【勉庵說經十卷】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齊祖望撰。祖望字望子，號勉庵，廣平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

南安府知府。是書凡讀易辨疑三卷，尚書一得錄一卷，詩序參朱一卷，說禮正誤三卷，春秋四傳偶筆一卷，續筆一卷。大概易則辨程朱之誤，書則正蔡氏之譌，詩多遵小序而攻朱註，禮則正陳氏之失，春秋則糾駁胡傳，而左氏公穀亦互有是非。然率以臆斷，不能根據古義。元元本本，以正宋儒之失也。

【七經同異考三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周象明撰。象明字懸著，太倉人。康熙壬子舉人，是編

凡易四卷，書五卷，詩六卷，春秋六卷，三禮十三卷，皆哀集舊說，亦閒附以己意，略爲折衷。然採摭之功多，而考證之功少，其體例略近黃震日鈔，章如愚山堂考索也。

【經說一卷】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編或錄其序，或偶

論一二條，似乎偶鈔成冊，以質正於人，非勒爲定本者也。覲祖以講學自命，惡漢唐諸儒如讐，故是編宗旨皆深以研求註疏爲戒，門戶之見既深，是不可以口舌爭矣。

【此本軒經說彙編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有春秋闕如編，已著錄。是編乃袁熹讀諸經註疏，閒爲標識，其門人掇拾成編。凡易書詩三禮三傳爾雅十經，而書僅三十四條，周禮僅十六條，儀禮僅一條，公羊傳僅九條，穀梁傳僅七條，皆殊寥寥。實止五經而已。其說易主義理，惟末列說卦傳諸條，推言卦象，然其門人編輯凡例，以爲雜鈔諸書，非所自撰。說詩力排小序，而兼主叶韻說禮記不考禮制，惟推言禮意，說左傳差詳。末附評語，如號叔死焉句下註怕人二字，王曰無之句下註如何瞞得四

字之類。蓋從其讀本鈔出。爾雅頗有考證。如嫁之訓。往引列子將嫁于衛句爲證。孟之訓。進引班固幽通賦。孟晉以迨羣句爲證。則皆郭璞鄭樵所未及也。大抵袁熹究心註疏。時有所觸。隨筆記錄。本非有意著書。故其說往往泛及雜事。如因左傳懿氏之卜有鳳皇字。疏引山海經首文曰德翼文曰順之語。遂譏崇禎甲戌進士文德翼之名爲割截。因季友酰叔牙。遂議石崇以鳩鳥與王愷養之爲晉政不綱。因長狄鄭瞞。遂論其國女子亦必長大。乃能配合生子。否則八尺之婦。不可配三丈之男。因公子宋嘗黿染指。遂記康熙中吳門進士顧三典。因食一黿。暴下不止。遂殞其命。皆偶然筆記。非以談經。其門人過尊師說。一錄而編之。遂爲後人口實。觀其於木瓜一詩。前後兩解。但註前後不同。不敢刪一存一。狡童一詩。說詩則以刺忽爲非。說左傳又以刺忽爲是。亦不訂正。又論齊桓九合兵車之會。原橐譌兵爲丘。此無庸擬議。而亦云丘車當作兵車。但原橐作丘。不敢擅改。推信過甚。至有此失。反爲其師之累。殆亦非袁熹意矣。末附讀朱子語類一卷。列之經說。殊爲不類。尤見編錄之無體例也。

【六經圖十六卷】通行本 國朝江爲龍等編。爲龍桐城人。康熙庚辰進士。官吏部主事。是編皆以前人舊圖鈔錄成書。末附以四書圖。亦自諸書摘入也。

【重編五經圖十二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國朝盧雲英編。雲英廬江人。明江西布政司參政盧謙之曾孫。以謙在永豐所刻五經圖。原本行款參差。復釐定增補。以成是編。凡例稱所改正凡五百餘處。今以楊甲本與此相較。楊於大易有象數鉤深圖七十。此則存六十八。於尚書有軌範撮要圖五十有五。此則存七十三。於毛詩有正變指南圖四十有七。此則存四十有八。於春秋有筆削發微圖二十有九。此則存

十五。於周禮有文物大全圖六十有五。此則存五十七。於戴記有制度示掌圖四十有三。此則存五十有一。增減多有不同。然大抵以楊書爲藍本也。

【冬餘經說十二卷】編修邵晉涵家藏本。國朝邵向榮撰。向榮字東葵。餘姚人。康熙壬辰會試中式。舉人。官鎮海縣教諭。此書雜釋諸經。凡易說二卷。書說一卷。詩說二卷。春秋說二卷。周禮說一卷。儀禮說一卷。禮記說一卷。論語說一卷。孟子說一卷。多引先儒成說。而辨其同異。如謂孔穎達兼領五經正義。然諸經分手編纂。穎達未嘗統覈詩般正義。引鄭註九河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稱。鄭氏云齊桓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又禹貢正義亦引鄭註而釋之曰。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氏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是撰詩正義者不知有書正義也。左氏哀十七年傳。衛侯絲辭云。如魚竄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正義謂裔焉爲語助之辭。不當以方羊斷句。詩汝墳正義又引左傳如魚鱗尾。衡流而彷徨。以鄭衆註爲證。是撰左傳正義者不知有詩正義也。其言頗切中歷代官書雜出衆手之病。其書則猶未完之橐。其子孫以簡端標識。雜鈔而成也。

【三傳三禮字疑六卷附春秋大全字疑一卷禮記大全字疑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國朝吳浩撰。浩有十三經疑義已著錄。是編因十三經註疏。明王鏊震澤長語。稱其時惟汀州版存。今汀州版不概見。世所行者。惟明萬歷中北監版。及毛晉汲古閣版。均有譌誤。而明代諸儒註疏。皆皮閣不觀。三傳三禮。尤幾成絕學。其版更乖舛不可讀。浩因取監本毛本校其字畫之譌謬。集錄成編。凡三傳三卷。三禮三卷。大抵推尋文句。未能有所考證。亦未能博徵互勘。以定是非。後附春秋大全禮記大全各一卷。二書爲胡廣陋

本何足訂正。且坊本歧出。校此一本之誤。而他本之誤。又不相同。欲盡校之。是畢世莫殫之功也。尤敵精神於無用之地矣。

【經史辨疑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朱董祥撰。董祥有讀禮記略。已著錄。是書前有目次。載辨經者三十二條。辨史者二十三條。當爲五十五條。此本僅五十一條。蓋經史各闕二條。其中辨繼父同居一條。徐乾學讀禮通考嘗採用之。然全書好爲新說。未見根據。如謂喪服大功章曰。爲人後者。降其昆弟。則知伯叔父母不降。小功章曰。爲人後者。降其姊妹適人者。則知姑不降也。凡人無子。以嫡兄弟之子爲後。本生父母降爲伯叔。父母期。本生兄弟姊妹降爲伯叔兄弟姊妹。服大功禮也。第伯叔父諸姑。則仍嫡也。曷爲而槩降之哉。家禮大功槩及伯叔父母。小功及姑適人。於禮未當。今考斬衰三年章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疏曰。同宗謂同承別子一宗之內。是雖族遠而宗同者。亦得爲後。本篇自有明文。董祥獨據嫡兄弟之子。何也。至於經云。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不及世叔父母。降其姊妹適人者。不及姑。猶齊衰不杖期章。但載世叔父母不及姑。而鄭註則云。爲姑在室亦如之。但載昆弟不及姊妹。而鄭註則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但載爲衆子不及女子。而鄭註則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又焉得謂經文偶省。卽本未嘗有此服哉。至小功降服。并及姑適人。始於開元禮。而董祥歸之家禮。尤誤。董祥又謂喪服小記曰。妾母不世祭。蓋言祀妾之禮當殺耳。小記本文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于女君。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易牲則不用牲矣。不用牲則謂之薦。不謂之祭。豈絕之而不祀耶。註家以爲子祭孫不祭。非也。不世祭者。非惟孫不爲祭。卽子亦不得爲祭。據董祥此說。卽小記世字內兼統子孫言。世世俱得薦。特不得祭耳。

但考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于正室。是妾之子祭其母。明日祭。不曰薦。則何妾不得祭之有乎。又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傳曰。禮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註曰。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是公子祀妾母。禮得稱祭之顯證也。而董祥謂不得祭。尤爲不根。又禮凡言易牲。非謂不得用牲也。小記曰。士祔于大夫。則易牲。註曰。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據此。則是易士之牲。用大夫之牲。義主隆。不主殺。故小記又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可也。註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是方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而董祥反以易牲爲不用牲。誤矣。又小記疏曰。妾與女君牲。牢無文。旣云易牲。故註云。下女君一等。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則特豚。據此。則妾得有牲可知。而董祥謂妾不得有牲。總由誤會經文易牲二字耳。其他若以郊爲天地合祭。中月而禫。爲二十五月。三代不改時。亦不改月。太襲前人。已廢之說。至謂置閏當在四季之月。及解蠡斯揖。揖爲拱揖之揖。則又杜撰顯然者也。

【經玩二十卷】山西巡撫探進本。國朝沈淑編。淑有周官翼疏。已著錄。此書錄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中文字之異者。爲六卷。次以經傳中文字互異。及錄春秋左傳。分國土地名。職官器物宮室之類。爲四卷。次輯註疏十三經瑣語。爲四卷。其檢核之功。頗爲勤篤。然無所考證發明。若毛詩異文補之。全引僞申培詩說。尤失考也。

【三經附義六卷】浙江巡撫探進本。國朝李重華撰。重華字君實。號玉洲。吳江人。雍正庚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編所說。凡易經二卷。書經二卷。詩經二卷。於易皆推求於反對正對之間。中引閩本異文者。

十八條。惟賁卦小利有攸往一條。中孚卦信及豚魚一條。既濟卦小亨一條。重華不以爲然。餘皆從之。其所據實皆郭京周易舉正之文。不知何以稱閩本。京書譌託王韓。宋趙以夫王應麟諸人皆排其謬。重華取之。亦好奇之過歟。又謂繫辭所釋十九爻皆文言傳之文。王弼輩將經文參雜。遂遺入繫辭傳中。折中尙未歸正。古本不如是也。案王弼以前之古本無可考矣。晁呂以來之古本一一可稽。竝無十九爻原在文言傳之本。惟元吳澄作易纂言。始以臆見移之。而重華以爲古本。誤之甚矣。其說書亦多臆斷。如謂堯典象恭滔天。當作饜饜。音聲相近。由伏生之女口授而譌。然漢書藝文志稱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佚。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儒林傳及王充論衡亦同。是伏生本自有書。獨遭亂亡。失百篇。僅存二十有九。自衛宏定古文尙書序。以今文詰屈。始造爲伏生之女口授晁錯之說。其事本無根據。重華乃因此以改經。未爲至當。其於古文之僞。亦灼然能解。而又執後世文體。揣度經文。謂若無舜典之首二十八字。則釐降以下。徑接慎徽五典。文勢究不和順。必須此段另起一頭。通篇始有綱領。則又騎牆之見。他如謂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註。平公卽君陳。伯禽之弟。鄭康成以君陳爲周公之子。蓋據此。按竹書及約註。皆屬僞本。固不必論。卽姑以真本論之。約註作於梁代。竹書出於晉太康中。康成惡得而據之耶。其說詩較二經爲詳。頗欲推求言外之意。勝於株守文句者。而亦每以好生新意。失之。如燕燕篇。謂戴嬀大歸。莊姜送之。恐其不終不慎。美之而實戒之。又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勗戴嬀也。而反言勗寡人。此立言之妙也。春秋時。姜媵歸國。鮮克有終。懷嬴與焉。其明徵已云云。案史記年表。魯隱公之元年。當衛桓公之十三年。桓公以隱公四年見弑。在位已十七年。計其年雖至幼弱。已在二

十以外則戴嬌之年已在四十外矣。既非盛顏，諒不慮其改節。不合者一。且春秋妾媵見出而嫁者，惟齊桓蔡姬有明文。遽以爲無不鮮終，亦涉武斷。不合者二。懷嬴秦穆公之女，晉懷公之嫡妃，實非妾媵。其備奉匱之數，乃在文公。不合者三。此豈非循文生義，不加深考之過乎？至於晉風名唐，亦猶邯鄲之因舊地，而重華謂唐叔封唐，號仍其舊。其子孫雖有失德，而猶狎主夏盟，皆始封之遺澤，亦傷穿鑿。特以三經較之，則所得視易書爲多耳。

【松源經說四卷】浙江吳玉堦家藏本。國朝孫之騷撰。之騷所輯尚書大傳，已著錄。是編皆說經之文，或提舉一義，各立篇題。大抵蒼萃成說，而不能自研經義。其體例頗近於策略。又以所作釋山學記新荷賦，括蒼山賦，雜列於第一卷中，尤非說經之體。

【心園說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郭兆奎撰。兆奎有書經知新，已著錄。是書於四書及易書春秋諸經，各摘舉而詮釋之。然淺近特甚。如子在齊聞韶，謂須知夫子之聞，不是季札觀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謂此章獨舉惠之和，以明其介。皆里塾訓蒙之語，別無剏獲。又釋尚書敬授人時，多論西洋推測之法，爲臆造。且議其所載月令，僅取東風解凍一條，而於迎春祈穀之大覆巢殺胎之禁，一切不載云云。不知取月令之文，分爲七十二候，自逸周書已然，並非始自歐邏巴人也。

【六經圖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國朝王皜撰。皜字又皜，號雪鴻。案鴻字見周伯琦六書正譌，蓋不知江字古亦音工，遂別造此字，取工字諧聲，反以說文鴻字爲俗體。皜不知其誤而從之，亦好奇之過也。六安人是編刻於乾隆庚申，取六經圖舊本，稍加損益，凡所補校，具列於每卷之末。其中如書經圖中所繪

十二章服。日爲三足烏形。已自非古。月作白兔擣藥形。杵臼宛然。曾唐虞而有此說乎。周禮圖中所繪墨車。以四馬盡置兩轅之中。亦全不解古車之制。如此之類。篇毫無訂正。其校補概可見矣。

【十三經字辨】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陳鶴齡撰。鶴齡字瑤賓。南通州人。初著有五經四書

字辨。後又自爲補訂。以成此書。刻於乾隆乙酉。前爲校畫。後爲校音。皆多舛漏。所謂十三經者。爲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儀禮爾雅。無論古無此例。卽以所列計之。如分三傳爲三。則加四書爲十四。如併三傳總爲春秋。則又爲十二。於數亦不相合也。

【古學偶編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潛山張綱撰。不著時代。考明代有吉水張綱。嘉靖癸未進

士官河南巡撫。非潛山人也。書中自註云。本之御製周易述義云云。則知其爲近時人。書止三卷。一曰觀物篇。皆述易旨。猶圖書家恆談。一曰月令夏小正同異說。參校頗詳。而牽引先天易圖。則橫生枝節。其言醫書九十二候。不知所據。考宋林億等校正素問。有此文。然億等所述。乃唐月令。非醫書也。春秋天王辨。謂特書則稱天。合書則稱王。其特書而不稱天者。乃闕文。孔子無貶削天王之理。其說甚正。然亦先儒舊義也。

【九經圖】無卷數

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魁植編。其子文源增訂。魁植字輝斗。文源字澤汪。長泰

人是。書以信州學宮石刻易書詩禮記周禮春秋六經圖析。春秋三傳爲三。而益以儀禮爲九經。其信州石刻原本殘脫者。則仍闕之。但其中如易旣載河圖洛書。又載古河圖洛書二圖。一爲旋毛。一爲龜坼。據明以來之僞本。殊爲失考。未復載邵子皇極經世。司馬光潛虛關朗洞極揚雄太元準易運會歷數等圖。

皆易外支流。亦失之泛濫。書不載序。而詩獨載序。例不畫一。所註地理。皆沿石本之舊。如魯云今仙源縣。荆山云今襄州之類。時代未明。春秋列國表內。增入孔子。亦非體例。三禮皆勦聶崇義楊復諸圖。而喪禮及行禮諸圖。又刪不載。蓋科舉對策之本。不足以資考據也。

【說書偶筆四卷】山東巡撫採進本。國朝丁愷曾撰。愷曾字萼亭。日照人。是書一卷二卷。說大學論語中庸三卷。說孟子附以四書補遺。及宗獻九獻歌括四卷。一爲大學。孟子王制周禮造士之制。一爲虞書三苗辨。一爲天官九賦斂財賄解。一爲冬官考。一爲古建國分田原非死法。而附以說詩。前有李在坊序。稱愷曾之子東生。就其寫於書文者。叢錄成帙。則愷曾偶然筆記。本無意於著書。故皆鄉塾課授之語。而說行夏之時句。至載時文二比。以爲程式。在坊序又稱明永樂閒。有專以詆朱註爲能者。上其所著書。成祖深加譴責。急命火其書。磔其人。考楊士奇三朝聖諭錄。載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之獻所著。專斥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甚。敕行人押季之還饒州。會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論其罪。笞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則但火其書耳。無磔人之事。在坊意在尊朱。故僞造此說。不足據也。

【經解五卷經義雜著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黃文澍撰。文澍字雨田。一曰穀田。又曰穀亭。豐城人。是編每卷首題曰桃穀山房稟。而側註其下曰石畦集。經解。石畦集。經義雜著。蓋桃穀山房稟者。其集之總名。石畦集者。其稟中之一種。經解諸書。又其集中之子部也。經解凡易二卷。書一卷。詩春秋共一卷。禮一卷。易多衍圖書之學。書多辨禹貢山川。因而蔓延於輿地形勝。爲經所不載者。詩最寥寥。惟主廢小序。而尊朱傳。春秋多排擊三傳。禮多拘泥古制。糾時俗之非。大抵皆衍宋儒舊說。經義雜著。凡序四篇。說

十一篇辨二篇。大旨亦不出所著經解之內。其顏子心齋坐忘辨二篇。乃莊子之文。無關經義。泛濫及之。亦猶經解之中。因解禹貢而及五嶺。以南山川脈絡考也。書祇一卷。而標題乃曰卷之一。或刊版未竟。抑裝緝者有所遺歟。

右五經總義類四十三部。三百四十九卷。內七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案先儒授受。大抵專治一經。其兼通諸經。各有論說者。鄭康成以下。曠代數人耳。宋以後著作漸夥。明以來撰述彌衆。非後人學問遠過前修。精研之則見難。涉獵之則見易。求實據則議論少。務空談。則卷軸富也。孫承澤鈔撮經解諸序。寥寥數卷。亦命之曰五經翼。則孰非兼通五經者哉。略存其目。而不錄其書。古今人巧拙之異。華實之分。亦大概可睹矣。

卷三十五

經部三十五

四書類一

論語孟子舊各爲帙。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其編爲四書。自宋淳熙始。其懸爲令甲。則自元延祐復科舉始。古來無是名也。然二戴所錄曲禮檀弓諸篇。非一人之書。迨立名曰禮記。禮記遂爲一家。卽王逸所錄屈原宋玉諸篇。漢志均謂之賦。迨立名曰楚詞。楚詞亦遂爲一家。元邱葵周禮補亡序。稱聖朝以六經取士。則當時固以四書爲一經。前創後因。久則爲律。是固難以一說拘矣。今從明史藝文志例。

別立四書一門，亦所謂禮以義起也。朱彝尊經義考於四書之前，仍立論語孟子二類，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凡說大學中庸者，皆附於禮類，蓋欲以不去餽羊略存古義，然朱子書行五百載矣，趙岐何晏以下古籍存者寥寥，梁武帝義疏以下，且散佚並盡，元明以來之所解，皆自四書分出者耳。明史併入四書，蓋循其實，今亦不復強析其名焉。

【孟子正義十四卷】內府藏本 漢趙岐註。其疏則舊本題宋孫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司空掾，遷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玦爲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又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熒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註卽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所作，漢儒註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註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元之註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皆最古，非通其訓詁則不明，詩禮語皆徵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各有當也，其中如謂宰予子貢有若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貶謂之，污下之類，紕繆殊甚，以屈原憔悴爲徵於色，以寧戚扣角爲發於聲之類，亦比擬不倫，然朱子作孟子集註，或問於岐說，不甚掎擊，至於書中人名，惟益成括告子，不從其學於孟子之說，季孫子叔，不從其二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不取其說，餘亦多取之，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廣拾遺錄，據李善文選註，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

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知今本經文及註均與唐本不同。今證以孫奭音義所音岐註亦多不相應。詳孟子音義條下。蓋已非舊本。至於盡心下篇。夫子之設科也。註稱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則顯爲予字。今本乃作夫子。又萬子曰句註稱萬子萬章也。則顯爲子字。今本乃作萬章。是又註文未改而經文誤刊者矣。其疏雖稱孫奭作。而朱子語錄則謂邵武士人假託蔡季通識其人。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有孟子正義。涑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云有孟子正義。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語氣。如鄉塾講章。故朱子語錄謂其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至岐註好用古事爲比。疏多不得其根據。如註謂非禮之禮。若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非義之義。若藉交報讎。此誠不得其出典。案藉交報讎似謂藉交游之力以報讎。如朱家郭解。非有人姓藉名交也。疑不能明。謹附識於此。至於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則弁陋太甚。朱彝尊經義考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詭稱史記。今考註以尾生爲不虞之譽。以陳不瞻爲求全之毀。疏亦竝稱史記。尾生事實見莊子。陳不瞻事實見說苑。案說苑作陳不占。蓋古字同音假借。皆史記所無。如斯之類。益影撰無稽矣。以久列學官。姑仍舊本錄之爾。

【論語義疏十卷】浙江巡撫探進本

魏何晏註。梁皇侃疏。書前有奏進論語集解序。題光祿大夫關內

侯孫邕光祿大夫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曹義侍中荀顛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何晏五人之名。晉書載鄭沖與孫邕何晏曹義荀顛等共集論語諸家訓詁之善者。義有不安。輒改易之名。集解亦兼

稱五人今本乃獨稱何晏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學而第一下題集解二字註曰一本作何晏集解又序錄曰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爲主云云是獨題晏名其來久矣殆晏以親貴總領其事歟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義沛國譙人魏宗室子顓字景倩荀彧之子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何進之孫何咸之子也侃梁書作侃蓋字異文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武帝時官國子助教尋拜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大同十一年卒事蹟具梁書儒林傳傳稱所撰禮記義五十卷論語義十卷禮記義久佚此書宋國史志中興書目晁公武讀書志尤表遂初堂書目皆尙著錄國史志稱侃疏雖時有鄙近然博極羣言補諸書之未至爲後學所宗蓋是時講學之風尙未甚熾儒者說經亦尙未盡廢古義故史臣之論云爾迨乾淳以後講學家門戶日墜羽翼日衆剷除異己惟恐有一字之遺遂無復稱引之者而陳氏書錄解題亦遂不著錄知其佚在南宋時矣惟唐時舊本流傳存於海外康熙九年日本國山井鼎等作七經孟子考文自稱其國有是書然中國無得其本者故朱彝尊經義考註曰未見今恭逢我皇上右文稽古經籍道昌乃發其光於鯨波蛟室之中藉海舶而登祕閣殆若有神物攜訶存漢晉經學之一綫俾待聖世而復顯者其應運而來信有非偶然者矣據中興書目稱侃以何晏集解去取爲疏十卷又列晉衛瓘繆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孫綽周瓊范寧王珉等十三人爵里於前云此十三家是江熙所集其解釋於何集案何集二字不甚可解蓋何氏集解之書文今姑仍原本錄之無妨者亦引取爲說以示廣聞云云此本之前列十三人爵里數與中興書目合惟江厚作江淳蔡溪作蔡系周懷作周瓊殆傳寫異文歟其

經文與今本亦多有異同。如舉一隅句下有而示之三字。頗爲冗贅。然與文獻通考所引石經論語合。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下有已矣二字。亦與錢曾讀書敏求記所引高麗古本合。其疏文與余蕭客古經解鈎沈所引雖字句或有小異。而大旨悉合。知其確爲古本。不出依託。觀古文孝經孔安國傳。鮑氏知不足齋刻本。信以爲真。而七經孟子考文。乃自言其僞。則彼國於授受源流。分明有考。可據以爲信也。至臨之以莊則敬。作臨民之以莊則敬。七經孟子考文亦疑其民字爲誤衍。然謹守古本而不敢改。知彼國遞相傳寫。偶然譌舛。或有之。亦未嘗有所竄易矣。至何氏集解。異同尤夥。雖其中以包氏爲苞氏。以陳恆爲陳桓之類。不可據者有之。而勝於明刻監本者。亦復不少。尤可以旁資考證也。

【論語正義二十卷】內府藏本

魏何晏註。宋邢昺疏。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中擢九經及第。

官至禮部尙書。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蓋咸平二年詔昺改定舊疏。頒列學官。至今承用。而傳刻頗譌。集解所引十三家。今本各題曰某氏。皇侃義疏。則均題其名。案奏進序中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侃疏亦曰何集註。皆呼人名。惟包獨言氏者。包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與序文合。知今本爲後來刊版之省文。然周氏與周生烈。遂不可分。殊不如皇本之有別。考邢昺疏中亦載皇侃何氏諱咸之語。其疏記其姓名。句則云註。但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是昺所見之本。已惟題姓名。故有是曲說。七經孟子考文稱其國皇侃義疏本。爲唐代所傳。是亦一證矣。其文與皇侃所載亦異。同不一。大抵互有短長。如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已。知章皇疏有王肅註一條。里仁篇君子之於天下也。章皇疏有何晏註一條。今本皆無。觀顧炎武石經考。以石經儀禮校監版。或併經文全節漏落。則今本集解傳刻。

佚脫。蓋所不免。然蔡邕石經論語。於而在蕭牆之內句。兩本並存。見於隸釋。陸德明經典釋文。於諸本同異。亦皆竝存。蓋唐以前經師授受。各守專門。雖經文亦不能畫一。無論註文。固不必以此改彼。亦不必以彼改此。今仍從今本錄之。所以各存其舊也。昉疏宋志作十卷。今本二十卷。蓋後人依論語篇第析之。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今觀其書。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傳以義理。漢學宋學。茲其轉關。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說出。而是疏又微。故中興書目曰。其書於章句訓詁名物之際。詳矣。蓋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先有是疏。而後講學諸儒得沿溯以窺其奧。祭先河而後海。亦何可以後來居上。遂盡廢其功乎。

【論語筆解二卷】浙江鄭大節家藏本。舊本題唐韓愈李翱同註。中間所註。以韓曰李曰爲別。考張籍集祭韓愈詩。有論語未訖註。手蹟今微茫句。邵博聞見後錄。遂引爲論語註未成之證。而李漢作韓愈集序。則稱有論語註十卷。與籍詩異。王林野客叢談。又引爲已成之證。晁公武讀書志。稱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氏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是論語註外。別出筆解矣。新唐書藝文志。載愈論語註十卷。亦無筆解。惟鄭樵通志著錄二卷。與今本同意。其書出於北宋之末。然唐李匡乂宣宗大中時人也。所作資暇錄一條云。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晝字。言其繪晝寢室。今人罕知其由。咸以爲韓文公所訓解。又一條云。傷人乎不問馬。今亦謂韓文公讀不爲否。然則大中之前。已有此本。未可謂爲宋人僞撰。且晝寢一條。今本有之。廢焚一條。今本不載。使作僞者剽掇此文。不應兩條相連。撫其一而遺其一。又未可謂因此依託也。以意推之。疑愈註論語時。或先於簡端有所記錄。翱亦

閒相討論。附書其閒。迨書成之後。後人得其稿本。採註中所未載者。別錄爲二卷行之。如程子有易傳。而遺書之中。又別有論易諸條。朱子有詩傳。而朱鑑又爲詩傳遺說之例。題曰筆解。明非所自編也。其今本或有或無者。則由王存以前。世無刊本。傳寫或有異同。邵博所稱三月字作音一條。王楙所見本亦無之。則諸本互異之明證矣。王存本今未見。魏仲舉刻韓文五百家註。以此書附末。今傳本亦稀。此本爲明范欽從許勃本傳刻。前載勃序。仍稱筆解論語一十卷。疑字誤也。又趙希弁讀書附志曰。其閒翽曰者。李習之也。明舊本愈不著名。而翽所說則題名以別之。此本改稱韓曰李曰。亦非其舊矣。

【孟子音義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孫奭撰。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於羣經皆有音義。獨闕孟子。奭奉

敕校定趙岐註。因刊正唐張鎰孟子音義。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書。兼引陸善經孟子註。以成此書。其序文前半。與世傳奭孟子正義序同。蓋正義僞序。卽緣此序而點竄也。書中所釋。稱一遵趙註。而以今本校之多不相符。如梁惠王篇上曰集穆曰大平曰譎。篇下曰恂曰無墮曰夫將公孫丑篇上曰介者篇下曰素餐曰藉道曰危行曰食功。滕文公篇上曰景行曰論語曰力行近仁曰師知篇下曰素餐曰涅曰駢躓曰周公叩思離婁篇上曰踣曰恐栗曰三省曰而錯曰桐子篇下曰不比曰由天曰風諭曰見幾曰好言曰伎曰之行曰行其曰五伯曰辟害曰跌曰汙萬章篇上曰百行曰舍小篇下曰沮溺曰景行曰伊發有莘告子篇上曰長義曰好下曰幾成篇下曰雨雪曰漙漙曰見睨曰或折盡心篇上曰遠之曰下賤曰邪辟曰辟若曰蟠辟曰論之一簣曰瞽曰柚樺曰和寡篇下曰遠禍曰惡殺曰舍生曰爲之曰造曰臧否曰自遺曰子率曰剖其末曰孟子篇叙曰其行曰當期曰括凡六十有九條。皆今本註文所無。惟孟子註之

單行者。世有傳鈔宋本。尙可稽考。僞正義刪改其文。非復趙岐原書。故與音義不相應也。因是書可以證岐註之舊。竝可以證詭疏之僞。則其有功典籍。亦不細矣。

案宋禮部韻略所附條式。自元祐中卽以論語孟子試士。是當時已尊爲經。而晁氏讀書志。孟子仍列儒家。至陳氏書錄解題。始與論語同入經部。蓋宋尊孟子。始王安石。元祐諸人。務與作難。故司馬光疑孟。晁說之詆孟。作焉。非攻孟子。攻安石也。白珽湛淵靜語所記言之頗詳。晁公武不列於經。猶說之之家學耳。陳振孫雖改晁氏之例。列之於經。然其立說。乃以程子爲詞。則亦非尊孟子。仍尊程子而已矣。考趙岐孟子題詞。漢文帝時。已以論語孝經孟子。同置博士。而孫奭是編。實大中祥符間。奉敕校刊孟子所修。然則表章之功。在漢爲文帝。在宋爲眞宗。訓釋之功。在漢爲趙岐。在宋爲孫奭。固不始於王安石。亦不始於程子。紛紛門戶之愛憎。皆逐其末也。

【論語拾遺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蘇轍撰。轍有詩傳。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少年爲論語略解。

其兄軾謫黃州時。撰論語說。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觀丁亥。閒居潁川。與其孫籀等講論語。因取軾說之未安者。重爲此書。軾書宋志作四卷。文獻通考作十卷。今未見傳本。莫詳孰是。其說亦不可復考。此書所補凡二十七章。其以思無邪爲無思。以從心不踰矩爲無心。頗涉禪理。以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爲有愛而無惡。亦冤親平等之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爲雖死而不亂。尤去來自如之義。蓋眉山之學。本雜出於二氏。故也。其顯駁軾說者。凡三條。請討陳恆一章。軾以爲能克田氏。則三桓不治而自服。孔子欲借此以張公室。轍則以爲雖知其無益。而欲明君臣之義。子見南子。及齊人歸女樂二章。軾以爲靈公未受命者。故可

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轍。則以爲諸侯之如衛靈公者多。不可盡去。齊聞孔子。魯君大夫已受其餌。孔子不去。則坐受其禍。秦伯至德一章。軾以爲秦伯不居其名。故亂不作。魯隱宋宣取其名。是以皆被其禍。轍則以爲魯之禍始於攝。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其說皆較軾爲長。他如以剛毅木訥與巧言令色相證。以六蔽章之不好學。與入孝出弟章之學文互勘。亦頗有所發明。歷來著錄。今亦存備一家焉。

【孟子解一卷】江蘇巡撫探進本

宋蘇轍撰。舊本首題穎濱遺老字。乃其晚歲退居之號。以陳振孫書

錄解題考之。實少年作也。凡二十四章。一章謂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以爲利。二章謂文王之囿七十里。乃山林藪澤。與民共之。三章謂小大貴賤。其命無不出於天。故曰畏天樂天。四章引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畜君爲好君。五章謂浩然之氣。卽子思之所謂誠。六章論養氣在學。而待其自至。七章論知言。曰知其所以病。八章以克己復禮解射者正己。九章論貢之未善。由先王草創之初。故未能周密。十章論陳仲子之廉。病在使天下之人無可同立之人。十六章論孔子以微罪行。爲上以君。下以我。十八章論事天立命。十九章論順受其正。二十章論進銳退速。二十四章論擴充仁義。立義皆醇正不支。二十章以周官八議。駁竊負而逃。二十三章以司馬懿楊堅得天下。言仁不必論得失。亦自有所見。惟十一章謂學聖不如學道。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以孔子之論性。難孟子之論性。十五章以智屬夷惠。力屬孔子。十七章以貞而不亮。難君子不亮。二十一章以形色天性爲強飾於外。皆未免駁雜。蓋瑕瑜互見之書也。然較其晚年著述。純入佛老者。則謹嚴多矣。

【論語全解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宋陳祥道撰。祥道有禮書。已著錄。晁公武讀書志云。王介甫論

語註其子雱作口義其徒陳用之作解紹聖後皆行於場屋爲當時所重又引或人言謂用之書乃鄒浩所著託之用之考宋史藝文志別有鄒浩論語解義十卷則浩所著原自爲一書並未託之祥道疑或人所言爲誤此本有祥道自序首題門人章粹校勘而每卷皆標曰重慶陳用之真本入經論語全解未詳其義豈爾時嘗以是本爲經義通用之書故云然耶祥道長於三禮之學所作禮書世多稱其精博故詮釋論語亦於禮制最爲明晰如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則引鄉飲酒之義以明之解師冕見章則引禮待瞽者如老者之義以明之雖未必盡合經義而旁引曲證頗爲有見又如臧文仲居蔡章則云冀多良馬稱驥瀘水之黑稱盧蔡出寶龜稱蔡於關雖之亂章則云治汙謂之汙治弊謂之弊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此類俱不免創立別解而連類引伸亦多有稗於考證惟其學術本宗信王氏故往往雜據莊子之文以作證佐殊非解經之體以其間徵引詳核可取者多故不以一眚掩焉

【孟子傳二十九卷】內府藏本

宋張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授鎮東軍僉判歷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忤秦檜誣以謗訕謫居南安軍檜死起知温州勾祠歸卒贈太師崇國公諡文忠事蹟具宋史本傳宋史藝文志載九成孟子拾遺一卷今附載橫浦集中文獻通考載九成孟子解十四卷朱彝尊經義考註云未見此本爲南宋舊槧實作孟子傳不作孟子解又盡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則亦不止十四卷蓋通考傳寫誤也九成之學出於楊時又喜與僧宗杲遊故不免雜於釋氏所作心傳日新二錄大抵以禪機詰儒理故朱子作雜學辯頗議其非惟註是書則以當時馮休作刪孟子李觀作常語司馬光作疑孟晁說之作詆孟鄭厚叔作

藝圃折衷皆以排斥孟子爲事。故特發明於義利經權之辨。著孟子尊王賤霸有大功。撥亂反正有大用。每一章爲解一篇。主於闡揚宏旨。不主於箋詁文句。是以曲折縱橫。全如論體。又辨治法者多。辨心法者少。故其言亦切近事理。無由旁涉於空寂。在九成諸著作中。此爲最醇。至於草芥寇讎之說。謂人君當知此理。而人臣不可有此心。觀其眸子之說。謂瞭與眊。乃邪正之分。不徒論其明暗。又必有孟子之學識。而後能分其邪正。尤能得文外微旨。王若虛滹南老人集。有孟子辨惑一卷。其自述有曰。孟子之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於善地而已。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足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爲護諱。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叔輩之所見。至於對齊宣湯武之間。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云云。蓋於諸家註中。獨許九成。而尙有所未盡。慊不知行仁政而王之類。文義分明。九成非不能解。特以孟子之意。欲拯當日之戰爭。九成之解。則欲防後世之僭亂。雖郢書燕說。於世道不爲無益。至於湯武放伐。任人食色。闕其所疑。正足見立說之不苟。是固不足爲九成病也。

【尊孟辨二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余允文撰。允文字隱文。建安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載是書卷數。與今本合。朱彝尊經義考。僅云附載朱子全集中。而條下註闕字。蓋自明中葉以後。已無完本矣。今考永樂大典所載。凡辨司馬光疑孟者十一條。附史刻一條。辨李觀常語者十七條。鄭厚叔藝圃折衷者十條。續辨則辨王充論衡刺孟者十條。辨蘇軾論語說者八條。此後又有原孟三篇。總括大意。以反覆申明之。其尊孟辨及續辨別錄之名。亦釐然具有條理。蓋猶完書。今約略篇頁。以尊孟辨爲三。

卷續辨爲二卷。別錄爲一卷。冠原序於前。而繫朱子讀余氏尊孟辨說於後。首尾完具。復還舊觀。亦可謂久湮復顯之祕帙矣。考朱子集中有與劉共父書。稱允文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恐引惹方氏。復來生事。令陳吳二婦作狀。經府告之。則允文蓋武斷於鄉里者。其人品殊不足重。又周密癸辛雜識。載晁說之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則允文此書。其亦窺伺意旨。迎合風氣。而非真能闢邪衛道者歟。然當羣疑蠱起之日。能別白是非而定一尊於經籍。不爲無功。但就其書而觀。固卓然不磨之論也。

【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章句一卷】通行本 宋朱子撰。案論語自漢文帝時立博士。孟子據趙岐題詞。文帝時亦嘗立博士。以其旋罷。故史不載。中庸說二篇。見漢書藝文志。戴顓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一卷。見隋書經籍志。惟大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然書錄解題載司馬光有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閩諸儒始爲表章。特其論說之詳。自二程始。定著四書之名。則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爲一册。遂移中庸於論語前。明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於孟子前。然非宏旨所關。不必定復其舊也。大學古本爲一篇。朱子則分別經傳。顛倒其舊次。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註分節。故均謂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諸家之說。故謂之集註。猶何晏註論語。袁八家之說。稱集解也。惟晏註皆標其姓。朱子則或標或不標。例稍殊焉。大學章句。諸儒頗有異同。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並用舊文。所特剗者。不過補傳一章。要非增於八條目外。既於理無害。又於學者不爲無裨。何必分門角逐歟。中庸雖不從鄭註。

而實較鄭註爲精密。蓋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儒。言豈一端。要各有當。況鄭註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嘗不採用其意。雖有其位一節。又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鑒裁。尤不必定執古義以相爭也。論語孟子亦頗取古註。如論語瑚璉一條。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註。與春秋傳不合。論者或以爲疑。不知瑚璉用包咸註。曹交用趙岐註。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牆數仞。註七尺曰仞。掘井九軌。註八尺曰仞。論者尤以爲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註。八尺亦趙岐註也。是知鎔鑄羣言。非出私見。苟不詳考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師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於四書。其剖析疑似。辨別毫釐。實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讀其書者。要當於大義微言。求其根本。明以來攻朱子者。務摭其名物度數之疎。尊朱子者。又併此末節而回護之。是均門戶之見。烏識朱子著書之意乎。

【四書或問二十九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朱子撰。朱子既作四書章句集註。復以諸家之說。紛錯不

一。因設爲問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書。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其書非一時所著。中庸或問。原與輯略俱附章句之末。論語孟子。則各自爲書。其合爲一帙。蓋後來坊賈所併也。中間大學或問。用力最久。故朱子答潘恭叔問。嘗自稱諸書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中庸或問。則朱子平日頗不自愜。語類載游某問中庸編集如何。曰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有人說。又載朱子以中庸或問授黃螢。云亦未有滿意處。如評論程子。朱子說處尙多。殆云云。是其意猶以爲未盡安也。至論孟或問。則與集註及語類之說。往往多所牴牾。後人或遂執或問。以疑集註。不知集註屢經修改。至老未已。而或問則無暇重編。故年譜

稱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版。又晦菴集中有與潘端叔書曰：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更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云云。可見異同之迹，卽朱子亦不諱言，並錄存之。其與集註合者，可曉然於折衷衆說之由；其於集註不合者，亦可知朱子當日原多未定之論，未可於語錄文集偶摘數語，卽爲不刊之典矣。

【論孟精義三十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朱子撰。初朱子於隆興元年輯諸家說論語者爲要義。

其本不傳。後九年爲乾道壬辰，因復取二程張子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說，薈萃條疏，名之曰論孟精義，而自爲之序。時朱子年四十三，後刻版於豫章郡。又更其名曰要義。晦菴集中有書論語孟子要義序後曰：熹頃年編次此書，鈔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尙或時有所遺脫，旣加補塞，又得毘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焯明仲復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旣以刻於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云。是其事也。後又改其名曰集義，見於年譜。今世刊本仍稱精義。蓋從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各有綱領一篇，不入卷數。朱子初集是書，蓋本程氏之學，以發揮經旨。其後採攝菁華，撰成集註，中間異同疑似，當加剖析者，又別著之於或問。似此書乃已棄之糟粕，然考諸語錄，乃謂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又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於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又似不以集註廢此書者。故今亦仍錄存之焉。

【中庸輯略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石敦編。朱子刪定，敦字子重，號克齋，新昌人。紹興十五年進士。

官至太常主簿。出知南康軍。中庸爲禮記第三十一篇。孔穎達疏引鄭元目錄云。此書於別錄屬通論。漢書藝文志有中庸傳二篇。顏師古註曰。今禮記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禮經。蓋子思之作是書。本以闡天人之奧。漢儒以無所附麗。編之禮記。實於五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師古以爲非本禮經也。梁武帝嘗作義疏。見於隋志。然其書不傳。迨有宋諸儒。研求性道。始定爲心傳之要。而論說亦遂日詳。故斲輯是編。斷自周子二程子張子。而益以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之說。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爲作序。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爲刪定。更名輯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觀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稱既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別爲或問。以附其後。云云。據此。則是編及或問。皆當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其後章句孤行。而是編漸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呂信卿始從唐順之得宋槧舊本。刻之毘陵。凡先儒論說。見於或問所駁者。多所芟節。如第九章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之說。楊氏有能斯有爲之說。第十一章游氏離人立於獨。未發有念之說。多竟從刪薙。不復存其說於此書。至如第一章內所引程子答蘇季明之次章。或問中亦力斥其紀錄失真。而原文乃仍載書中。或爲失於刊削。或爲別有取義。則其故不可得詳矣。

【論語意原二卷】

浙江吳玉堦家藏本

宋鄭汝諧撰。汝諧有東谷易翼傳。已著錄。是編前有自序。稱二

程橫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然後論語之義顯。謂諸公有功於論語。則可謂論語之義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予於此書。少而誦。長而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歸。旣斷以己說。復附以諸公之說。期歸於當而已。又稱初鐫版於贛。於洪始意欲以誘掖晚學。失之大詳。輒掇其簡要者。復鐫於池陽。則汝諧此書。凡再易

橐亦可謂刻意研求矣。陳振孫書錄解題載論語意原一卷，不著撰人。宋志因之，似乎尙別有一書，適與同名。然振孫載詩總聞譌爲三卷，亦云不知撰人。及核其解題，則確爲王質之書。疑所載者，卽汝諧此書。偶未考其名也。真德秀序稱其學出於伊洛，然所說頗與朱子集註異。如以衛靈公問陳，非不可對，乃有託而行，以子賤爲人，沈厚簡默，非魯多君子，不能取其君子，皆足以備一解，至以使民戰栗爲魯哀公之語，以見善如不及，二節連下，齊景公伯夷叔齊爲一章，則大奇矣。案錢時四書管見亦以見善如不及章與下章聯合爲一，然綜其大致，則精密者居多，故德秀稱其言雖異於先儒，而未嘗不合義理之正。朱子亦曰：贛州所刊論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中間略看，亦有好處。是朱子亦不以其異己爲嫌矣。

【癸巳論語解十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宋張栻撰。其書成於乾道九年，是年歲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論語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備載與栻商訂此書之語，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條，又訂其誤字二條。以今所行本校之，從朱子改正者，僅二十三條，餘則悉仍舊橐，似乎斷斷不合。然父在觀其志，一章，朱子謂舊有兩說，當從前說爲順，反覆辨論，至於二百餘言，而後作論語集註，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義，仍與栻說相同。蓋講學之家，於一字一句之異同，務必極言辨難，斷不肯附和依違。中間筆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勝，迨學問漸粹，意氣漸平，乃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復回護其前說。此造詣之淺深，月異而歲不同者也。然則此一百一十八條者，特一時各抒所見，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爲栻病。且二十三條之外，栻不復改，朱子亦不復爭，當必有渙然冰釋，始異而終同者，更不必執文集舊註，以朱子之說相難矣。

【癸巳孟子說七卷】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宋張栻撰。是書亦成於乾道癸巳。於王霸之辨。義利之分。言之最明。自序稱歲在戊子。綴所見爲孟子說。明年冬。會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自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中。讀舊說。多不滿意。從而刪正之。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蓋其由左司員外郎出知嚴州。退而家居時作也。栻之出也。以諫除張說爲執政。故是編於臧倉沮孟子。及王驩爲輔行兩章。皆徵有寄託。以時事。至於解交鄰章云。所謂畏天者。亦豈但事大國而無所爲也。蓋未嘗委於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啓王業者。太王也。養民訓兵。卒殄寇仇者。句踐也。未及周平王。惟不怒驪山之事。故東周卒以不振。其辭感憤。亦爲南渡而發。然皆推闡經義之所有。與胡安國春秋傳。務於借事抒議。而多失筆削之旨者。固有殊焉。

【石鼓論語問答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宋戴溪撰。溪有續呂氏家塾讀詩記。已著錄。是書卷首有寶

慶元年許復道序。稱淳熙丙午丁未間。溪領石鼓書院山長。與湘中諸生集所聞而爲此書。朱子嘗一見之。以爲近道。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與序相符。其書詮釋義理。持論醇正。而考據間有疎舛。如解緇衣。羔裘節。先加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其說本於崔靈恩。不爲無據。然詩羔裘篇。孔疏謂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云以帛裹布。非禮也。鄭註云。冕服中衣用素。朝服中衣用布。若皮弁之下。卽以錦衣爲裼。卽是以帛裹布。故知中衣在裼衣之上。其文甚明。溪蓋未之深考。又解吉月必朝服而朝節。謂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不必依鄭註。改端爲冕。蓋稱端者。通冠冕言之。其說亦據樂記。端冕而聽古樂。鄭註端爲元衣。孔疏端爲元冕。凡冕服皆其制。正幅。故稱端也。然

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與下文元端而居對舉見異。故朝日元冕。卽不得通稱元端。此鄭所以決冕之誤爲端。溪亦失考也。然訓詁義理。說經者向別兩家。各有所長。未可偏廢。溪能研究經意。闡發微言。於學者不爲無補。正不必以名物典故相繩矣。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永樂大典本。宋袁甫撰。甫字廣微。鄞縣人。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權兵部尙書。諡正肅。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所著有孟子解。今未見傳本。殆已亡佚。此書散見永樂大典中。而史志顧未之及。惟朱彝尊經義考有甫所撰中庸詳說二卷。註云已佚。或卽是書之別名歟。其書備列經文。逐節訓解。蓋平日錄以授門弟子者。中間委曲推闡。往往言之不足。而重言以申之。其學出於楊簡。簡之學則出於陸九淵。故立說多與九淵相合。如講語大語小一節。云包羅天地。該括事物。天下不能載者。惟君子能載之。而天下又何以載。幽通鬼神。微入毫髮。天下不能破者。惟君子能破之。而天下又何以破。此卽象山語錄所云。天下莫能載者。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天下莫能破者。一事一物。纖悉微末。未嘗與道相離之說也。其講自誠明一節。云誠不可傳。可傳者明。明卽性也。不在誠外也。此卽象山語錄所云。誠則明。明則誠。此非有次第。其理自如此之說也。其他宗旨。大都不出於此。雖主持過當。或不免愴怍無歸。要其心得之處。未嘗不自成一家。謹依經排輯。釐爲四卷。以存金溪之學派。至其甚謬於理者。則於書中別加案語。考正其誤。以杜狂禪恣肆之漸焉。

【四書集編二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眞德秀撰。德秀字希元。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中詞科。紹定中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諡文忠。事蹟具宋史儒林傳。此書惟大學一卷。中庸

一卷爲德秀所手定。大學章句序後有題記一行。稱寶慶三年八月丁卯。後學真德秀編於學易齋者。其成書年月也。其子志道序。亦惟稱大學中庸。而云論語孟子集註。雖已點校。集編則未成。咸淳九年。案原本作成寧九年。宋無此年號。今改正。劉才之序。始稱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惟論孟二書闕焉。扣之庭聞。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輯。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一旦論諸堂上。學正劉樸谿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採摭者。因勉其彙集成書。凡五閱月而軼就。又五閱月而刊成云云。是論語十卷。孟子十四卷。皆劉承以德秀遺書補輯成之者也。朱子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爲四書。其章句多出新意。其集註雖參取舊文。而亦多與先儒異。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見或問語類文集中。不能一一載也。而或問語類文集又多一時未定之說。與門人記錄失真之處。故先後異同。重複顛舛。讀者往往病焉。是編博採朱子之說。以相發明。復間附己見。以折衷譌異。志道序述德秀之言。自稱有銓擇刊潤之功。殆非虛語。趙順孫四書纂疏。備列德秀所著諸書。而不載其目。蓋至宋末始刊。其出最晚。順孫未之見也。自是以後。踵而作者。汗牛充棟。然其學皆不及德秀。故其書亦終不及焉。

【孟子集疏十四卷】兩江總督探進本

宋蔡模撰。模字仲覺。號覺軒。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抗之兄也。趙

順孫四書纂疏。載模所著有大學演說。論語集疏。孟子集疏。今惟此書存。據卷末抗後序。稱沈書以論語孟子集註。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欲取集義。或問。及張呂諸賢門人高第。往復問答。語如朱子所謂蒐輯條流。附益諸說者。類聚縷析。期於語脈分明。宗旨端的。未及編次。而卒。模乃與抗商權。以成此書。皆備列朱子集註原文。而發明其義。故曰集疏。言如註之有疏也。然賈孔諸疏。循文闡衍。章

句不遺。此則或佐證註義。或旁推餘意。不盡一一比附。又謹守一家之說。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徵。大抵於諸說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訂。惟不得於言一條。致疑於語錄。集註之不同。以爲未及修改。效死而民勿去一條。引語錄謂註中義字。當改經字而已。又是乃仁術一條。集註以術爲法之巧。模則引蔡氏之說。曰樂記註術所由也。又曰術猶道也。此言仁術。恐是仁心所發之路。又禹疏九河一條。集註以簡潔爲兩河。模則引爾雅九河。以簡潔爲一。謂書傳與集註少異。書傳實經先師晚年所訂正。當以爲定。案朱子訂正書傳。僅及大禹謨之半。此模委曲回護之言。不足爲據。又仁之端也。集註訓端爲緒。蔡元定則訓端爲尾。亦兩存之。蓋他說與師說異。則舍他說從師說。師說與祖父說異。則又不得不舍師說以從祖父之說。此亦人情之至也。然抗序稱始事於嘉熙己亥。至丙午尙未敢脫橐。其簡汰頗爲不苟。故所取甚約。而大義已皆賅括。迥異後來鈔撮朱子之說。務以繁富相尙者。亦可知其淵源有自知之確。故擇之精矣。

【論語集說十卷】丙府藏本

宋蔡節撰。節永嘉人。始末未詳。惟書首淳祐五年進表。結銜稱朝散郎試

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未有淳祐丙午文學掾姜文龍跋。卽進書之次年也。其例於全用一家者。則獨書姓名。於參用一兩家者。則各註本語之下。雜用衆說者。則疊書姓名於末。潤色以己意者。則曰本某氏。皆謂之曰集。或附己說於後。則別曰節。謂節自爲說者。謂之曰釋。其互相發明之說。則夾註於下。其推闡旁意之說。則低一字書之。是時朱子之說已行。故大旨率從集註。其間偶有異同者。如賢賢易色。謂賢人之賢。爲之改容更貌。攻乎異端。謂攻爲攻擊。害爲反貽。吾道之害。案此鄭汝諧之說。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謂知魯之僭禘。則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難治。無所取材。謂無所取梓材。案此鄭元之說。不有祝鮀之佞。

三句謂美色尙不足以免禍。惟口才乃可免。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謂韶本揖遜之樂。今乃至於齊國。案此亦鄭汝諧之說。五十以學易。謂夫子是時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鄉童子一章。不作錯簡。不至於穀。謂三年不能至於善。則所學已難乎有得。沒階趨進。謂進疑作退。雖疏食菜羹。瓜祭。謂瓜爲如字。以祭字屬下句。三嗅而作。謂嗅疑作嘆。案此徐積之說。冉有退朝。謂朝爲從季氏至魯君之朝。不恆其德一節。謂別爲一章。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謂爲子路之言。有馬者借人乘之。謂卽史之闕文。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連上爲一章。案此鄭汝諧錢時二家之說。太師摯適齊一章。謂魯君荒於女樂。故樂官散去。其中惟太師摯一章可備一說。餘皆牽強穿鑿。蓋朱子於註易註詩。誠不免有所遺議。至於論語集註。則平生精力具在於斯。其說較他家爲確。務與立異。反至於不中理也。然出入者不過此數條。其餘則皆詮釋簡明。詞約理該。終非胡文炳等所可及焉。

【中庸指歸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學發微一卷大學本旨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黎立武撰。立武

字以常。新喻人。咸淳中舉進士第三。仕至軍器少監。園子司業。宋亡不仕。閒居三十年以終。立武官撫州時。校文舉吳澄充貢士。故澄誌其墓。自稱曰門人。又稱立武官祕省時。閱官書。愛二郭氏中庸。郭游程門。新喻謝尙書仕夷陵。嘗傳其學。將由謝溯程。以嗣其傳。故言大學中庸等書。問與世所崇尙者異義。蓋中庸之學。傳自程子。後諸弟子各述師說。門徑遂歧。游酢楊時之說。爲朱子所取。而郭忠孝中庸說。以中爲性。以庸爲道。亦云程子晚年之定論。立武中庸指歸。皆闡此旨。至其中庸分章。則以天命之謂性。以下爲一章。仲尼曰以下爲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爲三章。道不遠人。以下爲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

爲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以下爲六章。鬼神之爲德。以下爲七章。哀公問政。以下爲八章。誠者天之道也。以下爲九章。惟天下至誠。以下爲十章。誠者自成。以下爲十一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爲十二章。仲尼祖述堯舜。以下爲十三章。惟天下至聖。以下爲十四章。詩曰衣錦尙絅。以下爲十五章。皆發明郭氏之旨。所言亦具有條理。其大學則發微一卷。謂曾子傳道在一貫。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大旨以止至善爲歸。而以誠意爲要。本旨一卷。仍用古本。皆以爲曾子之書。不分經傳。而以所稱曾子爲曾皙之言。要其歸宿。與程朱亦未相牴牾。異乎王守仁等。借古本以伸己說者也。惟其謂中庸大學皆通於易。列圖立說。絲連繩貫而排之。則未免務爲高論耳。此四書本合編。前有大德八年趙秉政序。其先中庸後大學。蓋亦從禮記原次。此本從今本四書之序。移大學於中庸前。而以秉政之序。介於四書之間。殊失本旨。今釐正之。還其舊第焉。

【四書纂疏二十六卷】內府藏本。宋趙順孫撰。順孫字格菴。括蒼人。考黃潛集。有順孫阡表。曰自考亭朱子合四書而爲之說。其微詞奧旨。散見於門人所記錄者。莫克互見。公始採集以爲纂疏。蓋公父少傅魏公雷。師事考亭門人滕先生璘。授以尊所聞集。公以得於家庭者。溯求考亭之原委。纂疏所由作也。則順孫距朱子三傳矣。故是書備引朱子之說。以翼章句集註。所旁引者。惟黃榦輔廣陳淳陳孔碩蔡淵蔡沈葉味道胡泳陳埴潘柄黃士毅真德秀蔡模一十三家。亦皆爲朱子之學者。不旁涉也。鄧文原作胡炳文四書通序。頗病順孫此書之冗濫。炳文亦頗摘其失。然經師所述體例各殊。註者詞尙簡明。疏者義存曲證。順孫書以疏爲名。而自序云陪穎達公彥後。則固疏體矣。繁而不殺。於理亦宜。文原殆未考孔賈以

來之舊式。故少見而多怪歟。

【大學疏義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金履祥撰。履祥有尚書考註。已著錄。履祥籍隸蘭溪。於王柏爲同郡。故受業於王柏。然柏之學。其詆毀聖經。乖方殊甚。履祥則謹嚴篤實。猶有朱子之遺。初朱子定大學章句。復作或問以申明之。其後章句屢改。而或問則不復改。故前後牴牾。學者猶有所疑。履祥因隨其章第。作疏義以暢其旨。並作指義一篇。以括其要。柳貫嘗爲之序。朱彝尊經義考於二書皆註未見。但據一齋書目著於錄。此本爲金氏裔孫所刊。蓋出於彝尊經義考之後。然僅存此疏義一卷。其指義及貫序。則並佚之矣。書中依文詮解。多所闡發。蓋仁宗延祐以前。尙未復科舉之制。儒者多爲明經計。不爲程試計。故其言切實。與後來時文講義異也。

【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孟子集註考證七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金履祥撰。後有自跋。謂古書之有註者。必有疏。論孟考證。卽集註之疏。以有纂疏。故不名疏。而文義之詳明者。亦不敢贅。但用經典釋文之例。表其疑難者。疏之。其書於朱子未定之說。但折衷歸一。於事跡典故。考訂尤多。蓋集註以發明理道爲主。於此類率沿襲舊文。未遑詳核。故履祥拾遺補闕。以彌縫其隙。於朱子深爲有功。惟其自稱此書。不無微悟。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則殊不可訓。夫經者古今之大常理者。天下之公義。議論之得失。惟其言不惟其人。使所補正者。果是。雖他人亦不失爲忠臣。使所補正者。或非。雖弟子門人亦不免爲讒賊。何以履祥則可。他人則必不可。此宋元間門戶之見。非篤論也。其中如辨論語註公孫枝云。案左傳當作公叔發。集註或傳寫之誤。辨孟子註許行神農之言。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云史記六家無農家。

漢書藝文志。九流之中。乃有農家。皆爲典確。至於辨公。劉后稷之曾孫一條。謂公劉避桀居邠。去后稷世遠。非其曾孫。不知古人。凡遠祖多稱高祖。左傳。郟子稱我高祖少皞是也。凡遠孫多稱曾孫。左傳。蒯聵稱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是也。如此之類。則註不誤而履祥反誤。亦未盡確當不移。然其旁引曲證。不苟異。亦不苟同。視胡炳文輩。拘墟迴護。知有註而不知有經者。則相去遠矣。書凡一十七卷。首有許謙序。後有呂遲刊書跋。猶爲舊本。朱彝尊經義考。稱一齋書目作二卷。註曰未見。蓋沿襲之誤。不足據也。

虹口法院移文
陳公博系內圖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4362B

上海圖書館

